

资治通鉴外纪卷第一

宋京兆万年刘恕編集

包牺以来纪

包牺氏

包牺氏母曰华胥蛇首人身风姓生于成纪年可纪而皇甫谧上古至周厉王无疑事异端备列于注以示传闻异辞诸儒所纪皆有年众说差玄不同及象日月之明谓之太昊取牺牲以充包厨号包牺后世音谬谓之伏

牺或谓之虞牺一号皇雄氏黄熊或作都陈或云甲寅元年辛巳上

古之时人民无别羣物不殊未有三纲六纪衣食器用之利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卧则哇哇起则吁吁饥则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革伏牺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则而象之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造八卦始作三画以象二十四气因而重之爻象备矣筮之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建五气立五常定五行始名官而以龙纪有甲历五运象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继天而王为百王先度时制宜作为罔罟以佃以渔以贍民用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于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羣生和洽各安其性一百在位

国皆风姓司太昊有济之祀昔者天地未分谓之太一十年或云一百一十六年至周任宿须句颡臾四

质谓之太素质形已具谓之太极亦曰浑沌五气通易元气始萌谓之太初气形始端谓之太始形变有

气冲为天浊以阴凝故气下为地天地形别谓之二运二灵体散为天地之元故离为清浊清以阳发故

谓之三才仪以人参之

二十七万六千年或曰二十六万七千年十纪者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分为十纪大率一纪

五龙纪二也或云五姓纪二十七万三千六百年是九头纪一也时有臣无官位尊卑之别

摄提纪三也或云七十二姓纪六百一十四万九千为五龙一云七万三千六百年千五百二十五年五百二十年是为摄提或云括提一云六十四万九

云六千三十年合洛纪四也或云三姓纪六千四十年是为合洛一

序命纪六也或云四姓纪四万年是为序命亦云述连通纪五也或云六姓纪三万二千

年是为连通

犧始作十二言之教方叔機注曰九頭紀一五龍紀紀鄭六藝論曰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

九十一代或云一百八十七代五撮提紀七十二合洛紀三连通紀六序命紀四凡因提紀八也循飛紀七也

流訖紀十也或云疏訖或以为十紀自燧人已下禪通紀九也

天地渾沌如鷄子盤古氏生其中萬八千歲天下開一云伏牺前六紀後三紀流訖紀自黃帝為始

天聖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辟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于

生物始於盤古天地萬物之祖也其也頭為五岳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然則

為江河氣為風聲為雷目瞳為電喜為晴怒為陰秦目為日月脂膏為江海毛髮為木先儒說盤古泣

臂為北岳足為西岳吳楚間說盤古夫妻陰陽之始漢問俗說盤古頭為東岳腹為中岳左臂為南岳右

于九故天去地九萬里也後乃有三皇數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處

十二頭號曰天靈或云一姓十二人頭即人也古語天皇氏天地初立元氣肇始歲起撮提有神人一身

山下一作括州治一萬八千歲易緯通卦驗曰天皇質如今人數魚鳥以頭計之被迹在西北柱州昆侖

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輔有三名之先與干曜合元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

地皇氏代天皇一姓十一頭興于熊耳龍門山定星公卿大夫也

或云八千年或云一萬一千年辰分晝夜以三十日為月十一月為冬至治一千年

地之口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為九州島謂之九圍各人皇氏代地皇九頭兄弟九人生于刑馬山出于堤

云車使風雨兄弟各三百歲或云各一百歲一百五居其一而為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駕六羽乘

各一百六十代一云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長十六代合四萬五千六百年謂之九頭紀或云兄弟

有巢氏上古穴處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教之天下

南有天下百餘年或云百餘代構木為巢以避羣害食木實號大巢氏治石樓山

病有聖人作上觀星辰下察五木鑽木取火炮生為燧人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臭惡傷

害腹胃而多疾

万年或云一万二千年通卦验曰遂皇始出握机矩熟养人利性避臭去恶遂天之意有天下百余代八

也言遂皇持斗机运转之法指天以施政教六艺论表计真注云遂皇谓遂人在伏牺前始王天下矩法

皇初起人皇即遂皇也譙周古史考曰有圣人以火曰易者阴阳之象天地之所变化政教之所生自人

曰燧人氏没包犧氏代之自天皇至燧皇九十一代德王号燧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犧皇甫湜帝王世纪

包牺氏没女娲氏代立号女帝是为女皇元年辛未一百八万二千七百六十年

时四极废九州岛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熾炎而不风姓蛇身人首作笙簧张云幕而枚占神明往古之

媧鍊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精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

地不足东南故百川注焉苍天神四极正淫水涸冀济冀川积芦灰以止淫水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

百三十年川平狡蟲精民生承包犧制度無所革造在位一

柏皇氏大庭氏

栗陆氏中央氏

赫胥氏骊连氏

混沌氏尊卢氏

有巢氏非人皇之后有巢氏皞英氏

实不成土達作为五瑟以来阴气以定羣生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

二曰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

阴康氏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

七千七百八十二年女娲至无怀十五君袭包犧氏无懷氏自伏牺至无懷一千二百六十年或云五万

七年一云一万六千八十年宋均曰女娲至神农七之号一千一百五十年或云一万七千七百八十

十姓至神农十二姓譙周曰伏牺次有三姓始至女娲女娲后五

纪官虽有水德在火木之闲非其序也周语曰昔共共工氏在包牺后任知刑以强伯九域而不王以水

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贾逵工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
墮高堙庠以害
诸侯与高辛氏争而王归藏启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曰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颛顼氏
衰共工氏侵陵
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而帝朱鬣文子曰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
之淮南子曰昔
洪水以薄空桑荀卿子曰禹伐共工六韬曰共工氏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絶祀又曰
舜时共工振滔
而亡韩诗外传曰古封太山禅梁甫者万余人仲尼自贤以为无可臣者久空大官天下
日乱民无所附
王天下封禅书曰封太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夷吾观焉不能尽识管子治国曰昔者七
十九代之君俱
伏牺已来三十余万岁庄子胠篋曰容成氏大庭氏所识十二而已无懷氏乃至伏牺神
农列子杨朱曰
氏祝融氏伏戏氏神农氏六韬大明曰柏皇氏栗陆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
氏赫胥氏尊卢
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懷氏氏黎连氏轩辕氏共工氏宗卢氏祝
融氏庸成氏混
氏骊连氏赫苏氏宗卢氏祝和氏鹖冠子称成鳩氏金楼子兴王曰容成氏大庭氏柏皇
氏中央氏栗陆
孔衍春秋后语泰皇作人皇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推秦丞相绾等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
泰皇泰皇最贵
四氏没三皇兴张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韦昭神农以为九皇史记曰九皇氏没六
十四氏兴六十
皇尚书中侯义明曰洞五九礼阙邮注云阙止邮过曰上古有人皇者九人即九皇也淮
南子曰太古二
也言五帝后洞三王之世其治各九百岁当以礼止过
背且复烦而无用今并畧之粗举一二可以见古今诸儒各称上古名号年代世远书亡
其存者参差乖
妄不同众说诞
神农氏
神农氏姜姓女名曰女登少典之正妃人身牛首母曰任己有蟠氏长于姜水
以火承木故为炎帝云辛丑壬午元年己巳或古者民茹卅饮水
采树木之实食羸虻之肉多疾病毒伤之害神农以

为民众众多禽兽难以久养乃求可食之物相土地
燥湿肥磽高下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教民播种五穀
雨粟神农耕而种之周书曰神农之时天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鉏耨以垦
耨莽然后五穀兴以助果蓏实而食之又尝百草酸
咸之味察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
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天下号曰神农
本起烈山称烈山氏一曰连山氏伊耆氏大庭氏魁
隗氏芾伊耆氏之乐也郊特牲曰伊耆氏始为蜡非包牺之后大庭氏礼记明堂位曰
土鼓蕢桴
轘逮於高辛皇侃曰神農伊耆一代總號其子孫為鄭曰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詩
譜曰大庭軒
神农始作耒耜或云大庭神农之别号则伊耆神农天子者始为蜡祭熊安生曰伊耆氏
即神农也案易
一人也与大庭为都鲁以火纪官其俗朴重端悫不忿争而
财足无制令而人从威力而不杀法省而不烦列
于国日中为市以聚货帛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削桐
为琴绳丝为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诸侯夙
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杀之神农而修德夙沙
之民自攻其君而来归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
至汤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一百四十年神农纳莽在位一百二十年或云
谈生临魁水氏女曰聽
帝承元年辛巳在位六年或云六十年一本承在临帝临魁元年辛巳在位六十年或云
八十年
帝明元年丁亥在位四十九年魁先
帝厘一曰克元年辛酉在位四十八年帝直元年丙子在位四十五年
帝榆罔元年壬辰在位五十五年自神农至榆罔四帝哀元年己酉在位四十三年
六年春秋纬命歷序曰炎帝传八世五百二十岁或百二十六年临魁至榆罔七帝袭神
农氏之薨三百
七世譙周曰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云三百八十年吕氏春秋曰神农有天下十
黄帝
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其先即炎母曰附宝
生晋语曰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帝母家有蟠氏之女孕轩辕二十四月而生于
寿丘
长于姬水改姓姬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

姓而弗能征轩辕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
从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
轩辕轩辕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
教熊罴貔貅猛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
得志尤作乱不用命轩辕征师与尤战于涿鹿
之野尤为大雾军士昏迷轩辕作指南车以示四
方遂禽尤戮于中冀名其地曰絶轡之野尤古应劭曰
亂延及於平民孔安國曰九黎之君號曰尤孔子天子鄭曰尤伯天下尚書呂刑曰尤惟
始作
尤之徒也周书尝麦曰赤帝分正二卿命尤临四三朝记曰尤庶人之贪者韦昭曰九黎
氏九人
黄帝执尤杀之于中冀山海大荒北经曰尤作方司百工尤乃逐帝子涿鹿之阿赤帝大
惧说于
请风伯雨师作大风雨黄帝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兵伐黄帝帝命应龙攻于冀川之野
应龙蓄水尤
戟河图曰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食沙石尤管子曰葛卢之山发而出金尤以为
剑铠矛
符伏尤主兵以制八方尤没后天下扰乱轩辕作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天
授轩辕神
云尤兄弟七十二人食鐵石軒轅誅之秦漢閒說畫尤形象以威海内衆謂尤不萬邦弭
伏或
轩辕鬪以角抵人人不能向尤氏耳鬣如剑戟头有角与诸侯咸尊轩辕代神
农氏为天子己丑辛丑丙子元年丁亥或云是为黄帝黄者中和美
色帝始制法度万世不易有土德之瑞故天下以为
号一曰轩辕氏服天下号曰轩辕氏三统曆曰有轩冕之有熊氏曰新郑皇甫谧
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于有熊帝鸿氏归藏氏
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制陈法设五旗五麾天下不顺
者从而征之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
荤粥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
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受地形象天文以云纪官举
风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鸿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
至风后明乎天道故为当时纪曰黄帝举风后为相风后或作尤轩辕本
为将力牧太常察乎地利故为稟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为
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为

司马后土辨乎北方故为李史官苍颉造文字曹植崔瑗

于禅通纪慎到曰在包牺前卫氏曰在包牺苍帝之蔡邕索静曰苍颉古之王者张揖曰苍颉为帝王生

帝之间或云苍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世譙周曰在炎帝世徐整曰在神农黄帝受河图见

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书其师大挠探五行之情占斗刚所建始作甲子甲乙谓之干子丑谓之枝枝干相配以名日命容成造历首作数伶伦自大

夏之西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闲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凰之鸣而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生六律六吕气之应以立

宫商之声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推律历之数起消息正闰余作五声以正五钟五官以正人位又命伶伦与荣豷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曰咸池作冕垂旒充纛为衣裳黄旁觀翬翟艸木之華乃染五色為文章以表

贵贱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壑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以分星次经土设井以塞净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一则不泄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

出入相司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无有相贷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欺陵之路塞鬪讼之心弭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分之于井而计于州则地着而数详人民不夭百官无私市不预贾城郭不闭邑无盗贼相让以财风雨时五穀登虎豹不妄噬鸞鸟不妄搏遠夷之国莫不献其贡职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四母之子得姓者十四十别为十二姓姬酉祁巳滕箴任荀僖媯依二人为姬二人

為己正妃西陵之女曰嫫祖生二子一曰囂是為青阳名摯清清者黄帝之子清阳也其子孙名摯或云青阳母曰女节帝考德曰少皞曰二曰昌意居若水为诸侯娶蜀山氏女曰昌仆女极谓之

青阳名摯清清者黄帝之子清阳也其子孙名摯或云青阳母曰女节帝考德曰少皞曰二曰昌意居若水为诸侯娶蜀山氏女曰昌仆女极谓之

生颡顼于若水黄帝崩葬桥山百一十年或传以为在位一百年或云一
三百岁仙或言寿
帝宣元年丁卯或云己巳乙丑以金德王号金天氏少皞青阳居江水邑于穷桑天下号
曰穷桑帝一曰
以鸟纪官都曲阜别为己姓之祖昌意子颡顼十年能修太皞之法故曰少皞或云金天
国号少皞身号
歲或云在位百年葬雲陽命歷序曰少皞八世五而佐少皞十二而冠少皞在位八十四
年崩年一百
颡顼二十登帝位年辛卯或云癸卯癸巳都卫故百年或云十世四百年
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称之尚赤荐王以赤繒古者为帝丘后徙高阳称高阳氏或云颡
者專也顼者正
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匱于祀而不知其民神异业少皞之衰九黎乱德民神
杂糅不可方物
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旤灾荐臻莫尽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
有严威神狎民
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颡顼作历以孟春为元气颡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
神火正黎司地
泮蛰虫始发鸡始三号天曰作时地曰作昌人曰作是时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历
营室也冰冻始
幽陵南至交址西至流沙东至蟠木莫不砥属颡顼乐鸟兽万物莫不应和故颡顼圣人
为歷宗也北至
效八风之音命曰承云以祭上帝令鱗先为乐倡鱗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之四
達之衢飞龙作
嘗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年十五佐颡顼颡顼在位七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少皞
孙蟠极之子曰
曰颡顼传九世三百五十年或云八世五百四十八十八年崩年九十八岁或云九十一
葬濮阳命歷序
帝嘗三十登帝位年己酉或云辛亥辛巳号高辛年
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地百官之号因其事高阳高氏少皞之前天下之号象其德百官
之号象其征颡
也或云高辛非地名德高而新也或云颡顼帝嘗为辛皆所兴之地名颡顼与嘗皆以字
为号上古质故
也言能穷极道德序三辰以固民都亳尚黑荐玉以帝之身号高阳高辛皆国氏土地之
号或云嘗者极

吹苓管埙箎令鳳鸟天翟舞之以康帝德帝嘗納四黑繒命咸黑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
倕作鼗鼓钟磬

狄生契次妃陈锋氏女曰庆都孕十四月生尧于丹妃元妃有郤氏女曰姜原生弃次妃
有娥氏女曰简

章卷章生重黎为嘗火正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陵次妃娥訾氏女曰常仪生摯昔顛
頊生称称生卷

黎诛之而不尽帝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四海以生柔嘉材故命曰祝融共工
氏作乱嘗使重

云六十三年年一百或云一百五岁九十八岁九十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嘗在位
七十五年崩或

案左氏传少皞氏有子曰重顛頊氏有子曰黎重黎二岁葬宜阳或云濮阳命历序曰嘗
传十世四百年

重黎为官号而吴回为之故束皙讥迁并两人而为二人各出一帝而司马迁并以重黎
为楚国祖又以

帝摯元年己未在位九年不善崩或云荒淫无法度一以无为有谓此也

摯三百四十一年少皞至帝摯四君二百四十一年不修善政见废摯少皞曾孙同名未
详自黄帝至帝

十八代尚書緯曰孔子得黄帝孫帝魁之書命歷序曰黄帝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年或
云

帝尧

帝尧帝嘗之子年十五长十尺佐兄摯受封唐侯姓

伊祁云戊寅辛卯元年戊辰或號陶唐氏都平陽帝堯舊都之地鄭詩譜曰唐

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也后徙晋阳及为天子都今曰太原晋阳尧始居此后迁河东
平阳皇甫谧曰

永安去晋四百里即彘也平陽汉书音义曰唐今河东尚白荐玉以白繒茅茨

不翦朴桷不斲素题不斲大路不画越席不緣大羹

不和粢食不穀藜藿之羹饭于土簋饮于土铏金银

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展奇异物不视玩好之器

不宝淫泆之乐不听宫垣室屋不垂色布衣揜形鹿

裘御寒衣履不敝尽不更为也不以私曲之故害耕

稼之时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贞平絜爱民者厚

其禄民有慈力耕桑者遣使表其闾正法度禁诈

伪存养孤寡賑亡旤之家自奉甚薄赋役甚寡巡狩

行教周流五岳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存心于天下加

志于穷民一民饥则曰我饥之也一人寒则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亲之如父母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单均刑法以仪民是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猘猢啗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啗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下杀猘猢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里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是为羲氏和氏至于夏商周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于是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无有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民上丘陵赴树木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而不达尧作为舞以倡导之尧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岳皆曰鯀可帝曰方命圯族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鯀者愿帝试之乃用鯀治水鯀顛頊五世孙世纪顛頊生史记及帝王祖父也而及舜共为尧臣尧则舜之三从高祖而妻鯀三统历顛頊五世生鯀杜预曰鯀则舜之五世从

之可疑也其女此史记尧封为崇伯鯀生禹于石细长于西羌长九尺二寸女曰志是为修己禹字高密母有莘氏尧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朱不肖尧在位七十年求巽位四岳荐舜昔顛頊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叟瞽叟生舜於姚墟姓姚曰握登字都君母母后母生象父母及象皆下愚不移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顺事父母与弟日以笃谨出田则号泣年五十犹婴儿慕好学爰寬裕温良耕于歷山暮年而田者争处磽确以封壤肥饶相让渔于雷泽渔者争处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陶于河濱河濱器不苦窳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二十以孝闻三十尧闻其贤征之廿茅之中与之语礼乐而不逆道广大而不穷尧妻二女以观其内任之百官以观其外封于虞为诸侯昔

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谓之八凯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谓之八元世济其美尧不能举舜举八凯主后土八元布五教于四方三载考绩尧知舜足授天下以为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使摄行天子事舜受终于文祖鯀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治水九年鄣洪水而不息功用不成舜巡狩四岳流共工放驩兜窜三苗殛鯀四罪而天下咸服或云帝鸿氏少皞氏颛顼氏缙云氏皆有不才子曰浑敦穷奇檮杌饕餮尧不能去舜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即四罪也帝乃举禹使续鯀之业鯀殛于羽山以鯀作九仞之城或云禹作城郭春秋吕氏道者为三公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为乱曰尧以天下让舜鯀怒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祥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禹不敢怨而反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彷徨不通以中帝心韩子曰尧欲传天下于舜鯀諫曰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黧黑步不相过窈气山之郊共工又諫尧又举兵而诛之于幽都于是天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尧不聽举兵杀鯀于羽难也不以所疑败其所察至乎诛諫者乃其难也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仲尼曰尧知舜贤非其刘恕曰八凯八元尧之诸父昆弟四凶之罪着于海内尧知舜于侧微天下未尽厌服遗之大功二十使民臣仰其功業而鄭以堯之末年四凶在朝为亢龙有悔乌足以知圣人哉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见耕者五耦而式过十室之邑则下为秉德之士存焉與益稷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功之不成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工从孙四岳佐之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橇山行则梲身执耒耜以为民先股无胈胫无毛手足

胼胝支体偏枯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鍾水丰物封崇
九山决汨九州岛陂鄣九泽丰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
九隩合通四海品处庶类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
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酺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
高地至大陆播为九河滹济漯决江汉排淮泗而注
之海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通九派疏五湖
浚四渎鸿水漏中州干百川顺流蛇龙潜处各归其
所民得去高险处平土皆寧其性故天无伏阴地无
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燿神无闲行民无淫心时无
逆数物无害生禹常称人无食则不能使也不利于
人则不能劝也民劳而不怨苦者利归于人也人有
无卖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铸币赎之令益予众庶
稻可种卑湿命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
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
利复旧制为九州岛行自冀州始制土田各因所生遠
近赋入贡棊楙迁有无万国作义禹使大章步自东
极至于西垂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
豎亥步南极尽于北垂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
五步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
帝錫禹圭以告成功天下於是平治稷帝嚳子棄
也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
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地之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
则之尧举为农师民得其利命夔效山林溪谷之音
作质夔或以歌以麋置缶而鼓之拊石击石以象上帝
玉磬之音以致舞兽拌五之瑟为十五命曰大
章以祭上帝而天下大和尧有子十人辟位二十八
年凡在位百年而崩舜即天子位尧周书溢法周公溢法翼善传圣曰
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谓之虞宾天子弗臣示
不敢專也舜载天子旗往朝瞽叟夔夔惟谨如子道
封弟象于有庠为诸侯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
治其民而纳其贡税故谓之放舜放之象为弟而舜韩子曰瞽叟为父而
之杀舜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作五明扇立诽木
恭己无为弹五之琴歌南风之诗曰南风之熏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

兮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舜美禹能以德修鯀之功以为司空赐姓曰姁封为夏伯氏曰有夏谓之伯禹天下宗之谓之大禹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封于申吕即伯夷也禹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阜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玉妻以姚姓皇甫謐曰賜之女之大费拜受佐舜能让百物调驯鸟兽而知其言是为栢翳舜赐姓嬴秦之先伯益助禹治水为舜虞官郑语曰嬴栢翳之后汉地里志曰异也列女传曰皋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皋养廿木鸟兽赐姓嬴则栢翳伯益乃一人声转故字记音义曰大业是皋陶大费是伯益一名栢翳案史子皋陶之子伯益也中侯苗兴曰皋陶之苗为秦史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封则秦之先栢翳非伯益也尚记歷叙舜禹名臣之后云栢翳之后为秦有本纪垂诸家或云父子不可详考书皋陶益同佐尧舜禹而先顓頊之裔孙曰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生大费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谷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舜以乐教天下重黎举夔舜以为乐正命延益八为二十三之瑟夔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欲益求人舜曰乐天地之精得失之节夔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弃及契益伯夷皆佐禹平水土有功舜以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益作虞伯夷作秩宗皋陶作士垂作共工夔典乐教胄子龙作纳言四岳十二牧咸成厥功唯禹之功为大四海之内咸戴舜之明德禹既兴九韶之乐致异物天下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禹当朝廷尝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恐其留吾门也故士皆至舜以契能和合五教于百姓封於商賜姓子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封于郟賜姓姬弃勤百穀而山初舜娶堯二女曰娥皇女英女英生商均亦不肖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烛光帝王世纪曰舜长妃娥皇无子次妃女舜子九

人在位三十三载命禹摄行天子事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帅百官若帝之初于时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倡之曰卿云烂兮礼纚纚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八伯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于一人帝乃再歌拥旋持衡枕首而笑曰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见乎钟石竽瑟乃及鸟兽莫不辟情归意焉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顺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贤圣莫不咸听鼙乎鼓之轩乎舞之精华已竭褰裳去之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大山在其南北因险而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许曰吾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谕教焉三年有苗氏请服天下闻之皆非禹而归舜之德苗于三危谓舜典云窜三三苗谓舜即位后三苗复不从化分北流徙之大禹舜居摄之时投窜之于西裔也又云庶绩咸熙分北之鄭曰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其子孫為謨云帝曰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謂禹攝位受命詩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吕刑曰苗民弗用灵三国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恶尧末禹摄位又三诛下又曰苗民无辞于罚乃絕厥世吴起曰三苗氏左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又曰遏絕苗民无世在后诸侯也尧舜之时诛讨有罪废絕其世不灭其国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韦昭曰三苗炎帝之化随巢子汲冢纪年曰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立其近亲绍其先祀所以有苗国歷代常存屡不从三苗数叛数亡未知众异出于何时圻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禹摄政十七年舜勤民事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禹即天子位刘恕曰舜受尧顾托之重公天下而不私其亲禹平水土拯民昏垫而舜在位五十载功德浹于众心故舜巡守南裔往而不返欲兆庶專意戴禹而遠迹无徯望之意也夫尧舜之德禹之大功自生民以来未之有也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年摄位二十八年孔安国曰历试二五十载陟方乃虎通曰舜猶僣僣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謚法曰受禪成功曰舜仁聖盛明曰舜白

在三十之数为天子五十年凡寿百一十二岁案书之孔安国曰舜三十征庸三十在位服丧三年其一

百姓思慕尧德且明舜虽受终令天下服丧三年如称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言

格于文祖谓尧崩踰年见于文祖庙而改元孟軻不继世之礼故于殂落下终言之下文云月正元日舜

曰舜既为天子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达此言以为三载服除后舜格于文祖乃妄称孔子

也踰年改元春秋常法迄今如之軻又云尧舜禹崩天子矣若然当以服除之月至庙不当用正月元日

日受终文祖已二十八年岂容至服除未定方让其三年丧毕舜禹益皆避其子然后践位且舜正月上

复至文祖庙周衰杨墨道盛孟子排而辟之可谓醇子孔安国仍軻之谬乃曰舜服尧丧三年毕将即政

其词简意浅杂然崇尚固可鄙笑也司马迁云舜年矣其于论经义谈世事知谋往往短局乖戾陋儒爱

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崩亦用孟軻舊說也鄭讀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

三十年也在位五十載陟方乃謂攝位至為五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徵庸三十謂歷試

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征庸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十年舜年一百岁也皇甫謐曰舜以尧之二十一年

五岁亦云一百一十三岁岁癸卯崩或云舜年一百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颡项郊尧而宗舜幕能帅颡项者也故报焉

刘恕曰六经惟春秋及易象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仲尼所作诗书仲尼刊定皆不称三皇五帝三王易下系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载继世更王而无三五之数或以包牺至舜是为五帝然孔子未尝道学者不可附會臆说也书之在孔子前存于今者无几汉艺文志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颜师古曰即今之六韬也今六韬周文王武王问太公兵战之事

其言鄙俚烦杂不类太公之语盖后人依托而为之按志兵书五十三家自吴齐孙子已下而无六弢又在儒家非兵书也颜说之妄孔颖达云六韬后人所作好事者妄云太公非实事也班固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踰法度恶其害已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壞马融云秦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絶灭之搜求焚烧独悉汉武帝开献书之路周礼出于山岩屋壁复入秘府诸儒莫得见焉孝成时刘歆校秘书始得列序着于録畧为众排弃林硕以为末世渎乱不验之言作十论七难以诋之何休亦谓六国阴谋之书据秦火之余周礼最后出儒者附益固非完本周三百六十官今乃有三百六十职冗琐浅陋可明其伪妄刘歆不当谓之周公致太平书而目为六国阴谋过矣管子亦在孔子前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又称五帝三王子云管仲之書過半便是後之好事所加乃說管仲後事其輕重篇尤復鄙俗孔穎達曰世有管子书或是后人所録故知六韬称三皇周礼称三皇五帝及管氏书皆杂孔子后人之语按其岁月非本书也先秦之书存于今者周书老子曾子董子慎子邓析子尹文子孙子吴子尉繚子皆不言三皇五帝三王论语墨子称三代左氏传国语商子孟子司马法韩非子燕丹子称三王穀梁传荀卿子鬼谷子亢仓子称五帝亢仓子又称明皇圣帝孔颖达云穀梁传汉初始作不见经文故多妄言陆德明云穀梁赤乃后代传闻案汉隋唐书无亢仓子新唐书艺文志云天宝元年诏号亢桑子为洞灵真经求之不获襄阳处士王士元谓庄子作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仓子其实一也取诸子文义类者补其亡封演云王巨源采庄子庚桑楚篇义补葺分为九篇云其先人于山中得古本奏上之敕付学士详议疑不实竟不施行今

亢桑子三卷是也惟文子列子庄子吕氏春秋五
经纬始称三皇鶡冠子称九皇案文子称墨子而
列子称魏文侯墨子称吴起皆周安王时人去孔
子没百年矣艺文志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
鶡为冠唐世尝辨此书后出非古鶡冠子今书三
卷十五篇称剧辛似与吕不韦皆秦始皇时人其
文浅意陋非七国时书艺文志云文子老子弟子
孔子并时非也庄子又在列子后与文列皆寓言
诞妄不可为据秦汉学者宗其文词富美论议辩
博故竞称三皇五帝而不究古无其人仲尼未尝
道也汉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着
无識一言刘向父子校定九流亦无識録故知識
纬起于哀平间假托鬼神妄称祥瑞王莽好符命
光武以图識兴俗儒趋时其学遂盛乃云孔子既
叙六经恐后世不能稽同其意别立纬識而春秋
元命包称公输班墨翟又言益州案班翟在仲尼
之后汉武帝始置益州春秋識云尧使共工理水
诗識云尤败然后尧受命前后颠倒咸与经传
不合故名儒以为袄妄乱中庸之典司马迁孔安
国皆仕汉武帝迁据穀梁传荀卿子等称五帝不
敢信文列庄子吕氏春秋称三皇见百家言黄帝
左氏传言高阳高辛氏书始尧舜而当时大儒董
仲舒亦云推神农为九皇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
存帝颛顼帝啻帝尧帝舜为五帝迁故作五帝本
纪孔安国为博士考正古文独见周礼据外史掌
三皇五帝之书左传云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
八索九丘史克曰少皞氏有不才子郯子曰我高
祖少皞摯之立也安国以周礼为古文而不知周
礼经周末秦汉增损伪妄尤多故尚书序云伏牺
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
书谓之五典孔颖达云三坟之书在五典之上数
与三皇相当坟又大名与皇义相类故云三皇之
书尧舜典是二帝之典推此而上则五帝当五典
三坟五典已经芟夷存者二典而已书纬云帝啻

以上朴畧难传唐虞以来焕炳可法禅让之首至周五代此皆无所稽据穿凿妄说耳史克又云缙云氏郟子又云共工氏岂皆帝乎论者以世本帝系大戴礼五帝德家语宰我问与史记本纪同以黄帝为五帝则三皇乃少一人故甄耀度以燧人白虎通以祝融或以共工同犧農為三皇鄭注中候敕省图引运斗枢以伏牺女娲神农为三皇轩辕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六代为五帝德合北辰得天皇之气者皆称皇协五帝座星者皆称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梁武帝以伏牺神农燧人为三皇黄帝少皞颡项帝啻帝尧为五帝而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与三王为四代而已郑及诸儒自相讥病其指不通世本经秦歷汉儒者改易大戴禮出於世本家語王肅私定以難鄭故有冉有问孔子三皇五帝不用五刑案孔子时未有语三皇五帝言者皆周末秦已后伪书耳马昭云家語王肅增加非鄭所見孔穎達云王肅欲家语与经传符同故强为之辞冀合其说所言虽同司马迁而不足为迁之助贾逵云三坟三皇之书五典五帝之典延笃言张平子说三坟三礼礼为人防尔雅曰坟大防也书曰谁能典朕三礼天地人之礼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马融云三坟三气阴阳始生天地人之气也五典五行也杜预云皆古书名汉晋羣儒论三坟五典亦与孔说不同惟鄭注周禮外史三皇五帝之書云楚靈王所謂三坟五典此说出于孔安国非其新意贾公彦云孔郑之说无正文故延叔坚马季长所解有异也或说董仲舒程雅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伯五岳也其说全无意义非仲舒之言也或曰左氏传礼记祭法有少昊颡项帝啻名号岂可据系辞皆去之以尧舜次黄帝无乃太畧乎答曰儒学论议当本于经顾彪谓正可依经诂大典不可用传记小说此言得之先儒云女娲至无懷氏十五帝临魁至榆罔七帝承袭牺农而

王然则少昊已后亦嗣黄帝如无懷临魁比也至尧功德特高别为一代又自古以来皆传其子或以干戈逆取而尧及舜皆有子择贤而授不私其亲上古以来二人而已故可上绍黄帝而继牺农艺文志云孝文时得魏文侯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桓谭新论云窦公时年百八十岁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取公孙尼子以作乐记大司乐舞云门以祀天神咸池以祭地示大磬以祀四望通夏周为六乐乐记曰武王封黄帝尧舜夏殷之后为三恪二王后黄帝而及尧舜不数少皞颡项帝尝窦公所传在秦焚书之前献王采録古书可以取信然大司乐有云门大卷大咸而乐记有大章咸池已差异矣包牺神农世遠乐名不见少皞颡项帝尝承黄帝之后不特为一代故无乐名孝经钩命决云伏牺乐曰立基神农曰下谋祝融曰属续帝系谱云伏羲乐曰扶来神农曰扶持帝王世记云少皞乐曰九渊乐纬云颡项乐曰五茎帝尝曰六英汉礼乐志云颡项作六茎帝尝作五英皆纬书帝系诸谱汉志世纪放六乐撰其名故多差异非本称也秦初并六国丞相等议帝号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上尊号王为泰皇王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乃知秦以前诸儒或言五帝犹不及三皇后代不考始皇本纪乃曰兼三皇五帝号曰皇帝误也西汉之末去圣益遠孔安国尚书传虽未立于学官而儒者惑于安国司马迁二家殊异又怪易系大司乐乐记以尧舜上继黄帝虽刘歆博物洽闻疑而未了故三统历本易始于包牺至少皞颡项帝尝乃曰周其乐故易不载而不明言樂及不載之義鄭注易繫辭云金天高陽高辛遵黄帝之道无所改作故不述焉崔灵恩曰舞乐之始兴于黄帝其德宜法遠存其后敬之为恪颡项高阳二代之君虽复为乐进非始舞之制又

非宜今之用故越之而用云门不立其乐亦不为恪也熊安生解礼周以黄帝尧舜之后为三恪但云取其制作之人孔颖达谓易畧举五帝之终始则少皞颡项帝嘗在其闲也历世纷纭莫知定论皆泥于旧文肆为解释不可强通易云作八卦为罔罟取诸离包牺氏也为耜耒取诸益日中为市取诸噬嗑神农氏也垂衣裳取诸乾坤为舟楫取诸涣服牛乘马取诸随重门击柝取诸豫为杵臼取诸小过弧矢取诸睽黄帝尧舜也至于宫室取大壮棺槨取大过结绳而治易之以书契取诸夬蓋世遠難明傳聞殊異仲尼于疑事則闕而不強為之辭六事則總言黃帝堯舜三事但曰後世聖人而孔安國尚書序乃曰伏犧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指言伏犧與系辭文意相反按家語篇後及史記孔子世家云安國至臨淮太守蚤卒連從子有孔臧報從弟侍中書言以篆定尚書五十餘篇並為之傳即安國也安國于經義不詳故書傳多差謬馬鄭王肅諸儒悉解今文尚書晉宋後始行古學獨有孔傳因而之其學非能優於諸家也

資治通鑑外紀卷第一終

初編, 史部, 資治通鑑外紀, 卷第二

資治通鑑外紀卷第二

宋京兆萬年劉恕編集

夏商紀

夏四世通羿浞四百三十二年起戊戌終己酉十七君一十

夏后氏禹元年戊戌都安邑云晉陽及韓或云平陽亦尚黑其社用

松牲用以黑為徽號朝燕服收冠而黑衣十寸為

尺封丹朱于唐商均于虞皆為諸侯作樂曰大夏命

皋陶為夏鑰九成以昭其功夏大也言能大堯舜之

德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鼗待四方之士為銘于

簋虞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

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鼗一饋而十起

一沐三捉髮以勞天下之民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

之左右曰罪人不顺道君王为何痛之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寡人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初舜分天下为十二州禹复为九州禹收天下美铜铸为九鼎以象九州禹昔黄帝作车少皞加牛奚仲加马禹命奚仲为车正建旗旂旒以别尊卑等级古有醴酪禹时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禹任皋陶益以国政皋陶卒封其后于英六或在许契后稷伯夷皆有功兴于虞夏之际益垂夔龙其后不知所封是时天雨金三日亦尝雨稻禹娶涂山氏女生子启南巡守会诸侯于涂山承唐虞之盛执玉帛者万国济江黄龙负舟舟中人惧禹仰天而叹曰吾受命于天竭力而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余何忧于龙焉视龙犹螻蛄颜色不变龙俛耳低尾而逝禹致羣臣于会稽防风氏后至禹戮之防风汪芒氏之君漆姓守封嵎之山禹崩谥法盖谥法诸本不同或后人所加也谥法渊源流通曰禹马融曰禹汤不在

葬会稽之山陰夏殷曰王詩商頌曰王武王學者在位九年年百歲案書稱堯舜曰帝归妹卦曰帝乙归妹书酒诰多士多方曰自成汤至言夏殷周称王而诗书易春秋未尝言三王惟易泰

天王登假措之庙立之主曰帝譙周曰夏殷之君生于帝乙故司马迁夏殷之君皆曰帝曲礼曰告丧曰

曲礼秦汉后书譙周皇甫谧之说出于史记俱不足称王死称庙主皆以帝号配之帝王世纪夏殷曰帝

据为

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

刘恕曰大江之南前代要服舜禹南巡崩不返葬禹非不尊而敬舜也启非不孝于其父也时享在乎庙貌魂气则无所不之也秦汉以下崇尚墓祭违经弃礼遠事尸柩难以语乎理矣

启甫谥曰甲辰元年丁未皇筮享神于大陵之上是为钧台之享

又筮于晋之墟作璇台于水之阳有扈氏不服启伐

之禹独与子故伐启淮南子曰有扈氏为义而亡世本曰有扈夏同姓或云启之庶兄以尧舜传贤

启崩甫谥曰十年在位九年皇子太康立

太康丙辰元年失德四夷背叛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羿先祖世为射官帝赐

之弓矢使司射夏衰自鉏迁于穷石射官也淮南子许慎曰羿帝尝

皆死堕其翼羽又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其妻曰尧时十日并出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九乌

为宗布孟子曰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姮娥窃之奔月宫为月精又曰羿除天下之害死而

羽归藏易曰羿弹十日说文曰弹射也博物志曰羿羿为愈己于是杀羿楚辞天问曰羿焉弹日乌焉解

曰河伯弱杀人羿射其左目风伯坏人屋室羿射中与凿齿战于畴华之野羿持弓凿齿持矛羿杀之或

羿是善射之号非人名字不知此羿其名为何其膝据此诸说帝尝尧时各有羿夏时又有羿则太

康失国而崩太康不得入国羿遂废之在位二十九年孔安国曰羿立其弟仲康

仲康乙酉元年微弱政出于羿崩三年在位十子相立

相元年戊戌一作相安征畎夷黄夷二年征黄夷竹书纪年曰其后干夷来

宾七年纪年曰东夷有九种曰畎夷干夷方夷黄夷白夷

赤夷夷風夷陽夷相為羿所逐失國居商丘依夏

同姓诸侯斟灌斟鄩后相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在位二十八年吕氏春秋曰夏

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六卿请复之相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

能替年而有扈氏服书称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而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饬亲亲长长尊贤使

能修德以服有扈岂不能服羿乎此说近诬不言胜败帝相之时政出于羿已数十年既有穷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丙寅元年乐正后夔之子伯

封实有豕心贪恹无履忿类无期谓之封豕羿灭之

夔是以不祀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

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

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

浞行媚于内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

诈慝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

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穷门浞自立八年羿在位

寒浞甲戌元年因羿室不改有穷氏之号生浇及豷浇长浞使用师杀斟灌代斟鄩氏灭夏后相后缙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浞处浇于过处豷于戈少康既长为仍牧正基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庖正虞君思妻之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浞恃其讒慝诈伪而不德于民夏遗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灭浞而立少康十二年浞在位三使女艾谍浇灭浇于过使子季杼诱豷灭豷于戈有穷逐亡羿囚羿寒浞杀生及灭浞少康子杼又长已堪诱杀豷计太康失邦室而生浇浇长大能用师灭后相相死之后少康始

矣而夏本纪不载最为疏略及少康绍国向百年夏乱甚少康灭浞还旧都丙午元年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夏道复兴方夷来宾崩十一年在位二子杼立杼在位十七年一作予元年丁崩子槐立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

槐武亦作魁元年甲申帝王世纪作芬或作祖九夷来御曰三年竹书纪年崩位在六年二十子芒立

芒帝王本纪云十三年元年庚戌在位十八年崩子泄立泄作宗元年戊辰帝王世纪作世或吠夷等六夷服从始加爵命崩加吠夷等爵命与帝王本纪不同在位十六年纪年曰帝泄二十一年子不降立不降申在位五十九年一作江成元年甲崩弟扃立

扃癸未在位二十一年帝王世纪作乔元年崩子廛立廛元年甲辰在位二十年帝王世纪作广或作崩不降子孔甲立孔甲甲子元年淫乱好鬼神德衰诸侯多叛乱夏四世而周语曰孔甲陨天降乘龙河汉各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后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飧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孔甲崩曰甲即位居西河十日在位三十一年汲冢紀年甲陟竝出其年子皐立

皐位十一年元年乙未在崩子发立发年丙午一作敬元诸夷宾于王门献其乐舞元年纪年曰崩位在纪云十一年十三年帝王本子履癸立是为桀

桀己未元年自孔甲以来诸侯叛夏桀为无道暴戾顽贪
虐政淫荒武伤百姓天下颤恐而患之桀有力能申
铁钩索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所言
皆从为倾宫瑶台殫百姓之财肉山脯林酒池可以
运舩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妹喜
笑以为乐初商契卒子昭明立居于砥石迁于商卒
子相土立相土作乘马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
子根国立卒子冥立为司空勤其官而水死子振立
卒子微立卒子报丁立卒子报乙立卒子报丙立卒
子主任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汤曰天乙天即譙周曰商人尊
也帝是为成汤名履扶都母曰长九尺自契至汤八迁曰帝商颂
曰今上洛商世本曰昭明居砥石左傳曰陶唐氏之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鄭曰在太華
之陽皇甫謐
也及汤居亳四迁事见经传而不见余四迁火正阍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曰梁国睢
阳汤始
居亳從先王居書音義曰濟陰亳縣有湯已氏有鄭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
西又有伊尹皇甫謐曰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伊尹冢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
中有湯其
鄉也若汤居偃师去宁陵五百余里岂当使民为之葛伯不祀汤使亳众为之耕葛即今
梁国宁陵之葛
之地穀熟为南亳即汤都也偃师为西亳即盘庚所耕乎亳今梁国谷熟县也蒙为北亳
即景亳汤受命
三亳也古书亡灭未知孰得其实徙三地皆名为亳尚书立政所谓伊尹耕于有莘之
野秋伊尹名摯孙武及吕氏春汤使人以币聘之三反然后肯从
见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或曰汤闻伊尹贤使人请
之有莘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婚于有莘氏乃以
伊尹为媵送女汤得伊尹祓之于庙照之以爇衅以
牺明日设朝而见之请汤以至味汤曰可得而为
之乎对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然后可也
因说汤以伐夏救民汤进于桀桀与之饮酒沈湎羣
臣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江水
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盍归乎盍归乎薄亦大矣
伊尹退而闲居深取乐音更曰乐兮乐兮四牡骄兮
六轡沃兮觉兮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从善何

不乐兮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至亡无日矣王闾然扑哑然笑曰子又詖言矣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乎日亡吾乃亡矣伊尹既丑有夏复归于亳报汤曰桀迷惑妹喜不抚其众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复使伊尹往视夏闻妹喜言曰天子夢两日相与斗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任伊尹以国政桀臣于辛恃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左师曹触龙諂諛不正贤良鬱怨诸侯不宾关龙逢引黄图进谏曰古之人君躬行礼义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今君用财若无穷杀人若恐弗胜天殃必降而诛必至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桀于是焚黄图杀龙逢众庶莫敢直言大臣同患桀愈自贤国人大崩汤使人哭之乃囚于夏台已而得释桀为仍之會有缙叛而攻克之是时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揜而不兴举事戾苍天发号逆四时春秋缩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处位而不安大夫隐道而不言羣臣準上意而懷当邪人参耦比周而阴谋居君臣父子之间竞载骄主而像其意乱人以成其事君臣乖而不亲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墟裂容台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渊豕衔蓐而席澳美人挈首墨面而不容曼声吞炭内闭而不歌丧不尽其哀猎不聽其乐西老折胜黄神啸吟飞鸟锻翼走兽废脚山无峻干泽无洼水狐狸首穴马牛放失田无立禾路无莎蘋金积折廉壁袭无理磬无腹著策日施桀见策书云亡夏者桀大诛豪杰在位以来回禄信于聆隧百川沸伊洛竭泰山走山石三日泣宫中女子化为龙俄而复为妇人甚丽而食人桀命为蛟妾告吉凶鹤鸣于国十日十夕不止天雨血雨木冰六月霜降为夜宫于深谷之中男女杂处桀三旬不出聽政一夕大风扬沙填宫合之鬼哭于国地出黄雾尧山崩痲山亡两日斗五星陨错行枉矢流大水地震雷霆杀人瞿山地裂水出十月凿山穿陵通之于河諫者曰泄天气发地藏天子失道后必有败桀杀之朞年瞿山崩为大泽水深九尺山覆

於谷下反在上耆老諫而被殺大費子之孫費昌
见二日出东者焰西者沈问于冯夷夷曰西唯夏东
唯商桀将亡费昌闻而归汤汤出见张网四面祝曰
从天坠者地出者四方来者皆离吾网汤曰嘻尽之
矣非桀孰能为此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
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
者乃入吾网汉南诸侯闻之曰汤德及禽兽归之者
四十国汤欲伐桀伊尹请乏贡职以观夏动桀怒起
九夷之师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
我也汤乃谢请复入贡职太史终古出其图法执而
泣之桀迷惑暴乱愈甚终古奔商汤告诸侯曰夏王
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
聽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明年年庚戌商汤元汤
伐灭桀曰夏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年汲冢纪年曰四在位五十一年溢法贼人多杀曰桀
三统历

禹三十一世至桀百七十一年六韜曰禹之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夏后
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绘
氏辛氏氏斟氏戈氏

商十七世六百二十九年庚戌起庚戌终戊寅三十君
成汤元年顾彪曰殷家犹质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汤在诸侯位十七年即天子位年庚
戌

异即位易代必不俟踰年改元亦不俟踰月也异不待正月为首案汤以干戈取天下与
尧舜殊

又乏职贡夏桀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至伊尹曰
可矣昔高辛火正祝融氏名黎其后八姓已姓昆吾
蕞顾温也董姓鬲夷豢龙也彭姓彭祖豕韦诸稽也
秃姓舟人也妘姓郟郟路偃阳也曹姓邠莒也姓
也斟姓也惟斟姓无后或云帝嘗之祝融吴回生陆
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其长曰昆吾二曰参胡
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安六曰季连夏末昆吾氏
伯而为乱汤有景亳之命帅兵自把钺伐韦顾及昆
吾以费昌为御而伐桀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
桀战败于有娥之虚奔鸣条谓人曰吾悔不杀汤于
夏台使至此放于南巢而死诸侯大會汤再拜而从

诸侯之位曰天子惟有道者可以处之可以治之三让诸侯皆莫敢当然后汤践天子位反桀之事遂其贤良以宽治民而除其邪徇民所喜远近归之顺天革命改正朔以建丑为正月变服殊号一文一质示不相汙易民视聴若天时大变尚白其社用石堊树松牲用白以白为徽号朝燕服皐冠而缟衣十二寸为尺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为之汤谓伊尹曰诸侯来献远方之物不利吾欲因其地势所有易得而不贵伊尹受命为四方献令自伐桀大旱七年洛坼川竭煎沙烂石大史占之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请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遂斋戒剪髮断爪素车白马身婴白茅以身为牺牲祷于桑林之野持三足鼎祝山川曰无以余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妇谒盛与苞苴行与讒夫倡与何不雨之极也言未已大雨方数千里人无食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救之命伊尹作乐曰大麓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護言以宽政治民除其邪虐覆護下民各得其所闻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磬声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徵声使人樂養而好施聞羽声使人恭敬而好礼汤作历弗复以正月朔旦为节更以十一月冬至为元首至周从之汤令未命之为士者车不得朱轩及有飞輦不得乘饰车骈马衣文绣命然后得以顺有德初作囿取禽兽以奉宗庙简士卒习射御以戒不虞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氏羌来服汤娶有莘氏女生子太丁外丙仲壬太丁为太子蚤卒汤崩行施曰汤除虐去残曰汤在位十三年年百岁谥法云亳北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上甲微能帅契者也故报焉微字上甲皇甫谧曰外丙在位二年元年癸亥崩仲壬乙丑在位四年一作中壬元年崩伊尹立成汤适长孙太丁之子太甲太甲云汤没而太甲立孟轲司马迁云汤崩外丙仲元年己巳尚书伊训成汤既没太甲元年孔传

固皇甫湜皆违经从轲迁未详其旨壬皆即位乃及太甲与书不同刘歆班固立不明颠
覆汤之典刑伊尹放诸桐而摄政当国以朝诸侯王
祖桐宫悔过自责反善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
服奉嗣王歸于亳而授之政作太甲三篇以戒之汲
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于太甲七年太甲纪年曰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
尹仲壬崩伊尹
田宅而中分之案书序伊尹奉太甲归于亳其文甚潛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
奋命复其父之
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明左传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
色孟子云有伊
则伊尹死有余罪义当污宫灭族太甲何所感德而不杀伊尹也必矣若伊尹放君自立
太甲起而杀之
民发魏安厘王冢得之蓋当时流俗有此妄说其书复立其子还其田宅乎纪年之书晋
太康元年汲郡
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因记之杜预曰纪年与尚书叙说太
甲事乖异不知
审也以取太甲修德诸侯归之在位三十三年逸出无崩亦
称祖甲祖殷本纪曰褒太甲称太宗孔安国曰殷家祖有功故称子沃丁立
沃丁壬寅元年伊尹卒亳年百余歲大雾三日沃丁葬皇甫湜曰沃丁八年伊尹卒
亲临丧以报大德焉之以天子礼祀以太牢沃丁崩十九年在位二弟太庚立
太庚位二十五年元年辛未在崩子小甲立
小甲帝王本纪云五十七年元年丙申在位三十六年崩弟雍己立
雍己壬申元年商道衰诸侯或不至崩三年在位十弟太戌立
中宗太戊乙酉元年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太
戊惧问于其相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君之政
其有阙与君其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野木生于朝
意者国亡乎太戊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礼早朝晏
退问疾吊丧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遠方重译而至
七十六国桑谷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问诸祖尚书大传曰成汤之后武丁之先王
道亏
身修行思昔先王之道兴灭国继絕世举逸民明養己祖己曰桑谷野卅生乎朝朝噫亡
乎武丁恐骇侧
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尽諒阴之哀天下应之既获老之道三年之后诸侯以译来朝者
六国刘向曰

谷犹生也杀生之秉失而在下也案伏生刘向以武显荣怠于政事国将危亡故桑谷之异见桑犹丧也

氏春秋汤时谷生于廷比旦而大拱韩诗外传三日丁有桑谷面向着说苑以太戊武丁时俱有桑谷吕

书序不同而大拱皆与

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巫咸治王家有成及用臣

扈商复兴诸侯归之尊其德称中宗在位七十五年

崩子仲丁立

仲丁庚子元年自亳迁都囂蓝夷为寇仲丁征之崩十一在位

年弟外壬立

外壬位十五年元年辛亥在崩弟河亶甲立

河亶甲丙寅元年迁都相商复衰崩九年在位子祖乙立

祖乙乙亥元年迁都耿为水所圯迁于邢或云奄巫贤任

职商复兴崩九年在位十子祖辛立

祖辛位十六年元年甲午在崩弟沃甲立

沃甲戊在位二十年一作开甲元年庚崩祖辛子祖丁立

祖丁位三十二年元年庚午在崩沃甲子南庚立

南庚位二十九年元年壬寅在崩祖丁子阳甲立

阳甲辛未元年自仲丁以来废适而立诸弟子弟子争立

比九世乱商衰诸侯莫朝崩本纪云十七年在位七年帝王弟盘庚

立

盘庚戊寅元年将涉河南迁都自汤至盘庚五迁无定处

民咨胥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

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

以成德遂渡河南复居汤之故居治亳殷殷是亳内亳是大名

奄迁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與書涉河不同史記祖之別名鄭曰治干亳之地汲古文云盤庚自

水所圯毀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又云其後奢侈踰乙遷于邢亦不知出何書鄭曰祖乙去相居耿為

徙居汤旧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乐礼土地迫近山川尝圯焉至阳甲立盘庚为臣乃谋

下民邑居垫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徙王肃曰自祖乙五世至盘庚元兄阳甲宫室奢侈

盘庚迁殷书盘庚下篇云今我民用荡析离居孔传殷皇甫谧曰耿迫近山川自祖辛以

来民皆奢侈故

鹵不可行化故欲迁都不必为奢侈也此以君名名云水泉沈溺孔颖達云地势洿下久居水变水泉瀉

是盤庚為臣時事未知何所考據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以上篇自此改號曰殷以湯臣追书也来言殷者史盤庚行汤之政遵汤之德殷道复兴诸

侯来朝崩十八年在位二弟小辛立

小辛丙午元年殷复衰崩十一年在位二弟小乙立

小乙位二十一年元年丁在崩子武丁立

高宗武丁戊子元年为太子时尽知人民之所好恶能聳

其德至于神明亲丧居庐三年未尝及国事默以思

道而天下无倍叛之心既免丧思复兴殷未得其佐

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若

不言无所禀令武丁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

不类兹故不言梦得良弼曰说视羣臣百吏皆非也

乃使百工以象梦于野旁求四方之贤是时说为胥

靡築於巖武丁得而與之語立以為相總百官使

朝夕規諫殷衰而复兴礼废而复起国家大治遂以

傅險姓之號曰說靡之衣蒙之而來口云我徒也皇甫謐曰高宗夢天賜賢人胥

者相也說者懼說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姓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寤

而推之曰

求诸天下果见筑者胥靡衣褐带索执役于虞虢之明日以梦视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

百工写其形象

初夢即云姓傅名說又言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其言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巖謂之

傅說案謐言

曰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自不相副謐见书傅會为近世之语

非实事也墨子

城岩之

刘恕曰武丁即位之初殷道中衰甘盘遯世朝多

具臣說賢而隱于胥靡一旦舉而用之出于微

贱众必骇怪故托于梦寐旁求天下置诸左右如

天所授羣臣莫之疑懼而說之道得行也若不

知其才徒以梦取则与王莽按符命以王兴王盛

为四将光武据讖用王梁为司空何异哉仲尼刊

书而存之可以见武丁之意矣

武丁开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为君臣上下之节祭成汤有飞雉升耳而雉武丁惧祖己训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训祖己曰远方将有来朝者武丁内反诸己以思王道三年编发重译来朝者六国自是服章多用翟羽孔子曰吾于高宗彤日见德有报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故远方归德焉刘向以为武丁恐骇谋于忠贤修德而正事内举傅说授以国政外伐鬼方三年乃克以安诸夏感变而惧灾自消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在位五十九年崩立其庙为高宗子祖庚立

祖庚在位七年元年丁亥崩弟祖甲立

祖甲元年甲午一作辛甲淫亂殷復衰崩六年在位十子廩辛立鄭

不义逃于人闲孔安国曰无逸所称祖甲汤孙太甲曰祖甲兄祖庚贤其父武丁欲废兄立弟祖甲以为

乱之七世而陨也周语曰帝甲

廩辛庚戌在位六年一作冯辛元年崩弟庚丁立

庚丁王本纪云二十三年元年丙辰在位六年帝崩子武乙立

武乙壬戌元年徙都河北国中衰敝东夷寢盛分迁淮岱

渐居中土昔后稷卒子不窋立姑氏母曰世后稷及夏

之衰弃稷不务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

夏而遷于邠史記曰慶節國于豳鄭豳詩譜曰公韋昭曰啟子太康廢稷之官不復務農不窋失官去

恤爱民民咸归之而国成焉案大雅公刘篇说公刘刘以太康时失其官守窜于此地犹修后稷之业勤

之时已窜豳地尚往来邠国至公刘而尽以邠民迁豳事详悉故郑以自邠徙豳必从公刘始蓋不窋

卒子鞠立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复修后稷之

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

者有畜积百姓懷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自此而兴

诗人歌乐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卒子皇仆立卒子

差弗立卒子毁隃作榆世本立卒子公非立字辟方皇甫谧曰卒

子高圉立卒子亚圉立甫谧曰云都亚圉字世本曰亚圉云都皇卒子公

叔祖類立紺諸整鄭曰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則一本作太公叔穎世本曰亞圉生太公組

绌诸盪是一人也公叔祖类叔颖组卒子古公亶父立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戴之武乙暴虐犬戎寇边薰育狄人来攻古公事之以皮币犬马珠玉菽粟财货不得免焉狄人又欲土地古公曰与之耆老曰君不为社稷乎古公曰社稷所以为民也不可以所为亾民也耆老曰君不为宗庙乎古公曰宗庙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夫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以其所养害所养吾不忍也民之在在与在彼为吾臣与狄人臣奚以异哉二三子何患无君杖策而去率其私属出豳渡漆沮踰梁山邑于岐山之阳始改国曰周南有周原徐广曰梁山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举国扶老携弱从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户之邑旁国闻其仁亦多归之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颂其德古公娶有台氏女曰太姜贤而有色生太伯仲雍季歷化导三子皆成贤德古公有事谘谋焉季歷娶摯国任氏之中女曰太任亦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在母不憂在弗勤處師弗烦事父不怒孝友二虢仲虢叔昌弟虢比于诸弟古公曰我世当兴其在昌乎太伯仲雍知古公欲立季歷以传昌二人乃犇荆蛮以避之太伯自号句吳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古公卒寿百二十年六韜曰太王季歷立是为公季去而适吳大王没而不反或曰古公将卒谓王肃曰太伯见王季生文王知天命之有在公卒季歷之吳召二兄相从而归羣臣欲立之太伯季歷曰我死汝让两兄彼即不受汝有义而安矣古让季歷复如荆蛮仲雍以先君命固修古公之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公季伐西落鬼戎俘其狄王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令人为行与之博天神不胜僂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猎于河渭之间暴雷震五年周俘狄王與帝王本紀不同在位四年竹書紀年曰武乙三十子太丁立太丁丙寅元年周公季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丁二年纪年曰太其后周伐余无之戎克之太丁命公季为牧帅曰太纪年丁四又伐克始呼之戎丁七年纪年曰太翳徒之戎捷其三

大夫太丁崩周伐翳徒戎与帝王本纪不同在位三年纪年曰太丁十一年子乙立乙元年己巳一作辛乙益衰周公季宅程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瓚秬鬯之赐卒季寿百年六韬曰王子昌立昌十二而冠王文义曰左氏说岁星十二年一周天天道备故人君子十三生伯邑考左传曰冠而生子礼也许慎五经异

以冠十二可长十尺嗣位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太颠闾夭散宜生南宮适鬻子辛甲尹佚之徒皆往归之昌询于八虞八士皆在虞官贾逵曰八虞周谿于二虢以为卿士度于闾夭而谋于南宮谏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召毕荣亿宁百神而柔和万民昔陆终第三子曰彭祖氏其裔孙曰大彭豕韦为商伯而灭弟六子曰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鬻子名熊即其苗裔也年九十见周昌昌曰老矣鬻子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国事臣尚少也辛甲尝事纣七十五諫不听而适周召公与语以为贤告昌昌亲迎之以为公卿召公奭毕公高周同姓或云皆昌庶子昌即位之八年六月寢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有司曰地之动为人主也羣臣皆恐请兴事动众增国城以移之昌曰天之见妖以罚有罪我必有罪天以罚我请改行其可免乎于是谨其礼秩皮革以交诸侯其辞令币帛以礼俊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有功无几疾止乙之妾子同母三人长曰微子启次曰中衍季曰受德受德乃紂也辛欲立焉虢曰受鄭曰乙愛少子转作紂德传声其母为后而生紂尚少乙及后以启贤欲立为太子太史据法争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为后乙崩十七年在位三

辛天下谓之紂丙午元年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拞猛兽知足以巨諫言足以饰非以为天下皆出己之下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将为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菽藿衣短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则锦衣九重高台广室称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马宫室之渐自此而始

故吾畏其卒也預曰紂之庶兄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鄭王肅曰箕子紂之諸父服虔杜
余紂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其言是
从所好者贵之所憎者诛之使师延作朝歌北鄙之
音北里之舞靡靡之乐造鹿台为琼室玉门其大三
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盈巨桥
之粟燎焚天下之财罢苦万民之力收狗马奇物充
仞宫室以人食兽广沙丘苑台以酒为池县肉为林
使男女僕相逐其闲宫中九市为长夜之饮车行酒
騎行炙以繩羈人頭牽詣酒池醉而溺紂醉而忘
其日辰甲子问左右皆不知问于箕子箕子曰为天
下主而一国失日天下其危乎一国不知而我独知
之吾其危乎辞以亦醉而不知百姓怨望诸侯有畔
者妲己以为罚轻诛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为熨
斗以火烧然使人举辄烂其手不能胜紂怒乃更为
铜柱以膏涂之加于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缘之足滑
跌坠火中紂与妲己以为大乐名曰炮烙之刑紂以
周诸侯昌及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入女于紂其女
不喜淫紂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辨之并脯鄂侯
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于庙楚辞曰梅
明堂位曰紂脯鬼侯以享诸侯吕氏
春秋曰紂杀梅

醢伯菹昌闻之窃叹崇侯虎以告且譖之曰昌积善累
德仁而善谋太子发勇而不疑中子旦恭俭而知时
若与竞行则不堪其殃纵而舍之身必危亡冠虽弊
礼加头履虽鲜位在足彼将不利于王请及其未成
形图之紂囚昌于羑里昌为易卦辞乃申愤郁厄作
歌曰殷道溷溷浸浊烦兮朱紫相合不别分兮迷乱
声色信谗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闭牢竅由其
言兮遘我四国忧勤勤兮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
四岳伯夷之后姜姓吕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
子孙或为庶人吕尚避乱隱辽东三十年行年七十
屠牛朝歌卖食棘津遇七十余主而不听人人皆曰
狂丈夫周昌将出猎史编卜之曰所获非熊非罴非
虎非豹兆得伯王之师昌斋三日田于渭之阳见吕
尚坐茅而渔昌劳而问之曰子乐渔邪吕尚曰君子

乐其志小人乐其事吾渔非乐之也昌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曰太公望立为师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归周或曰吕尚处士隱海滨钓于滋泉周昌之囚于羑里其臣散宜生闞夭南宫括患之而招吕尚初三子学于吕尚尚知其贤酌酒切脯约为朋友尚亦曰嗟乎西伯贤君也而不能自济由吾力不足而不能自举也四子见于羑里相与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西海之滨白狐林陵怪兽江淮大贝因纣之嬖臣费中献之散宜生趋而进曰西藩之臣昌之使者敢效其宝以备其辜纣大说曰西伯之忠于寡人如是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昌长子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之为羹赐昌曰圣人当不食其子昌得而食之纣曰谁谓昌圣食其子尚不知昌之囚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惧而归之曰谮昌者崇侯虎也昌献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请除炮烙之刑纣许之赐昌弓矢斧钺因公季得专征伐为西伯典治南国江汉汝旁诸侯袭父为西伯皇甫谧曰文王西伯归乃为王门筑灵台列侍女撞钟击鼓待纣之失纣闻之曰西伯改过易行吾无忧矣西伯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闞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为池沼掘得人之骨西伯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国者一国之主寡人固其主矣以衣棺更葬之天下闻之曰西伯泽及朽骨况于人乎西伯问太公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伯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无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西伯曰善对曰宿善不祥是日发仓府以振鰥寡孤独周有玉版纣令胶鬲索之西伯不与费中以无道来求乃与之西伯问太公曰商王罪杀不辜汝助予忧乎太公曰天道无殃不可以先唱人道无灾不可以先谋取天下若逐野兽得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济舟败皆同其害鸚鸟将击卑身翕翼猛兽将搗俛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吾观商野

草茅胜谷吾观其羣众曲胜直虐残贼败法乱刑
亡国之则也西伯问太公曰人主动作举事有祸殃
之应鬼神之福乎太公曰人主重赋敛大宫室作台
观则人多病温霜露杀五穀丝麻不成人主好田猎
毕弋不避时禁则岁多大风禾穀不实人主好破壞
名山壅决名川则岁多大水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
则日月薄食太白失行西伯曰诚哉乃与太公阴谋
行善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竒计故后世之
言兵及陰謀皆宗本太公昔栢翳子大庶孫曰孟
戏中衍鸟身人言太戊卜使之御吉遂妻之其后
世有功佐殷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其曾孙曰中湣
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善走蜚廉生恶来革有力善
毀谗手裂虎兕父子俱以材力事纣纣用费中为政
善谀好利殷人弗亲诸侯益䟽多叛归西伯西伯滋
大纣由是稍失权重为黎之搜东夷叛而克之虞芮
之君争田久而不平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
乃如周决平入其竟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
男女异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
为卿二国之君相谓曰此其君亦能让天下而不居
矣吾所争周人所耻吾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
祇取辱耳遂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闲田而退天下闻
之归者四十余国诸侯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自是西
伯更称元年

刘恕曰无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
武成曰我文考文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惟九年
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秦誓曰惟十有一年
武王伐殷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洪范曰武
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惟十有三祀王访
于箕子尚书大传曰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声
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听命听
则行禁则止动摇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
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质二年伐邠三年
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
崩史记亦以斷虞芮之讼为受命之君明年伐犬

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邠明年伐崇
侯虎明年西伯崩虽伐犬戎伐耆伐邠之年与书
传不次然同云西伯七年崩伏生司马迁不见古
文尚書鄭專信讖候皆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

孔安国治古学见武成篇故泰誓传曰周自虞芮
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
刘歆作三统历考上世帝王以为文王受命九年
而崩贾逵马融王肃韦昭皆同歆说皇甫谧帝王
世纪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更为受命
之元年始称王矣引周书文传解曰文王受命九
年时惟莫春在镐召太子发九年犹召太子明七
年未崩也五经纬候言受命者谓有黄龙玄龟白
鱼赤雀负图衔书以命人主易纬称文王受命改
正朔布王号于天下其书皆出西汉之末瓌诡譎
怪不本經典故學者惑焉惟鄭依而用之大戴

礼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礼记文王世子云文王
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计文王之崩武王
八十三岁踰年改元至九十三适满十年故知十
一十三非武王之年自文王受命而数之也后世
疑文王为诸侯而辄改元案史记秦惠王十四年
更为元年汲冢纪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
一年然则诸侯于其国各称元年已之所称中年
可改秦魏或有因于古也

西伯伐邠问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须氏疑于
可我先伐之管叔曰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义太
公曰先王伐逆不伐顺伐险不伐易西伯曰善遂侵
阮祖共而伐密须密须之人自缚其君而归西伯西

伯又伐犬夷子朔昆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东门文帝王世纪曰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
丙

而不与战王闭门修德胜黎迂作耆伏生司马祖伊恐奔告于纣纣曰

我生不有命在天是何能为祖伊反曰纣不可諫矣

刘恕曰世之贱者众而贵者鲜愚者多而贤者少
物情艰于自知不遇则生怨怼故知者强名曰命
以杜无妄之求中人安于摈弃俟时而不竞蓋圣

人以此笼羣愚而息争端也夫谓之命则有命之者安可生而默定哉桀纣据禹汤之资不善守而亾之民斯为下矣其能不曰命哉

西伯欲伐崇宣言曰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哀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余将征之乃伐崇令无杀人无壞室无填井无伐树木无动六畜不如令者無赦崇人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

因垒而降初西伯自岐徙鲜原阳不出百里鲜原在岐山之至是作丰邑徙都丰百余里丰水之西丰在岐山东南三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

公望之谋计居多散宜生曰殷可伐矣西伯弗许西伯之九年西伯寝疾五日谓太子曰见善而勿怠

时至而勿疑去非而勿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屈而强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太子

再拜受之西伯卒国四十一年韩婴曰在位五十一纣之三十年吕氏春秋曰文王立年年九十七是为文王西伯正妃太姒莘国之女号

曰文母旦夕勤劳以进妇道西伯治外文母治内有贤妃之助焉太姒生十子长曰伯邑考次发次管叔鲜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铎次郟叔武次霍

叔处次康叔封季曰聃季载考次武王次管叔鲜次皇甫谧曰文王生伯邑

振铎次康叔封次聃季载其名则同其次则异蔡叔度次郟叔武次霍叔处次周公旦次曹叔惟发

旦贤仁孝异于羣子左右辅西伯故西伯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又有滕叔绣及毛郤雍毕原丰郟八

国皆西伯子也太子发即位是为武王太公望为师周公旦辅翼用事召公毕公之徒为左右伯夷叔齐

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齐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叔齐亦不肯立俱逃去国人立其中子伯

夷叔齐闻西伯善养老往归焉及至西伯已卒西伯之十一年发除丧修父绪业上祭于毕东伐以观诸

侯载西伯木主于车中以行自称太子发言奉先君東伐不敢自專師行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不葬

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齐如周至岐阳则文吕氏春秋曰伯夷叔

富三等就官一列又使召公就微子启于共头之下王已歿武王即位使叔旦就胶鬲于次四内盟曰加

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其一以一归伯夷叔齐闻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祭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皆为

尽敬而不祈福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不以人相视而笑曰嘻异哉非吾所谓道也昔神农氏时祀

为之正与治上谋而行货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之壤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今周见殷之僻乱而遽

暴也今天下闇周德衰与其并乎周以漫吾身不若为信扬梦以说众杀伐以要利以此绍是以乱易

行至首阳之山而饿焉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

誓众渡河至孟津叛殷从周不期而會者八百诸侯

皆曰紂可伐矣发曰汝未知天命乃还师归紂淫乱昏虐滋甚微子數諫度紂終不從欲之及去未能

自決問於太師疵少師强對曰國治身不恨爲

終不得治不如去箕子諫不听人曰可以去矣箕子

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杀身以彰君之恶不忠也为人臣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佯狂为奴隱而

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紂囚之王子比干见

箕子为奴戚家语曰紂之诸父史记曰比干紂之亲曰为大臣者主暴不

諫非忠也畏而不以爭則百姓何辜非勇也見

過即諫不用即忠之至也諫三日不去紂怒曰吾

闻圣人心有七窍乃杀比干刳视其心剖比干妻以

视其胎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父有过子三諫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諫不听义可以去

矣太师少师抱持其祭乐器奔周周发问太公曰仁贤已亡殷可伐乎太公曰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夏条可结冬冰可折难得而易失也紂在位以

来夷羊在牧梓化为松大早有燕口俱句天雨肉雨土于亳河竭宫中鬼夜哭女子化为丈夫山崩山

鳴兩日見天火燒宮大水大龜生毛生角紂嘗六月猎于西土发民逐兽諫者曰长育之时不可逆天

道絕地德而行人贼君踐一日之苗而民失百日之食紂杀之后数月天大暴风飘牛马发屋折木飞

食紂杀之后数月天大暴风飘牛马发屋折木飞

数十里有雀生鹳占曰以小生大国家王而名昌纣介雀之德不修国政亢暴无极外寇乃至朝臣莫救周发见喝人蔭之于樾下左拥而右扇之天下懷其德内史尚击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周发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沈于酒德避遠箕子爰近姑息与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明年即武王元年己周西伯之十三年周武王伐灭纣三十在位年左氏曰载祀六百迁于周殷历曰起丙戌终甲三年溢法残义损善曰纣三统历曰殷六百二十九

曰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申四百五十八年汲紀年湯之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初编, 史部, 资治通鉴外纪, 卷第三

资治通鉴外纪卷第三

宋京兆万年刘恕編集

周纪一百八十一年起共和元年上章涪滩尽上起武王元年己至厉王四十年己未二七十七一年章敦牂凡

武王

元年即西伯之十三年己春武王将伐纣问于太公曰吾欲不战而知胜不卜而知吉为之有道乎对曰得众人之心以图不道则不战而知胜矣以贤伐不肖则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虽非吾民可得而使也王问周公曰天下以殷为天子以周为诸侯诸侯攻天子胜之有道乎周公曰攻礼者为贼攻义者为残失其民者为匹夫王攻失民者也何天子乎王曰善初武王使人候反报曰谗慝胜良王曰未也又往反报曰贤者出走矣王曰尚未也又往反报曰百姓不敢诽怨矣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曰刑胜故不敢诽怨其乱至矣武王将行卜战龟燋不兆蓍立而折筮又不吉风雨暴至折蓋太公因其形而制曲蓋羣公尽惧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乃焚龟弃蓍帅众先进武王从之徧告诸侯曰有重罪不可不伐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逆太岁鱼辛諫曰岁在北方不北征王不从至汜而泛王将度河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甚雨疾雷大风晦冥人马不相见王瞋

目而擣之曰余任天下谁敢害吾意者于是风济而波罢大會誓于孟津前歌后舞次于河朔至怀而怀至共头而山坠霍叔惧曰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蜚庶恶来知政恶有不可遂选马而进诸侯以兵會者车四千乘军至鮪水紂使胶鬲候周师见王问曰西伯将焉之王曰将之殷胶鬲曰何日至王曰甲子日胶鬲去而雨甚皆曰卒病请休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报其主矣不可不救其死也遂行王鞶系解五人御于前曰臣所以事君非为系鞶也王乃释旄钺而系之甲子至商郊紂发兵拒之于牧野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紂紂师虽众皆欲武王亟入无战心倒戈以开武王武王以戎车虎贲驰之商师大崩紂走反入宣室衣其珠玉衣赴火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揖诸侯从入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观周军之入见毕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商容曰非也视其为人严乎将有急色故君子临事而惧见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视其为人虎据而鹰趾当敌将众威怒自倍见利即前不顾其后故君子临众果于进退见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视其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贼是非天子周之相国也故圣人临众知之见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圣人为海内讨恶见恶不怒见善不喜颜色相副是以知之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入至紂所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紂头悬大白之旗亲射恶来之口紂之嬖妾二女皆自杀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鉞懸其頭小白之旗武王上殷堂见玉入室见女皆取而归之武王乃出复军皇皇若天下之未定问太公曰奈之士众何对曰爱其人者兼屋上之乌憎其人者尽其胥余咸刘厥敌使靡有余王曰不可问于召公对曰有罪者杀之无罪者生之王曰不可问于周公对曰使各安其居田其田无变旧新唯仁是亲王曰善哉其明日除道及商紂宫柴于上帝祈于社朝成汤之庙乃出设奠

于牧室以王瑞自太王兴故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祀先公以天子之礼不以卑临尊也改建子为正月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用夏焉尚赤其社用栗樹栢牲用騂以赤為徽號朝燕服冕而衣八寸为尺其乐大武王践祚三日师尚父道丹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藏之约行之恒可以为子孙常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倾其世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于席之四端及机鉴盥盘楹杖带履屨觶豆户牖剑弓矛皆为铭焉王命周公进之遗老而问之亡故又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对曰欲复盘庚之政王从之亲如周视人如己破鼓折枹弛弓絕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剑带笏以示无仇天下美其德万民说其义歌謠而乐之微子持其祭器造于军门面衞璧輿衬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被之焚其櫜礼而命之使复其位王得二虜问之曰若国有妖乎一虜曰昼见星天雨血雨灰雨石大如瓮六月雨雪此妖也一虜曰有大妖此不与也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君喜刑杀割人心以人餒虎以信为欺欺者为忠忠者为不忠阿谀者赏女子为政君子为下小人为上急令暴取万民愁苦田猎毕弋走狗试马不避风雨寒暑好治宫室修池台大宫百里者七十三所坐起以金鼓无长幼贵贱之序无礼义忠信无斗尺权衡此妖之大者也王贵其言避席再拜之武王欲筑宫于五行山周公曰不可固塞险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则天下纳贡职者回也使我有暴乱之行则天下之伐我难矣王分畿内为三国封紂子武庚禄父为诸侯续殷祀以初定未集恐武庚作乱命管叔尹墉蔡叔尹卫相禄父居邶治余民谓之三监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诗谱曰庶顽民彼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监使命召公释箕子之囚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商容贤者为百姓所爱

纣废之商容执羽钥凭于马徒欲伐纣而不能遂去
伏于太行山王以为三公商容曰吾尝欲伐纣而不能
愚也不争而隐无勇也愚而无勇不足以备三公
固辞不受命南宫括散鹿台之钱发巨桥之粟分财
弃责以振穷困显贤者之位归倾宫之女南宫伯達
史佚展九鼎寶玉閔夭封比干之墓民咸喜曰王
之于人仁贤也死者犹封其墓况生者乎亡者犹表
其间况存者乎王之于财也聚者犹散之肯复藉乎
王之于色也在者犹归其父母肯复征乎恶来父蜚
廉为纣作石椁于北方还无所报死霍太山王已
平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
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
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
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於首陽山
刘恕曰易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子曰
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又谁怨二者意殊志戾圣
人并称之为盖言汤武所以惧后世之为人君者举
夷齐所以戒后世之为人臣者道悖而同归于教
虽万世无焉

王罢兵西归四月至丰荐俘馘于太室封神农之后
于焦黄帝之后于蓟尧之后于祝舜之后自夏时或
失或续虞阼父为周陶正事王王赖其利器用与其
神明之后以元女大姬配其子胡公满封于太皞之
墟都宛丘之侧是曰陈与黄帝尧后备三恪以舜为
庶人时居妫水乃赐胡公姓妫夏禹之后殷时或絕
或封得其苗裔东楼公封之于杞封功臣谋士以师
尚父为首封封于营丘曰齐周公于少皞之墟曲阜
曰鲁召公奭于北燕毕公高于毕弟叔鲜于管叔度
于蔡叔振铎于曹叔武于邲叔处于霍康叔封聃季
载皆少未封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封兄弟之国十
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周之子孙不狂惑者皆为诸
侯于周庙将帅之士皆封诸侯国四百人皇甫謐曰
武王伐纣之年夏四月乙祀王亲虚
已问箕子殷所以亡曰吾杀纣是与非与箕子不忍
言殷恶而杀之是王亦丑之问以天道作洪范封箕

子于朝鲜而不臣也余各以次受封班赐宗彝分殷之器物于诸侯惟周公留周佐王毕公之后以国为氏久之絶封为庶人在中国或夷狄箕子至朝鲜教以礼义田蚕制八条之教相杀者以当时偿杀相伤者以穀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其妇人贞信无门户之闭而人不为盗初吴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断发文身羸以为饰仲雍卒子季简立卒子叔达立卒子周章立王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别封周章弟仲雍之庶孙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为西吴后世谓之虞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太公曰后世寢弱矣太公东就国道宿行迟闻逆旅人曰时难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国者太公夜衣而行犁明至国周初定未能集遠方营丘边莱夷莱侯来伐争营丘太公至国辟草莱而居焉修道术尊贤知赏有功东海上有居士狂裔华士昆弟二人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而食之掘而饮之无求于人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仕而事力太公執而殺之周公急而問曰二子賢者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议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饮之无求于是望不得赏罚劝禁也夫王者使臣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望谁为君乎是以诛也太公以齐地负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劝女工极技巧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民多归之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朝焉王谓周公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奥詹伊洛母遠天室营周居于洛邑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衅鼓旗甲兵藏之府库示天下不复用王通道于九夷八蛮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

矢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
无忘服也

二年王有疾弗豫疾孔曰伐紂明年也金滕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羣臣懼
太公召公穆卜周公乃被齐自为质告太王王季文
王欲代武王占之曰吉周公纳册于金滕之匱中明
日王有瘳箕子尝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
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俯泣则为其近妇人乃作
麦秀之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
我好兮狡僮谓紂也殷民闻之皆流涕武王迁都镐
而文王之庙在丰南二十里丰水之东皇甫谧曰镐在长安王崩七年在位年
九十三太子诵立是为成王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
王而宗武王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故报焉

成王

元年戊丙周公居冢宰以王年少恐天下畔乃践阼摄
政代王当国南面倍依以朝诸侯葬武王于毕成王
冠经然否论曰古文尚书说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礼传天子之年近则十二遠则十五
必冠譙周五

譙周与皇甫谧诸儒言武王成王年皆不同故云庚武王以庚辰岁崩周公以壬午岁出
居东癸未岁返

与大夫冠弁开金滕之书成王年十四丧冠也诸儒辰武王崩也许慎五经异义曰周公
居东岁大风王

秋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滕之书则已冠矣其年则之说前后附會不足为据书金滕云
周公居东二年

冠或言十四十六皆无所出不可知先儒云成王十五而周公命史雍曰辞達而

勿多也史雍颂曰近于民遠于佞近于义嗇于时惠
于财任贤使能朝于祖以见诸侯管叔蔡叔霍叔流
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奄君谓武庚禄父曰此
百世之时也请举事禄父从之周公告太公召公曰
大王王季文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我所
以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也管蔡果
挟武庚率奄淮夷叛周公奉王命兴师东伐使召公
命齐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
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

二年周公居东罪人斯得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与之

车七乘徒七十人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齿洛解曰周书作

囚蔡叔于郭邻管叔霍叔缢而卒遂定奄及淮夷东土以宁诸侯复

宗周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为三

象以嘉其德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陶唐

氏火正闾伯之墟商丘为宋以奉殷祀得用先王礼

乐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丧拜焉微子仁贤殷

民甚戴爱之

三年周公歸自東征崩後三年成王年十三也居東鄭曰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

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王年二十一也故金縢注云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十四也迎周

公反而居摄成

于文王受命为七年后六年伐纣后二年有疾瘳后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终终时

武王八十三矣

五年秋反而居摄四年作康诰五年作召诰七年作二年崩崩时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

王崩后三年出

诰时年二十一也即政时年二十二然则成王以文洛诰伐纣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诰时

成王年十八洛

九十七而终时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王终明年生也王肃金縢注云文王

十五而生武王

月其明年称元年周公摄政遭流言作大诰而东征纣明年有疾时年八十八矣九十三

而崩以冬十二

六年而成七年营洛邑作康诰召诰洛诰致政成王二年克殷杀管叔三年而归制礼作

乐出入四年至

王武王崩时成王已十三周公摄政七年而致政成然则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岁武王

八十一而生成

即政年二十一也王年二十也明年

四年周公以殷余民之一封康叔封于卫居河淇闲

故商虚周公惧康叔齿少申告之曰必求殷之贤人

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亾而务爱民告以

纣所以亾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纣之乱自

此始为梓材示君子可法则故作康诰酒诰梓材以

命之康叔之国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说曰成康诰

孔传云周公摄政七年三月也孔亦无明据盖以洛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

惟三月哉生魄

康诰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故以为七年诰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

受命惟七年而

周公居东罪人斯得踰五年乃封康叔于事大缓武尚书微子之命后即归禾嘉禾序乃至洛诰自二年

書大叙周公居攝曰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王時即營周居洛邑此云作新大邑不必七年也尚

致政成王此言虽不可全信然与克殷踐相连故四年建侯于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

之从其后亦封季弟季载于聃初武王后齐太公之女

曰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字曰子干未几唐有乱周公诛灭之成王削桐叶为珪与弟大叔虞戏曰以此封若史佚请择日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遂封大叔虞于河汾之东方百里尧之故虚曰唐侯又有邗应韩三国皆武王子也周公遣使者出举遠方之民有饥寒不得衣食者狱讼失职者贤才不举者以告周公周公于其君之朝也揖而问之其君归召其国大夫告以周公之言百姓闻之皆喜曰何居之深遠而见我之明也岂可欺哉

六年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作乐曰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译而来朝周公曰德泽不加君子不飡其质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译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耆曰天之无烈风淫雨海不波三年矣意者

中国有圣人乎盍往朝之周公归之于王称先王神致荐于宗庙使者迷其归路周公锡以駟车五乘皆为司南之制越裳使者载之由扶南林邑海际朞年而至其国故指南车常为先导示服遠人而正四方七年初武王作邑于镐京谓之宗周是为西都至是成王欲如武王之志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刘恕曰左传曰殷载祀六百商周相接旧史所记蓋得其详殷年过于夏不得不谓周踰于殷也七

百年间约计前代三十世矣而后世谓左传在周未亾之前逆知享国之年时之兴废专归于术舍弃德政不亦野哉汲冢纪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东周适合七百之数而三统历西周三百五十二年并东周八百余年既演百年乃曰周过其历是前后错谬不可得强通者也

二月使召公先相宅三月周公至洛师复卜申视营筑谓之王城是为东都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邾山以为天下之凑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为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郡有鄙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均周公又营成周成王居洛邑迁殷顽民于成周复还归西都成王长能聽政十二月周公反政初周公避流言之难居东思公刘太王居豳之职忧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后成王迎之摄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纯似公刘太王之所为太师述其志主意于豳公之事故别其诗为豳国变风焉

元年巳癸正月朔成王临朝周公北面就臣位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无專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奉持于前洞洞焉若将失之可谓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宸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海内可谓能武矣成王既壮周公致政北面而臣事之请而后为复而后行无擅恣之志无矜伐之色可谓能臣矣一人之身而三变者应时也周公留相成王使其子伯禽就封于魯周公問伯禽于其對曰其為人寬而好自用以慎周公曰呜呼以人恶为美德乎彼其寬也出无辨矣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走如马不与马争走知如士不与士争知彼争者钧之气也其好自用所以窳小也不察不闻即物少至少至则浅浅者贱人之道也彼其慎所以浅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于天下不贱矣然吾执贄而见者十人还贄而相见者三十人貌执之士百有余

人欲言而请毕事者千有余人仅得三士焉人皆以我为越踰好士故士至汝无教之以鲁国骄人仰禄之士犹可骄也正身之士不可骄也周公谓伯禽曰吾闻德行寛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狗知守之以愚者善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益六者谦德利而勿利也成王告伯禽曰尔知为人上之道乎凡处尊位必以敬下谏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有文无武无以威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清白上通巧佞下塞伯禽再拜受命而辞伯禽至曲阜淮夷徐戎并兴东郊不开伯禽帅师伐之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鲁亦平徐夷王大搜于岐山之阳初太子封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及伯禽封鲁三年而报政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周公叹曰呜呼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虞夏商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周制以商通货以贾易物太公立九府圜法太府玉周官有掌财币之官故曰九府圜谓均而通也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皆黄金方寸

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太师太公望卒年百有余歳葬镐京陪文武之墓子丁公伋立周公为太师召公为太保毕公为太傅召公以周公尝摄王政不宜留在王朝复列臣职其意不说周公陈己意作君奭以告之家云成王史记燕世篇是周公归政言留辅成王之意司马迁妄说耳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奭今案此

伯禽尝与康叔朝于成王见周公三见而三笞康叔有骇色与伯禽问于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阳有木曰乔二子盍往观乎见乔踈焉实而仰商子曰乔者父道也南山之阴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观乎见梓勃焉实而俯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见周公入门

而趋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劳而食之曰安见对曰见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卫康叔聃季载皆有驯行周公言于王举康叔为司寇赐宝祭器以章有德季载为周司空治皆有令名于天下余五叔无官初降霍叔后三年复其旧封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改行率德驯善周公举胡为已卿士言于王复封胡于蔡徙居新蔡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周公曰不如吾者不与处累我也与我齐者不与处无益我也惟贤于己者可与处也周公归政三年之后老于丰事文王之庙将没曰葬我成周示天下臣于王也公卒劭应九十九曰周公年谥文公成王于毕从文王之墓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命鲁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礼乐赐之重祭外则郊社内则大尝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虞夏殷周四代之乐器服官鲁兼用之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凡蔣邢茅胙祭六國皆周公之也初鬻熊生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封熊绎以子男之田于楚蛮姓芊居丹阳成王问于尹佚曰何德而民亲其上对曰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曰惧哉对曰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畜不善则讎也夏殷之臣讎桀纣而臣汤武若何其不惧也成王之时咸阳雨金

末年四月甲子王疾大渐惧太子钊之不任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帅百官相太子而立之五国姬姓毛公文王庶子王肃曰彤伯姒姓之国其余乙丑王崩通周公摄政在位三十年

成王二十八年崩三十七年鄭曰二公以太子見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是为康王

康王癸亥元年十二年六月庚午王命毕公保厘成周初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请召民召公曰不劳一身而劳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乡邑聽斷于阡陌陇之间庐于棠树下以桑蚕耕种时弛

狱出拘民得反业自侯伯至庶人无失职者及召公卒谥康公民思其政怀棠树不敢伐作甘棠之诗歌咏之之兄年百八十岁王充曰召公周公鲁侯伯禽晋侯燮齐侯伋卫康伯牟楚子熊绎并事康王唐国之南有晋水故燮改为晋侯鲁侯伯禽之四十六年六年康王十卒子考公酋立四年十年康王二卒弟公熙立筑茅阙门徙鲁康王朝诸侯于酆宫成康之际天下安寧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王崩年年五十七在位二十六子昭王瑕立周昭王以下案三统历自侯年为纪亡年数据鲁昭王己丑元年王道微缺德衰有光五色贯紫微井水溢王南巡狩反济汉滨之人以胶胶舡王至中流胶液舡解王及祭公溺焉蛮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吕氏春秋曰昭王亲将征荆北济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实为长公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陨千汉辛余靡振王其崩不赴告讳之也曰在位二年年三十五在位五十一年皇甫谧子穆王满立穆王庚辰元年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即位过四十矣孔安国曰穆王鲁公六十年三年穆王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七年穆王十弟蒍弑公自立是为微公王宠盛姬为之筑重璧之台盛姬盛伯子也徐夷作乱帅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嬴姓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通沟陈蔡之间欲舟行上国得朱弓朱矢以为天瑞自号偃王徐偃王尸子曰无骨有筋而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昔蜚廉子恶来弟曰季胜生孟增幸于成王是为宅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以善御习马幸于穆王得骥之乘匹桃林温骊骅骝耳之驷王使造父御西巡狩乐而忘归闻徐子偃号穆王日驰千里马长驱归周以救乱使造父告楚令伐徐王孙厉谓楚子曰徐君好行仁义君若不伐楚必事徐楚子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对曰大之伐小强之伐弱犹石之投卵虎之啖豚也恶有其理楚子大举兵伐徐徐子爱民无权不忍鬪故败乃北走彭城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徐子将死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备故至于此穆王令楚文王灭徐偃王案穆王西周之王楚文刘向云王孙厉劝楚文王伐徐偃王

残之范晔云

由刘向误云楚文王晔从而记之故差谬耳王乃在东周庄王八年即位相去仅三百年
蓋穆王

乃以赵城封造父其族由此为赵氏王将征犬戎祭
公谋父諫曰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自
大毕伯士之终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
不享征之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王不聽遂
征之获其五王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自
是荒服者不至王享国百年耄荒诸侯有不睦者甫
侯言于王修刑辟命曰甫刑王起六师至于九江伐
楚三十七年汲冢纪年曰會诸侯于涂山王崩十五年在位五子共王
繫扈立

共王乙亥元年游于涇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
必致之于王夫女三为粢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汝
而何德以堪之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
灭密王能庇昭穆之阙崩谥曰共曰在位二十五年在位十年皇甫湜
十四年八子懿王躋立

懿王乙酉元年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公今齊風有刺哀公鄭曰懿王烹齊哀
詩王尝居犬丘离宮懿王暂居非徙都也皇甫湜曰犬丘与镐相近有鲁微公
五十年二年懿王卒子厉公擢立王崩皇甫湜曰在位二十在位二十五年皇
五十年年共王弟孝王辟方立

孝王庚戌元年是時年七大雹牛馬江漢俱凍昔惡來革
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
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非子居犬
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孝王召使主马汧渭之闲马
蕃息王欲以为大駱适嗣申侯谓王曰昔我先邠山
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湣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
和睦今我复妻大駱生适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
所以为王王其图之王曰昔栢翳为舜主畜畜多息
故有土賜姓今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
邑之秦别居槐里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遂不废
大駱适子成以和西戎鲁厉公三十七年四年孝王十卒
弟献公具立王崩年六十五在位十五年懿王子夷王燹立
夷王乙丑元年觀礼王始下堂而见诸侯荒服不朝命虢

公帅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初楚子熊绎生熊艾熊艾生熊黜熊黜生熊胜熊胜以弟熊杨为后弟熊延熊挚自弃於夔子孫有功王命为夔孔晁曰熊绎孫熊挚有疾楚人廢之立其

元年鲁献公之三十二年也六年厉王十顷公厚赂周周

命卫为侯王夷王命卫为侯非也卫世家云顷侯厚赂周夷顷公之时仁人

不遇小人在侧卫之变风始作曹叔振铎卒子太

伯脾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宮伯侯立卒子孝伯云

立卒子夷伯喜立燕自召公奭九世至惠侯曹夷

伯及燕惠侯元年鲁献公之三十四年也八年厉王十

蔡仲卒子荒伯荒立卒子宮侯立卒子厉侯立卒子

武侯立武侯元年鲁献公之三十五年也九年厉王十

齐丁公吕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

哀公不辰立荒淫怠慢好田猎政衰齐之变风始作

紀侯譖哀公於周周烹之烹齊哀公公羊傳及史記鄭詩譜序曰懿王受譖

王之时诗人作刺谥法保民耆艾曰胡故知胡公寿齐世家皆云周烹哀公而不言何王

郑据本纪称懿

王时也郑亦无明文蓋约其事而言耳徐广见史记考自懿王历孝夷厉始被杀齐变风

始于哀公则懿

传會而言夷王烹哀公云夷王时献公杀胡公故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徙

都薄姑纪姜姓侯爵或云子爵哀公同母弟山怨胡

公与其党帅营丘人袭胡公驸马縵以胡公入贝水

而杀之山自立是为献公公自立是为献公九年卒齐世家周夷王时山杀胡

四年王益严三年王出奔彘是时周虽未见年厉王子武公立武公九年厉王出奔彘案

本纪厉王三十

安得以夷王时即位哉在位必踰十八年献公献公元年复都临菑鲁献公

之三十九年也十三年厉王二宋微子启卒子微仲衍立

子死立其弟衍殷礼也而宋世家误以衍为微子之礼记檀弓曰微子舍其孙臚而立衍

郑云曰微子适

弟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愍公共立卒

弟公熙立愍公子鮒祀曰我当立弑公而自立

是为厉公卒子厘公举立晋侯燹卒子武侯寧族

立卒子成侯服人立自唐徙都曲沃卒子厉侯福立

卒子靖侯宜臼立宋厘公及晋靖侯元年鲁献公之

四十年也十四年厉王二秦嬴非子卒子秦侯立秦侯元年鲁献公之四十一年也十五年厉王二陈胡公满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皋羊立卒申公子孝公突立卒子慎公圉戎立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元年鲁献公之四十四年也十八年厉王二幽公淫荒昏乱游荡无度国人伤而刺之陈之变风作矣鲁献公五十年卒王厉四年三十子慎公执立公湏立皇甫谥曰献公立三十六鲁世家曰献公三十二年卒子真

年楚熊渠卒子熊摯红立卒弟熊延弑而代立卒子熊勇立熊勇元年鲁慎公之元年也十五年厉王三自是卫曹燕蔡齐宋晋秦陈楚之年始可纪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王好利说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匹夫專利犹谓之盜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诗之变雅始作王行侈傲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召公曰是障之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过恐为社稷忧王不聽于是国莫敢出言王心戾虐万民弗忍三年乃相与畔袭王王出奔彘近荣夷公三十四年王益严史记本纪厉王三十年好利好利非一年之事三十年王杀谤者三十四年始道国人莫敢言三年王奔彘案史记厉王以前皆无年

国语无年今从之路以目事不相接王子静匿召公之宫国人围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乃以其子代王子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厉王在位四十年韦昭曰彘之乱史记不同案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厉王四十年己未汲冢纪年及鲁连子曰共国之伯名和行天子政与午七十一年共三百五十二年为西周汲冢纪年曰二百八十一年自共和元年庚申至幽王十一年庚在位之年献公三十二年卒三统历云五十年故共自武王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史记鲁世家无伯禽

和元年合当真公二十五年而十二诸侯年表共和元年当慎公之七年史记献公既少十八年则共

二年或伯禽无年故移易不定三统历武公在位二元年当真公十五年或云献公四十二年误作三十

后史记与三统历鲁公之年始同年而鲁世家云九年年表云十年然西戎因王室之乱灭秦犬丘大骆之族

共和

元年晋靖侯薨子厘侯司徒立厘侯甚嗇爱物俭不中礼国人闵之唐之变风始作

四年蔡武侯薨子夷侯立楚熊勇薨弟熊严立

七年曹夷伯薨弟幽伯强立

十年陈幽公薨子厘公孝立

十一年宋厘公薨子惠公覲立

十四年厉王崩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共立之是为宣王大旱楚熊严有子四人曰伯霜仲

雪叔熊季紉熊严薨伯霜立是为熊霜

宣王

元年召公周公辅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王命召公伐平淮夷申伯仲山甫顺天下存失理喻德教举遗士海内翕然向风诸侯复宗周尹吉甫作诗美之王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民之大事在农故稷

为大官今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困

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王不聽燕惠侯薨子厘

侯庄立王以秦仲为大夫讨西戎始有车马礼乐

侍御之好国人美之秦人变风始作天下大旱

二年曹幽伯弟苏弑幽伯而代立是为戴伯

三年齐武公薨子厉公无忌立

五年晋厘侯薨子献侯籍立

六年西戎杀秦仲王召其子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王予其长子庄公父秦仲及其先大骆犬

丘地即大骆旧居为西垂大夫戎由是少却楚熊

霜薨三弟争立仲雪叔熊逃難於濮季紉立是为

熊紉濮南夷也自二年不雨至于是岁

十年鲁慎公薨弟武公敖立

十二年春鲁武公与子括戏朝王王爱戏欲立为鲁太子樊仲山父諫曰废长立少不顺不顺必犯王命必诛今天子立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鲁从之而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若不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是事也诛亦失不诛亦失天子其图之王卒立之夏武公归而薨戏立是为懿公齐厉公暴虐齐人欲立故胡公子乃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立厉公子赤是为文公诛杀厉公者七十人十五年卫厘侯薨太子余立初余弟和有宠于厘侯多予之赂和以赂士袭攻余于墓上余入厘侯羨自杀谥曰共伯和立是为武公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

十六年晋献侯薨子穆侯弗生立自曲沃徙都绛

十八年蔡夷侯薨子厘侯所事立

二十一年鲁懿公兄括之子伯御与国人攻杀懿公而自立

二十二年封季弟友于郑伯爵都咸林王尝晏起姜后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王乐色而忘德失礼而晏起乱之兴自婢子始敢请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于政事早朝晏罢卒成中兴之名

二十三年晋穆侯伐条

二十四年齐文公薨子成公说立

二十六年晋穆侯伐千亩有功初穆侯夫人齐女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仇千亩之战生少子成师晋人师服曰仇者雠也成师大号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适庶名反逆晋其能母乱乎

二十七年宋惠公薨子哀公立

二十八年楚熊紂薨子熊罾立宋哀公薨子戴公立宋政久衰商之礼乐散亡戴公时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归以祀其先王

三十年周有马化为人有兔舞于镐京

三十二年王伐鲁杀其君伯御立懿公弟称是为孝公诸侯从是而不睦王欲得国子之能训导诸侯者

樊穆仲曰鲁侯肃恭明神敬事耆老赋事行刑必问遗训而咨于故实王曰然则能训治其民矣乃命孝公于夷宫陈厘公薨子武公灵立曹戴伯薨子惠伯兕立

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齐成公薨子庄公购立周有马化为狐

三十四年王征豮豸

三十七年燕厘侯薨子顷侯立楚熊罾薨子熊仪立是为若敖

三十八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

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王御父曰公仲脱宣王奄父赵造父六世孙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谏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且无故而料民天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王卒料之

四十年晋败北戎于汾隰戎灭姜侯之邑

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

四十三年晋穆侯薨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四十六年初王将杀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争之于王九复之而王不许王曰汝别君而异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帅友以违君王怒曰易而言则生不易则死儒曰士不枉义以从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过以死杜伯之无罪王杀杜伯左儒死之

王崩子幽王宫涅立

幽王

元年陈武公薨子夷公说立晋穆侯太子仇攻杀殇叔而自立是为文侯未几王无道赵奄父之子叔带去周如晋事文侯始建赵氏于晋国

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亾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国亾不过十年数之纪也是岁三川竭岐山崩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止之

莫吉卜请其粝而藏之吉乃布币而策告之龙亾粝在棣而藏之传郊之及殷周莫之发也厉王之未发而观之粝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不帙而噪之化為黿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当宣王时而生不夫而育惧而弃之时童谣曰屢弧箕服实亾周国有夫妇鬻是器者王使执而戮之逃于道而见乡者后宫童妾所弃妖子夫妇哀其夜号而取之逸逃于襃人襃姁有狱而入于王王遂置之弃女子出于襃是为襃姁

三年王之后宫见襃姁而嬖爱之襃姁年十四与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周大夫尹氏及祭公导王为非

四年陈夷公薨弟平公燮立秦庄公三子其长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不敢入邑遂让其弟为太子自将击戎庄公薨太子襄公立

六年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之王既淫乱四夷交侵戎围犬丘秦世父击之为戎所虏岁余复归之

八年王以郑伯友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而便爱之

九年王竟以虢石父襃姁之譖废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襃姁为后其子伯服为太子宜臼出奔申太史伯阳曰旤成矣无可奈何襃姁不好笑王说之万方故不笑有寇至则举烽火大鼓为燧襃姁乃大笑诸侯悉至至而无寇王为是数举燧火诸侯不信亦不至襃姁好闻裂缯声王发缯裂之以适其意虢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以为卿用事專任国人皆怨政治多邪诸侯或畔王室始骚王尝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郑伯友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济洛河颍之闲乎其子男之国虢郟为大虢叔恃势郟仲恃险君若以周难之故寄孥与贿不敢不许周乱而是骄而贪必将背君君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若克二邑郟补丹依历华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公

曰周其乎对曰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
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凡周存亾
不过三稔矣时至而求恐无及也郑伯说乃东寄孥
与贿虢郟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虢王季子虢仲之后
国在荜阳南邻于郟是为东虢郟妘姓高辛火正祝
融黎之后处其之故墟溱洧之闲周衰郟君不务
政事而好絮衣服逍遥游燕国小而迫不能自强于
政治大夫去之郟之变风始作

十一年王欲杀故太子宜臼求之于申申侯弗予王
伐之申侯于郟人召西夷犬戎攻王王举烽火征兵
兵莫至遂杀王骊山下戏水虜褒姒并杀郑桓公尽
取周赂而去诸侯即申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
王以奉周祀秦襄公卫武公将兵救周平戎战甚力
有功郑人立桓公子掘突是为武公幽王之末日晕
再重内赤外青有一黑画上下通在日中牛化为虎
羊化为狼

刘恕曰汲冢纪年曰幽王死申侯鲁侯许文公立
平王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二王并立余为晋文
侯所杀是为携王案左传携王奸命杜预曰携王
谓伯服也古文作伯盘皆与旧史不同

初编, 史部, 资治通鉴外纪, 卷第四

资治通鉴外纪卷第四

宋京兆万年刘

周纪二荒落凡一百一十九年起重光協洽尽屠维大
平王

元年王以西都偃戎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夹辅王
徙居东都王城王劳晋郑赐之盟质曰世相起也命
晋文侯为侯伯赐桓鬯圭瓚封秦襄公为诸侯赐岐
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秦公逐戎即有其
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
礼自以为居西垂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
用騊驹黄牛羝羊各一初郑桓公将袭郟先问郟
之豪杰良臣辩智果敢之士尽书其官爵名姓择郟
之良田赂之设坛场郭门之外而埋之衅之以鸡豶

若盟状郟君以为内难尽杀其良臣至是武公取史伯所云虢郟十邑之地前华后河右洛左济主莽驩而食溱洧为郑国焉武公代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国人宜之郑之变风始作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秦晋渐大政由方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时诗不能复雅谓之王国变风

二年邢侯大破北戎鲁孝公薨子惠公弗湟立

四年燕顷侯薨子哀侯立

五年宋戴公薨子武公司空立秦襄公伐戎至岐薨子文公立

六年燕哀侯薨子郑侯立秦文公居西垂宫

七年楚若敖薨子熊坎立是为霄敖

九年楚厘侯薨子共侯兴立秦文公东猎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因非子旧虚而营邑之

十一年蔡共侯薨子戴侯立曹惠伯薨子石甫立

其弟武杀石甫而代立是为繆公

十三年初卫武公年九十有五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輿有旅賁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褻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朦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卫人颂其德为赋淇澳武公薨子庄公杨立楚霄敖薨子熊眇立是为蚡冒

十四年曹繆公薨子桓公终生立

十五年秦文公作鄜時用三牢郊祭白帝而雍旁故有吴阳武時雍东有好時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诸神祠皆聚蓋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搢绅者不道

十六年陈平公薨子文公圉立

十八年秦初有史以纪事

二十年初杞东楼公生西楼公西楼公生题公题公

生谋娶公当厉王时是岁薨子武公立杞之年始可纪

二十一年蔡戴侯薨子宣公考父立秦文公伐戎戎败走公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

二十三年初宋武公之世鄆瞞伐宋司徒皇父帅师御之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縁斯鄆瞞长狄国名防风氏之后武公薨子宣公力立

二十四年秦文公获若石于陈仓北阪城以一牢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若雄雉其声殷殷云野鸡夜鸣命曰陈宝

二十五年秦初有三族皐晋文侯薨子昭侯伯立自絳徙都翼

二十六年晋始乱封文侯季弟成师于曲沃是为桓叔曲沃大于翼桓叔时年五十八好德靖侯庶孙栾宾傅之晋国之众皆附君子曰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陈文公薨长子桓公鲍立

二十七年初郑武公尝欲伐胡以女娶胡君因问羣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闞其思曰胡可伐武公怒曰胡兄弟之国奈何伐之戮闞其思胡君以为亲已不设备郑人袭胡取之武公薨子庄公寤生立

二十八年郑庄公封弟段于京谓之京城太叔

三十年楚蚡冒薨子熊通杀太子而代立是为武王或云熊通蚡冒弟也

三十二年晋大臣潘父弑昭侯纳曲沃桓叔桓叔欲入翼晋人发兵攻之桓叔败归晋人诛潘父立昭侯子平是为孝侯

三十六年卫庄公薨子桓公完立

三十八年卫桓公庶弟州吁骄奢公绌之州吁出奔

四十年齐庄公薨子厘公禄父立晋曲沃桓叔卒子庄公鱄立

四十一年晋不雨雪

四十二年燕郑侯薨子繆侯立宋宣公病谓其弟

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我其立和和三让而受之公薨和立是为穆公狄攻翼至于晋郊

四十七年晋曲沃庄伯攻翼弑孝侯晋人攻庄伯庄伯复入曲沃晋人立孝侯子郤为晋侯自是曲沃强于晋

四十八年晋无云而雷初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王使史角往鲁公止之其后在鲁惠公败宋师于黄惠公长庶子息姑娶于宋宋女至而好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公薨鲁人立息姑是以隐公

刘恕曰春秋隐公不书即位左氏曰摄也公羊曰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凡隐之立为桓立也谷梁曰君之不取为公将以让桓也夫非己有而总其事谓之摄己有之而推与人谓之让摄则非让让则非摄也惠公爱少子立为太子公薨国人不与而立隐公隐承袭有国尝曰先君有太子矣吾将让焉虽有是语非诚而伪眷恋君位莫能践言桓公僭望十年隐不推避羽父伺其间隙遂成篡夺虚词兆祸隐实为之桓公立而曰隐摄也久不归政而吾取之后世惑焉春秋诛意故不书即位谓之公而无异辞明其当立也左氏取桓之说则曰隐摄公羊谷梁信隐诈妄乃曰让国俱失之也

四十九年夏四月郑太叔段叛庄公伐之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卫州吁求与之友卫伐郑取廩延冬十月郑以王师虢师伐卫虢文王弟虢叔之后是为西虢

五十年夏莒入向莒嬴姓少皞之后武王封兹舆期于莒初都计后徙莒向姜姓鲁司空无骇入极极附庸国或云戎邑冬郑伐卫是时周既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獠封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

蛮氏之戎

五十一年春三月壬戌王崩太子泄父蚤死立其子林是为桓王秋宋穆公疾立兄宣公子与夷曰吾不可以负宣公八月庚辰公薨与夷立是为殇公桓王

元年春卫州吁收聚亡人袭杀桓公自立为卫君夏宋陈蔡卫伐郑秋鲁會诸侯复伐郑败之九月卫人杀州吁冬十二月立桓公弟晋是为宣公邾侵卫二年春曲沃庄伯以郑邢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晋侯奔随夏四月郑侵卫卫以燕师伐郑六月郑败燕于北制南燕媾姓伯爵黄帝之后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晋侯子光是为哀侯卫入邾九月邾郑以王师伐宋邾曹姓武王封陆终第五子安苗裔挟为附庸居邾自挟至邾子克仪父十二世始见于春秋冬十二月宋伐郑是歲秦文公太子卒赐谥靖公立其长子为太子

三年春晋人逆晋侯郟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夏五月庚申郑侵陈秋宋取郑长葛

四年春滕侯薨秋七月鲁伐邾是歲秦文公薨太子宁公立年十岁晋曲沃庄伯卒子称立

五年蔡宣公薨子桓侯封人立

六年春三月癸酉鲁大雨霖庚辰大雨雪夏郑伐宋冬北戎侵郑十一月甲寅郑败戎是岁秦宁公徙居郟之平阳伐荡社

七年夏五月齐鲁郑伐宋六月壬戌鲁败宋于菅郑伯入郟及防皆归于鲁秋七月宋卫入郑蔡人从之伐戴八月壬戌郑围戴戴国也九月戊寅郑入宋冬齐郑入邾是岁秦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或云西夷国也

八年秋七月齐郑鲁伐许壬午入许许庄公奔卫郑庄公奉许庄公之弟许叔居许东偏许姜姓与齐同祖武王封文叔于许以奉太岳之祀文叔之后曰德男曰伯封曰孝男曰靖男曰康男曰武公曰文公兴父曰庄公蒞庄公之后桓公郑疑即许叔也息伐

郑败还息姬姓冬十月郑以虢师伐宋壬戌败宋鲁公子翬谄谓隐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靖为君杀允君以我为相隐公不许翬惧允闻而诛之反谮公于允曰公欲去子子其图之请为子杀公允许诺十一月公祭钟巫馆于寯氏壬辰翬使人杀公于寯氏而立允是为桓公

九年秋鲁大水是岁燕繆侯薨子宣侯立

十年春宋华父督弑殇公召穆公子冯于郑而立之是为庄公秋九月鲁入

十一年春晋曲沃伯称伐翼韩万御戎获晋哀侯及栾共叔晋人立哀侯子是为小子侯曲沃伯止栾共叔曰苟无死吾以子见天子令子为上卿制晋国之政辞曰民非父不生非君食不长非师教不知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则致死焉从君而贰君焉用之遂斗而死初武王子封于韩宣王时为侯伯平王时为晋所灭韩万曲沃桓叔之子食邑于韩以韩为氏万孙曰简是为定伯简生武子子舆或云万生求伯求伯生子舆栾共叔栾宾子也冬芮伯万之母芮姜逐芮伯出居于魏芮魏皆姬姓魏者舜禹所都之地南枕河曲北涉汾水与秦晋邻国日见侵削平桓之世魏之变风始作后为晋献公所灭

十二年秋秦侵芮败还冬王师春师围魏取芮伯而东之是岁曲沃伯称弑晋哀侯

十三年春正月陈桓公薨弟佗杀太子免而自立秋王以诸侯代郑王卒大败郑射王中肩鲁大雩是岁戎逆芮伯于邲

刘恕曰西周昭王始衰穆王盘游无度共懿孝夷陵迟至厉王而大壤宣王修振纲纪天下翕然宗周幽王无道平王东迁晋郑夹辅诸侯宾从自桓王伐郑师败王伤天子威令下同列国吴楚越南裔小国迭为盟主而东周之王无中主之才歷二十世至赧王卒不振而亡灭诗云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言天下之乱月益甚也

十四年春楚武王侵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请周尊楚周不从随姬姓夏北戎伐齐郑救齐六月败戎是岁蔡人杀陈侯佗桓公子跃蔡出也蔡人立跃是为厉公

十五年冬曲沃伯称诱杀晋小子侯

十六年夏楚伐随败之随侯逸秋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师也成王举我先公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楚始开濮地而有之冬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晋哀侯弟缙为晋侯是岁杞武公薨子靖公立秦宁公立伐荡氏取之公薨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公少子为君年五岁是为出子出子母鲁姬与太子异母

十七年夏楚及巴伐邓败之巴姬姓邓曼姓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梁嬴姓荀贾皆姬姓十八年春曹桓公薨太子庄公射姑立虢大夫詹父以王师伐虢夏虢公出奔虞秋春纳芮伯万于芮虞公弟虞叔伐虞虞公出奔共池冬齐卫郑伐鲁

十九年春郟人将与随绞州蓼伐楚楚败郟于蒲骚郟绞州蓼皆近楚小国州姜姓蓼皋陶之后偃姓初郑庄公娶邓曼生太子忽又娶宋雍氏女曰雍姑生突夏庄公薨昭公忽立宋庄公诱执郑卿祭仲使立突祭仲许之以突归秋九月丁亥昭公奔卫己亥立突是为厉公初卫宣公为太子伋取于齐女而美公夺之生寿及朔朔与其母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至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贼又杀之宣公乃立朔为太子

二十年冬鲁郑伐宋楚伐绞败之是岁陈厉公薨子完不得立立公弟林是为庄公卫宣公薨太子惠公朔立

二十一年春楚伐罗为罗所败罗熊姓郑以纪鲁及齐宋卫燕战

二十二年秋八月壬申鲁御廩灾冬宋以诸侯伐郑败之取牛首齐僖公子诸儿纠小白小白母卫女也公使鲍叔牙傅之鲍叔曰君知臣之不肖臣知弃矣召忽曰吾观小白必不为后颍上人管仲夷吾曰不然国人恶紂之母以及紂而怜小白之无母诸儿长而贱事未可知也是岁僖公薨襄公诸儿立燕宣侯薨桓侯立徙都临易秦庶长三父等令人贼杀出子复立寧公故太子是为武公

二十三年春郑厉公患祭仲專欲杀之不克夏厉公出奔蔡祭仲迎昭公六月乙亥入郑许叔入于许秋郑厉公因栎人杀檀伯而居栎冬诸侯伐郑昭公出猎射杀昭公于野祭仲与渠弥不敢入厉公更立昭公弟公子亶为君无谥号谓之子豐是岁秦讨庶长三父等弑出子罪夷其族

三年春鲁桓公及夫人文姜如齐齐襄公通其妹文姜桓公谪之以告夏四月丙子齐飡公公醉齐使公子彭生抱桓公因折其肋桓公死于车鲁人立太子同是为庄公齐竖曼曰彭生无尽言而諛行力成吾君之祸以构二国之怨其得免乎未几鲁人告于齐请得彭生以除丑齐人杀彭生齐襄公为公子时尝与郑子亶會鬪相仇秋襄公师于首止會诸侯祭仲请子亶无行子亶曰齐强而突居栎不往即帅诸侯伐我纳突往何遽必辱我不如往高渠弥相祭仲称疾不行子亶至不谢齐襄公襄公怒伏甲杀子亶轅高渠弥祭仲逆子亶弟公子婴于陈而立之是为郑子仪周公黑肩欲弑庄王而立王弟克辛伯告王王杀周公克奔燕

四年陈庄公薨少弟宣公杵臼立

五年宋庄公薨子闵公捷立

六年春齐鲁伐卫夏五月桓王秋纪季以鄆

入齐纪于是乎始判是岁燕桓侯薨子庄公立

七年春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武王怒随背已

三月伐随武王薨兵罢子文王熊贲立始都郢纪
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
八年冬诸侯伐卫纳惠公
九年夏卫惠公入卫诛左右公子卫君黔牟奔周
冬楚文王伐申还伐邓申姜姓伯爵是岁秦武公
伐邽冀戎初县之
十年夏恒星不见星陨如雨秋鲁无麦苗是岁
秦初县社郑灭小虢
十一年夏鲁及齐围郕郕降于齐齐襄公诛杀不
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政令无常羣弟恐祸及鲍叔
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冬十二月齐大夫连称管至父
弑襄公立公季父夷仲年之子公孙无知管夷吾
召忽奉公子糾奔鲁
十二年春齐大夫雍廩杀无知告齐人曰无知弑君
自立臣谨行诛唯大夫更立公子之当立者公子小
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国人阴召小白于莒小白
曰管仲知召忽强武我不得入也鲍叔曰事若不济
老臣死之公子犹免也夏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
子糾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佯
死以误管仲已而载温车中驰行管仲使人报鲁鲁
送糾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小白先入高傒立之是为
桓公发兵拒鲁秋与鲁战于干时鲁兵败走桓公使
鲍叔为宰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幸得从君君竟以立
使不冻馁君之赐也君将治齐高傒叔牙足矣君若
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其所居之国国必重寬惠柔
良忠信结于百姓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决狱折中执
枹鼓于军门士卒贾勇五者臣皆不如夫管子民之
父母也将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夷吾射寡人
中钩而瀆于死鲍叔曰君若宥而反之犹是也鲁致
政于夷吾则能弱齐矣不受必将杀之公曰夷吾受
鲁之政乎鲍叔曰夷吾欲定齐国之社稷必不受也
君亟迎之公曰施伯鲁之谋臣也知吾将用之必不
予我鲍子曰君遗鲁书曰子糾兄弟弗忍诛请杀之
召忽管仲讎也请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将围鲁施伯

谓鲁庄公曰此非欲戮之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国必得志于天下令彼在齐长为鲁国忧矣不如杀而以其尸授之庄公杀子糾于生窦将杀管仲齐使者请曰寡君若不生得之以徇于国为羣臣戮是君与寡君之贼比非敝邑所请也使臣不敢受命庄公许之使吏鞞其拳胶其目盛之以鸱夷置之车中以予之召忽谓管仲曰杀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为生臣忽为死臣生者成名死者成行子其勉之遂自杀鲍叔迎受管仲及堂阜而税桎梏比至三衅三浴之齐袂而见桓公公问曰社稷可定乎对曰伯王可定也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定社稷而已管仲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若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走出至门公反之曰伯可勉乎管仲再拜曰君承伯臣敢不承命桓公问曰先君襄公不聽国政唯女是崇田狩毕弋戎士冻馁吾恐社稷之不血食也为此若何对曰圣王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四民勿使杂处士就闲燕工就官府商就市井农就田野制国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及国子高子皆帅五乡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公曰吾欲修政以干时管子曰国未安宜修旧法择其善者而用之滋无财而敬百姓桓公曰国安矣其可乎管仲曰未可公曰吾士不练吾兵不实请修兵管子曰内夺民用士劝于勇乱之本也外犯诸侯民多怨也齐国危矣公不聽令四封之内修兵關市之征侈之以勇授禄鲍叔谓管仲曰国弥乱如何管仲曰国中之政夷吾为焉未有敢犯者既而朝之争禄刎颈者不絕鲍叔曰母乃害乎管仲曰此皆贪民也诸侯之为义者莫肯入齐齐之为义者莫肯仕此夷吾所患也管仲谓公曰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则大国小国皆有守御之备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诸侯作内政而寓军令焉分齐国为三军田猎因以赏罚管子制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五人为伍轨长帅之五十人为小

戎里有司帅之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卒伍定乎里而军政成乎郊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旣福共之故夜战则其声相闻昼战则其目相见缓急足以相死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莫之能御乡长进贤使役官官长期而书伐选其官之贤者而用之公召与之语訾相其质而授之升以为上卿之佐谓之三选公曰伍鄙若何管子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曰制鄙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五属立五大夫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择寡功者而谪之蔽明蔽贤下比者皆有罪公曰吾欲籍于台雉树木六畜及籍于人如何管子曰此隐情也唯官山海为可海王之国谨正盐筴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数也铁官之数及其余轻重準此而行举臂胜事无不服籍政既成矣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公曰吾欲从事于诸侯可乎管子曰邻国未亲也反其侵地无受其资以安四邻为游士八十人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公曰齐国寡甲兵管子曰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鞮楯一戟小罪谪以金分讼而不胜者出一束箭乃矫箭为矢铸金为刃甲兵大足公曰吾欲诛大国之不道者管仲曰爱四封之内而后可以恶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家而后可以危救敌之国赐小国地而后可以诛大国之不道者举贤良而后可以废慢法鄙贱之民先王必有置也而后有废必有利也而后有害桓公大说将相管仲对曰斧钺之人幸属领非臣之任也公固授之管仲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好田好酒好色可以为国乎对曰恶则恶矣然非急也人君唯僂与不敏为不可僂则亾众不敏则不及事公曰吾子就舍异日图之对曰何待异日隰朋聪明徒给可令为东国宾胥无坚强以良可以为西土卫国之教危以传公子启方可游于卫鲁好迹而训于礼公子举可游于鲁楚巧文以利不立大义

而好小信曹孙宿可游于楚行三使者结三国之交而后退桓公郊迎客宁戚饭牛于车下击牛角悲而商歌公闻之曰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赐之衣冠明日与之语公大说将任之羣臣曰客卫人去齐五百里不若使人问之固贤人也任之未晚公曰问之恐其有小恶以小恶而忘其大美此所以失天下士也且人固难全宜用其长遂授之以政管仲相三月请论百官曰进退闲习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艺粟尽地利臣不如甯戚请立为大司田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折中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为大理进谏不避死亾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为大谏五子可治国强兵矣公令皆任其事受令于管子管子曰今天子微弱聘享不上公其弱强继絶帅诸侯以起周室公曰善管仲又请赏于国以及诸侯诸侯行事善者以重币贺之其臣谏而善者以玺问之齐有龙鬪管仲谓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飭左右服祭之天下聞之曰神哉齐侯天使使者临其郊不待举兵而朝者八诸侯此乘天威而动天下也故知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刘恕曰古之长民者兴事动作必谋于众废置迁徙悉因人心愚者难与虑始黔首信惑灵怪故圣人设鬼神以惧之为卜筮以断之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泥者为之舍弃人事專信诡譎以管仲之知因齐众以威诸侯可也佗人则近于罔矣蓋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万物之情不可罔以非类也

桓公立政去食肉之兽食粟之鸟系置之罔三举而百姓说

十三年春齐桓公曰鲁与寡人近其宋也疾寡人将诛焉管仲曰有土之君不勤于兵不忌于辱不辅其过则社稷安不然则危公不聽兴师伐鲁庄公逆战败齐于长勺夏六月齐宋伐鲁鲁败宋于乘丘秋九月楚败蔡于莘虜蔡哀侯以归已而释之楚

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畏之初齐桓公亡过谭谭
无礼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冬齐伐谭谭子
奔莒

十四年夏宋侵鲁败还秋宋大水

十五年秋宋南宫万弑闵公立公子游为君冬十月
萧叔大心及宋之诸公子共击杀万之子牛杀子游
而立闵公弟御说是为桓公万奔陈宋人请于陈醢
之是岁王崩子厘王胡齐立郑祭仲卒

厘王

元年春齐桓公會诸侯于北杏遂人不至夏齐灭遂
初齐桓公败于长勺曰吾兵尚少吾参围之安能
圍我乃修兵同甲十万车五千乘谓管仲曰吾士既
练吾兵即多寡人欲服鲁管仲喟然叹曰齐国危矣
君不竞于德而竞于兵天下之国带甲十万者不鲜
吾欲发小兵以服大兵内失吾众诸侯设备吾入设
诈国欲无危得乎公不聽伐鲁鲁不敢战去国五十
里而为之關请比關内以从于齐齐亦母得侵鲁桓
公许诺冬鲁人请盟于柯曰鲁小国也固不带劍今
而带劍是交兵闻于诸侯君不如已请去兵桓公曰
诺令从者母以兵鲁庄公好力鲁人曹刿以勇力进
管仲諫曰曹刿坚强以忌不可以约取也桓公不听
庄公曹刿俱懷劍至坛上庄公左转桓公右抽剑自
承曰鲁国去境数百今去境五十里惟死而已均之
死也戮死于君前管仲鲍叔进曹刿按剑当两阶之
间曰鲁城坏压齐境二君将改图无有进者管仲曰
君归侵地以汶为境桓公许诺退而欲倍其约管仲
曰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不如与之乃割曹刿
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桓公归而修于政不修兵革
自圉辟人以过弭师是岁靖公薨子共公立

二年夏单伯會诸侯伐宋郑厉公自栎侵郑获大
夫甫瑕要以求入瑕许之六月甲子瑕杀子仪而纳
厉公厉公即位谓甫瑕曰子事君有二心瑕曰重德
不报诚然哉遂诛之楚灭息秋七月楚入蔡

三年春齐桓公始伯楚亦始大秋诸侯为宋伐郟

邠邾挟之后夷父颜有功于周其子友别封为附庸
居邠曾孙犁来始见春秋附从齐桓公以尊周室命
为小邾子郑侵宋是岁曲沃伯称伐晋侯缙灭

之尽以其宝器赂献于周复徙都绛

四年夏诸侯伐郑秋楚伐郑冬王使虢公命曲
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列为诸侯通在曲沃即位三十
八年矣是岁秦武公薨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
六人子白不立封平阳立其弟德公邾子克薨子
琐立

五年王崩子惠王闾立晋武公薨子献公诡诸立
秦德公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
祠自此兴用三百牢于鄜畤

惠王

元年夏鲁庄公追戎于济西秋鲁有冬巴伐
楚是岁秦德公初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德
公薨长子宣公立

二年春楚文王御巴大败于津还伐黄败之及湫有
疾曰常侍筮苏数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与处则不安
旷之而不穀得焉当及吾身爵之乃进为五大夫又
曰申侯伯善持养吾意吾所欲则先为之与处则安
旷之而不谷丧焉当及吾身逐之于是送而行之夏
六月庚申王薨子熊羆立是为杜敖黄嬴姓秋周
大夫边伯等五人作乱奉庄王子子颓伐王不克子
颓奔卫卫燕伐周冬立子颓

三年夏惠王奔郑之栢冬郑厉公见虢公谋纳王
虢公许之

四年夏郑虢同伐王城王归京师杀子颓及五大夫
五月郑厉公薨子文公捷立是岁共公薨子德
公立或云惠公

五年初陈宣公娶陈女生太子御寇后有嬖姬生子
款欲立之春杀御寇御寇素爱厉公子完完惧既及
奔齐为工正食菜于田或为田氏其后完卒谥敬仲
是岁楚杜敖欲杀其弟熊頹頹奔随与随袭杀杜
敖而伐立是为成王晋献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

曰胜而不吉公伐克骊戎灭骊子获骊姬以归立为夫人与其娣皆有宠公谓史苏曰克国得妃吉孰大焉史苏曰君亦乐其吉而备其凶臣之不信国之福也出告大夫曰晋以男戎胜戎戎必以女戎胜晋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宠虽当三季之王亾无日矣郭偃曰讒口之乱不过三五挟小鲠也可以小戕而不能丧国惧则甚矣亡犹未也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

六年夏鲁庄公如齐观社曹刿谏曰齐弃太公之法而观民于社君为是举而往观之何以训民天子祀上帝诸侯會之受命焉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闻诸侯相會祀也公不听遂行晋桓庄之族偃献公与士蒍谋去之秋鲁丹桓宫楹是歲曹庄公薨子僖公夷立楚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楚地千里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七年春鲁刻桓宫桷匠师庆言于庄公曰圣王公之先封者遗后人之法使无陷于恶其为后世昭前之令闻也先君俭而君侈令德替矣鲁庄公娶于齐秋夫人哀姜至公使宗妇覲用币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对曰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书其逆也臣惧书于后不敢不告是时戎间在中国与诸夏盟會伊洛戎强东侵鲁及曹

八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秋鲁大水晋城聚处羣公子冬晋献公围聚尽杀羣公子是歲卫惠公薨子懿公赤立

九年夏晋城絳以深其宫晋公子亾奔虢秋冬虢再侵晋

十年冬王使召伯廖赐齐桓公命桓公尝谓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济大水之有舟楫也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忧饥而税斂重人惧死而刑政险人伤劳而举事不时桓公曰闻命矣明日朝于太庙之门定令于百吏税者百一鍾田二歲而税一歲饥弛而税市书而不赋泽梁时纵

孤幼不刑近者示以忠信遠者示以礼义公将东游管仲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亾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桓公命曰宝法管仲复于公曰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无方而富者生也任之重者莫如身涂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公问治民于管仲对曰牧民者必知其疾忧之以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桓公尝之平陵见年老而自養者公问其故对曰有之九人家贫无以妻之佣而未返也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曰公待所见而施惠则齐国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桓公尝田于麦丘见邑人问其年对曰八十三矣公曰美哉寿乎子以子之寿祝寡人麦丘人曰祝主君甚寿金玉是贱以人为寶公曰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复之曰祝主君无恶下问贤者在傍諫者得入公曰善哉言必三曰无使羣臣百姓得罪于吾君亦无使吾君得罪于羣臣百姓公怫然作色曰吾闻子得罪于父臣得罪于君未闻君得罪于臣也子更之邑人曰子得罪于父可因姑姊叔父而解臣得罪于君可因便僻左右而谢昔桀得罪于汤紂得罪于武王此君得罪于臣孰为谢而赦之公曰寡人得吾子于此社稷之福也扶而载之自御以归礼之于朝封之以麦丘而议政焉桓公出游于野见亾国故城问于野人对曰郭氏之墟公曰郭氏曷为而墟野人曰善善而恶恶公曰人之善行也何为而亾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恶恶而不能去是以亾也公归以语管仲管仲曰其人为谁公曰不知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于是公招野人而赏之昔郭君出亾谓御者曰吾渴欲饮御者进清酒曰吾饥欲食御者进脯梁糗君曰何备也御者曰臣储之为君之出亾而道饥渴也君曰子知吾且亾何以不諫御者曰君喜諛而恶至言臣恐先郭亾是以不諫郭君作色而怒御者转其词曰天下无贤而君独贤而君独贤是以亾也君伏轼而

喜枕御膝而寝御易以土而亾去郭君身死中野为虎狼所食

十一年春齐伐卫败之晋献公太子申生及秦穆公夫人母曰齐姜早死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其女弟生夷吾献公子八人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贤行骊姬生奚齐其娣生卓子骊姬问于优施曰吾欲作大事而难三公子之徒安始而可对曰申生小心精絜而不忍人精必愚而易辱愚不知避难虽欲无迁其得乎优施先讒太子骊姬又赂外嬖梁五与东闾嬖五言于公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与屈公曰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而蒲边秦屈边狄不使诸子居之我惧焉夏使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遠此三子唯二姬之子在絳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罪史苏朝告大夫曰乱本生矣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强其毒民疾其恣其乱生矣献公将黜太子而立奚齐里克曰史苏之言将及矣荀息曰事君竭力以役事不闻违命平郑曰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虽不识义亦不阿惑烝于武公公称疾使奚齐莅事猛足言于太子曰伯氏不出奚齐在庙子盍图乎太子曰弃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图焉晋献公田见翟祖之氛归寝不寐郟叔虎朝公语之出遇士蒍曰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竞谄以求媚君若伐之可克也士蒍以告公说乃伐翟祖克之秋楚伐郑诸侯救郑楚师夜遁冬鲁饥臧文仲言于庄公曰国病矣君盍以名器请余于齐公命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齐告余曰天灾流行戾于邑饥饉荐降民羸几卒大惧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职贡业事之不共而获戾不腆先君之弊器敢告滞积以纾执事齐归其玉而予之余是歲邾子琐薨子文公蘧蔭立

十二年夏郑侵许秋鲁有蜚

十三年冬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桓公敕燕请助于鲁鲁人谋曰师行数千里入北狄之地必不反矣齐伐山戎荆令支斩孤竹擒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寇

骑始服九夷海濱莫不来听燕庄公送桓公出境桓公曰吾非天子不可无礼于燕因割燕君所至地与之使复修召公之政纳贡天子如成康时桓公欲移兵伐鲁管仲曰伐远诛近邻国不亲非伯王之道鲁必事楚是我一举而两失也宜以所得山戎宝器进周公之庙桓公从之诸侯闻之皆奉桓公之令管仲曰君教诸侯为民聚食桓公乃告诸侯必足三年之食以其余修兵革不足者齐助之发客或欲见桓公请仕上官授禄千锺管仲曰君予之客闻之曰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秦宣公薨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

十四年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未发而闻于国管仲曰国必有圣人公曰日之役者有倚杵而上视者意其是邪令役者无得相代少顷东郭垂至管仲曰子言伐莒者对曰然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臣闻君子有三色优然乐喜者钟鼓之色愀然愁悴者衰经之色悖然充满者兵革之色臣望君之在台上有兵革之色君喏而不唸所言者莒也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意诸侯之未服者唯莒乎臣故言之桓公尊禄而厚礼之公起兵伐莒鲁君下令丁男悉发五尺童子皆至桓公尝与管仲谋伐卫退朝而入卫姬望见君下堂再拜请卫君之罪公曰吾于卫无故对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气强伐国之志也见妾而有动色伐卫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进之管仲曰君舍卫乎公曰安识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见臣而有惭色臣是以知之公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内寡人不为诸侯笑矣薛伯薨

十五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问于内史过曰何神也对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凭身以仪之生穆王实临照周之子孙而旤福之王曰其谁受之对曰在虢土今虢少荒其亾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对曰使太宰以祝史帅狸姓奉牺牲粢盛王帛往献焉无有祈也虢公亦使祝史请土焉内史过曰虢必亾矣动匱百姓以逞其违离民怒神

而求利焉不亦难乎初鲁庄公夫人哀姜无子娣叔姜生子启公爱孟女生子般欲立般为后公弟三人曰庆父叔牙季友夏六月公疾问嗣于叔牙叔牙曰一继一及鲁之常也庆父在君何忧公患之问于季友季友曰请以死立般公曰曩者叔牙欲立庆父奈何季友以君命酖杀叔牙而立其子为叔孙氏八月癸亥庄公薨子般即位冬十月己未庆父使圉人犇弑子般于次季友母陈女故奔陈齐人以叔姜故立启是为闵公曹厘公薨子昭公班立昔尧葬成阳舜渔雷泽曹之民俗化其遗风重厚多君子务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积夹于鲁卫间又寡患难末时富而无教乃更骄侈国小而迫无法以自守昭公好奢任小人曹之变风始作

十六年春狄伐邢齐救邢冬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师未出士蒍言于公曰太子君之贰也而帅下军无乃不可乎公曰寡人在上申生在下士蒍曰下不可以贰上阙而变败弗能补也可以陵小难以征国君其图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忧也士蒍出语人曰太子不得立矣行之克也将以害之若其不克因以罪之无以避罪不如逃之太子闻之曰为人子者患不从不患无名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无禄遂行与公伐灭霍魏耿太子还讒言弥兴公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毕万魏为大夫霍公求奔齐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祟使赵夙召霍公复之耿姬姓赵夙叔带五世之孙公明子也毕万毕公高之后其后从所封故晋有魏氏

十七年春虢公败大戎于渭南鲁哀姜与庆父通欲杀闵公而立庆父秋八月辛丑庆父使卜齮贼公于武闾年十岁季友闻之自陈与闵公庶兄申适邾请鲁求内之鲁人欲诛庆父庆父奔莒季友奉申入鲁立之是为僖公哀姜奔邾季友以赂求庆父于莒莒人归之庆父请奔弗听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庆父闻奚斯音乃自杀其后为孟孙氏卫懿公淫

乐奢侈百姓大臣不服冬十二月狄伐卫其民曰君之所与禄位者鹤也所贵富者宫人也君使鹤与宫人余焉能战皆溃去狄败卫于荧泽遂灭卫杀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懿公之臣演使遠而至呼天而号曰臣请为表因自刺其腹内懿公之肝而死齐桓公闻之曰卫之亾也以无道有臣如此不可不存乃救卫自惠公朔之讒杀太子伋至其子懿公国人常欲败之至是卫人欲立伋之后伋子死而代伋死者寿又无子伋同母弟二人黔牟尝为君而败季曰昭伯顽已死宋桓公收卫遗民立昭伯子申是为戴公东徙都曹是月戴公卒迎其弟毀于齐而立之是为文公文公初立轻赋平罪身自劳与百姓同苦晋优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谓公曰申生甚好仁而强寬惠而慈于民谓君惑我必乱国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公曰夫岂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公曰不可能絕于我必能害我尔勿忧吾将图之驪姬曰皋落狄朝夕苛我边鄙君盍使之伐狄若不胜狄济其罪可也胜狄则善用众矣求必益广乃可厚图也公说使申生伐东山里克諫曰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立太子之道三身钧以年年同以爱爱疑决之卜筮子无谋吾父子之间太子谓里克曰君赐我以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何惧敬贤于请勉之乎君子曰善处父子之间矣狐突叹曰以庞衣纯而玦之以金铍者寒之甚矣胡可恃也至于稷桑狄人出逆申生欲战狐突曰不可国君好内适子殆社稷危况危身于狄以起讒于内也申生曰君之使我非欢也抑欲测吾心也不战而反我罪滋厚战死犹有令名焉果败狄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门不出君子曰善深谋也秦成公薨子七人莫立立其弟任好是为繆公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命曰使晋袭于尔门公拜稽首觉召史嚚占之对曰蓐收天之刑神也公囚之且使国人贺梦舟之侨告其族曰嘉其梦侈必展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民

疾其态天又诳之内外无亲吾不忍俟也以其族适晋

十八年春初齐桓公谓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无百歲之寿今有疾病姑乐乎管子曰诺令县钟磬陈歌舞竽瑟之乐日杀数十牛者数旬群臣谏曰狄伐邢卫不可不救公曰非寡人之国也子无事焉公起行筭虞之闲视管子曰乐乎对曰君在钟磬之间有四面兵革之忧令不行于天下臣所谓哀非乐也桓公于是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帅诸侯救邢邢溃而逐狄夏邢迁于夷仪诸侯城之桓公予车百乘卒千人男女不淫牛马选具桓公闻鲁哀姜与庆父乱以危鲁秋召于邾而杀之楚伐郑九月鲁败邾冬鲁败莒鲁僖公以汶阳及费封季友其后为季孙氏与叔孙孟孙氏是为三桓

十九年春齐桓公帅诸侯城楚丘卫文公徙都之其畜散而无育桓公与之系马三百车三百乘甲五千天下知桓公仁非为已动故归之桓公轻诸侯之币而重其礼齐以豹皮徃小侯以鹿皮报齐以马徃小侯以犬报使者垂橐而入载而归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而莫敢背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闕市讥而不征以为诸侯利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狄筑五鹿中牟蓋与牡丘以卫诸夏定三革隐五刃大国慚媿小国附協鲁梁为绋莱莒有柴田楚鹿代狐白皮管仲劝桓公皆厚以金币买之其民释农事而作绋治柴取鹿狐已而齐闭闕不通使诸国余贵鲁梁莱莒楚代之民多降齐管仲尝會国用三分二在宾客惧而复之公曰入者说出者誉粟尽则生货散败聚君人者名之为贵财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夏晋會虞伐虢灭下阳秋虢公败戎于桑田冬楚伐郑是歲燕庄公薨襄公立

二十年春鲁不雨夏六月雨冬楚伐郑

二十一年春初齐桓公问管仲曰吾欲南西北伐何主对曰南以鲁为主西以卫为主北以燕为主皆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南至于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河

东至于纪鄆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革车八百乘东南多淫乱者征之东救徐州分吴半存鲁蔡陵割越地南据宋郑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楚欲吞宋郑而畏齐令于国曰人君之贤莫如齐侯人臣之贤莫如管仲寡人愿以重宝币帛事之桓公谓管仲曰楚王善寡人甚矣仲父何不交楚对曰不可楚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筑屋烧者不得葺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楚思人众兵强能害己者必齐也欲以文克齐而武取宋郑也公曰然则若何对曰请兴兵南存宋郑而令曰无攻楚与楚王遇而以郑城宋水为请楚若许是我以文令也不许则以武令焉公曰善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虜繆侯以郑城宋水请于楚楚人不许桓公退七十里而舍城郑南之地立百代城而楚不敢隳也东发宋田水复东流而楚不敢塞也遂伐楚济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贡丝于周周反胙于隆岳荆州诸侯莫不来服夏师退次召陵诸侯为蔡谢齐齐归繆侯越之先夏少康庶子无余封于會稽奉守禹祀文身断髮披草莱而邑焉或云越祀祝融之后芊姓秋齐伐陈许穆公新臣薨子僖公业立冬诸侯侵陈晋骊姬谓献公曰吾闻申生之谋愈深君若不图难将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骊姬告优施曰君许我杀太子而立奚齐矣吾难里克乃具使优施饮里克酒中饮优施起舞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鸟鸟人皆集于己独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谓苑何谓枯优施曰其母为夫人其子为君可不谓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谤可不谓枯乎枯且有伤优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寝夜半召优施曰曩而言戏乎抑有所闻乎曰然君许骊姬杀太子而立奚齐谋既成矣里克曰中立其免乎优施曰免旦而里克以优施之谋告平郑且曰吾对以中立平郑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今固其谋也彼有成矣里克曰子将何如平郑曰我无心君为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废人以自利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将伏也明日称疾不朝

三旬难乃成骊姬以君命命申生祭齐姜于曲沃归福于绛公田骊姬寘鸩于酒寘堇于肉公至召申生献公祭之地地坟申生恐而出骊姬与犬肉犬毙饮小臣酒亦毙公命杀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将死使小臣圉告申生曰君子不去情不反讒死不迁情强也守情说父孝也杀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申生许诺人谓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去而罪释必归于君是怨君也章父之恶取笑诸侯吾谁乡而入是重困也弃君去罪是逃死也吾将伏以俟命十二月戊申骊姬见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况国人乎杀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民之所恶难以长生骊姬退申生雉经于新城之庙谥为共君骊姬譖二公子曰皆与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是歲吴伐谷诸侯之师竭至桓公以车千乘會诸侯于境吴人逃管仲曰可以加政矣适子不闻孝弟可诛也臣及国事三年不闻善大夫不谏君不进善可罚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请事桓公修钟磬而复乐管仲曰此臣之所谓乐也

二十二年春晋献公使淹楚刺重耳重耳出亾及栢谷卜适齐楚狐偃曰无卜齐楚道远而望大不可以困往夫狄近晋而不通走之易达今若休忧于狄以观晋国且以监诸侯之为其无不成遂逃于狄从者狐偃赵衰顛颉魏犇胥臣狐毛贾佗赵衰赵夙弟成子也或云夙生共孟共孟生衰魏犇毕万孙芒季之子武子也秋楚灭子奔黄晋献公伐虢师出于虞宫之竒谏不听出谓其子曰虞将亾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今君施其所恶于人以贿灭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惧及焉以其孥适西山八月甲午晋围虢冬十二月丙子朔灭虢虢公丑奔京师晋师还馆于虞袭虞灭之执虞公虜其大夫百里奚为繆姬媵于秦奚亾走宛楚鄙人执之秦繆公闻其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遂许繆公释其囚与语国事谢曰臣亾国之臣何足问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亾非子罪也固问

语三日繆公大说授之国政号曰五穀大夫奚年已七十余让曰臣友蹇叔贤而世莫知臣尝欲事齐君无知蹇叔止臣臣脱齐难周王子颓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诛臣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私利禄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难是以知其贤繆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为上大夫或云繆公使贾人载盐贾人买百里奚以五穀羊皮将车之秦繆公观盐见奚牛肥而问之对曰任重道遠饮食之以时使之不暴有险先后之以身是以肥也公知其君子也且沐浴为衣冠与坐而语公说之异日公孙枝谓公曰君耳目聪明思虑审察其得圣人乎公曰吾说夫奚之言类圣人也明日公孙枝致上卿以让之公不许枝曰废君之德逆臣之行臣将逃之公乃受之以奚为上卿枝为次卿以佐之或曰百里奚饭牛于秦传鬻以五羊之皮公孙枝得而说献繆公三日请属事焉公曰买之五羊皮无乃天下笑乎枝曰信贤而任之君之明也让贤而下之臣之忠也境内将服敌国且畏谁暇笑哉繆公用之谋无不当举必有功是歲

德公薨子成公立

二十三年春晋献公使贾华伐屈刺夷吾夷吾出奔曰盍从吾兄窜于狄冀芮曰不可偕出偕入难聚居异情恶不若走梁梁近于秦秦亲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骊姬惧必告悔是吾免也遂之梁居二年骊姬使奄楚以环释言夏齐桓公率诸侯伐郑围新密秋楚成王围许以救郑诸侯救许乃还冬蔡穆侯将许僖公以亾国之礼见楚王王释之

二十四年春齐伐郑冬闰月王崩初惠后生太叔带有宠于王太子郑恶之畏其作难不立不发丧而告难于齐是岁晋败狄于采桑曹昭公薨子共公襄立

二十五年春正月翟伐晋周有白兔舞于市齐桓公谋王室會诸侯盟于洮襄王定位而后发丧夏狄伐晋是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狄东至河内冬宋桓公病太子兹父让其庶兄目夷为嗣

桓公义太子意竟不听

初编, 史部, 资治通鉴外纪, 卷第五

资治通鉴外纪卷第五

宋京兆万年刘恕編集

周紀三攝提格凡三十三年起上章敦牂盡默

襄王

元年春宋桓公薨太子襄公兹父立夏王使宰周公致胙于齐桓公曰以尔自卑劳无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谋管子曰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桓公惧遂下拜升受命赏服大辂龙旗九旒渠门赤旗秋桓公盟诸侯于葵丘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余无有封而不告桓公兵出而大功十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莫不宾服兵车之属六乘车之會三诸侯甲不解累兵不解翳弋无服无矢寝武事行文道晋献公将如會病行后未至遇宰周公曰齐侯轻致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劝而叛者慕吾闻之惠难偏也施难报也不徧不报卒于怨讎后之會将在东矣君弟毋會母如晋何公乃还宰孔谓其御曰晋侯将死矣不量齐德之丰否不度诸侯之势释其闭修而轻于行道失其心矣晋献公病甚谓荀息曰奚齐年少诸大臣不服恐乱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乃以荀息主国政九月公薨里克将杀奚齐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将杀孺子荀息曰有死而已克曰子死孺子立可也子死孺子废焉用死荀息曰昔君问臣事君于我我对以忠贞曰力有所能无不为忠也莖死者养生者死人复生不悔生人不媿贞也吾言既往矣虽死焉避之平郑曰我使狄以动之援秦以摇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赂厚者可使无入国谁之国也里克曰义者利之足也贪者怨之本也夫孺子岂获罪于民以骀姬之惑蛊君而诬国人逸羣公子而夺之利杀无罪以为诸侯笑百姓藏

悉于心中如壅大川溃而不可救御也是故将杀奚齐而立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忧于诸侯且为援国可以固今杀君而頼其富贪且反义不可常也冬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荀息立卓子而葬献公十一月里克杀卓子鞭杀骊姬于市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里克及平郑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于狄曰子盍入乎舅犯劝重耳不行重耳出见使者曰负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礼重耳何敢入吕甥郤称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非乱何入非危何安盍尽国以辍外内夷吾出见使者再拜稽首许诺吕甥告大夫请君于秦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穆公使公子挚吊重耳于狄许之为后不从又使挚吊夷吾于梁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出见挚曰里克与我吾命之以汾阳之田百万平郑与我吾命之以负蔡之田七十万君苟辅我亾人苟入且入河外列城五请纳黄金四十镒白玉之珩六雙于左右公子挚反穆公曰重耳不役为后吾与之也挚曰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可以进退穆公发兵纳夷吾于晋齐桓公讨晋乱至高梁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为晋君是为惠公穆公问惠公于冀芮对曰夷吾戏不过所复怒不及色出亾无怨于国而众安之君子曰善以微劝也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秦穆公僻遠不与诸夏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蛮夷狄自置晋国内乱独齐伯中国桓公能宣其德诸侯宾服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皆受命然后得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征攘白狄至于西河方舟济河至石枕悬车东马踰太行与辟耳之溪拘夏西服流沙西吴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三代受命何以异乎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远方珍怪之物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蓬蒿藜莠茂鴟梟数至而欲封禅无乃不可乎桓公乃止桓公将饮管

仲掘新井而柴焉十日斋戒管仲至公执爵夫人执尊觴三行管仲出鲍叔隰朋趋及于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公不与言进传堂曰仲父不告寡人而出何也对曰沈于乐者反于寡厚于味者薄于德公曰仲父年长寡人亦衰愿一朝安仲父也对曰壮而怠则失时老而解则无名顺天之道必以善终君奈何偷乎公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愿闻国君之信对曰民爱之邻国亲之天下信之公曰信安始而可对曰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管仲曰黄帝立明臺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建鼓于朝汤有總街之庭武王有灵台之复所以听于人而主不蔽也公曰吾欲効而为之对曰名曰喷室之议人有非上之过谓之正士

二年春狄灭温苏子奔卫苏子已姓周司寇苏忿生之后畿内诸侯国于温故曰温子夏四月王使周公忌父會齐秦大夫立晋惠公晋惠公使平郑谢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许君今大臣曰先君之地君亾在外何以得擅许秦寡人争之弗能得故谢秦亦不与里克汾阳邑而夺之权與人诵之曰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得之而狃终逢其咎丧田不惩祸乱其兴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为变赐死平郑未还故不及难惠公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达于外国人诵之曰贞之无报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贞为不听信为不诚国斯无刑偷居幸生不更厥贞大命其倾威兮懷兮各聚尔有以待所归兮猗兮违兮心之哀兮岁之二七其靡有征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镇抚国家为王妃兮郭偃曰君改葬共君以为荣也而恶滋章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数告于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于民矣若入必伯诸侯以见天子其光耿于民矣惠公既杀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过杀我社稷之镇郭偃曰冀芮不谋而谏不忠君不图而杀不祥不忠受君之罚不祥罹天之祸受君之罚死戮罹天之祸无后将及矣平郑在秦闻里克诛谓穆公曰君厚问召

吕甥郟称冀芮而止之以师奉重耳臣之属内作晋君必出公使泠至报问召三大夫平郑见共华曰可以入乎曰二三子皆在外而不及子使于秦可哉平郑入冀芮曰秦使诱我弗杀必作难遂杀平郑共华谓共华曰子行乎其及也华曰夫子之入吾谋也知而背之不信谋而困人不智困而不死无勇子其行矣我姑待死惠公杀七舆大夫共华贾华叔坚骓欬累虎特宫山祁皆里平之党也平之子豹奔秦谓穆公曰晋君大失其众其党半国矣伐之必出公曰祸唯无毙胜败若化以祸为违孰能出君尔俟我

三年春王使召武公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吕甥郟芮相不敬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过归告王曰晋君不亾必无后吕郟将不免晋侯非嗣也而得位若广其心而逡其邻陵其民而卑其上将何以固守大臣弗谏而阿亦必及焉夏太叔带召杨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秦晋伐戎以救周秋晋惠公卒戎于王冬楚伐黄是岁雨金于晋

四年夏楚灭黄王讨太叔带秋带奔齐是岁陈宣公薨太子穆公欸立星昼坠于秦有声

五年夏淮夷病秋为狄难齐桓公帅诸侯戍周冬晋饥乞糒于秦平豹曰晋已失人又失天君其伐之勿予糒穆公曰补乏荐饥道也不可废道于天下公孙枝曰不若予之以说其众众说必咎其君其君不听然后诛焉故汜舟于河归糒于晋

六年春诸侯城郟陵而迁齐桓公与车百乘甲一千秋八月辛卯晋沙鹿崩冬秦饥晋惠公令河上输之粟虢射曰弗与赂地不若勿予庆郑曰已頼其地又受其实忘善背德秦必击我公曰非郑所知也不予是岁蔡穆侯薨子庄公甲午立

七年春楚伐徐三月诸侯救徐夏五月日有食之秋齐伐厉秦侵晋至于韩惠公谓庆郑曰秦寇深矣庆郑曰君深其怨能浅其寇乎卜右庆郑吉公曰郑也不逊弗使公孙枝谏穆公曰君不置德而置

服击而不胜其若诸侯笑何君盍待之穆公曰杀其内主背其外赂彼塞我施若有天吾必胜之揖大夫就车君鼓而进之晋师溃戎马泞而止公号庆郑曰载我庆郑曰忘善而背德又废吉卜何我之载遂止于秦穆公归至王城合大夫而谋曰杀晋君与逐出之与以归之与复之孰利公子縶曰杀之利逐之恐构诸侯以归则国家多愿复之则君臣合作恐为君忧公孙枝曰耻大国之士于中原又杀其君以重之臣子思报君父之仇讎天下孰弗患公子縶曰吾岂将徒杀之将以重耳代之战胜大国武也杀无道立有道仁也胜无后害智也公孙枝曰杀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亲不可谓仁若弗忘是再施不遂也不可谓智不若归之要晋国之成质其适子使子父代处秦国可以无害穆公从之郭偃曰众口祸福之门君子省众而动监戒而谋谋度而行故无不济鲁震夷伯之庙冬宋伐曹楚败徐于娄林晋吕甥逆君于秦穆公讯之对曰小人忌而不思愿从其君而报秦君子则否曰能纳之能执之则能释之惠莫大焉穆公曰然乃改馆晋君十一月惠公归蛾析谓庆郑曰君将来子何俟庆郑曰将待刑以快君志君若曰来将独伐秦不得君必死之公至于绛郊使家僕徒召之曰郑犹在乎庆郑曰待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庆郑曰君虽弗刑必自杀也蛾析曰奔刑之臣不若舍之以报秦讎梁由靡曰我能行之秦岂不能成而反之不信失刑乱政不威不若刑之公曰斩郑无使自杀司马说进士三军之士而数庆郑曰韩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将止不面夷死伪言误众死庆郑曰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丁丑斩庆郑公乃入绛秦伯始知河东之政是岁晋饥秦又饥之粟齐管仲寝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甚矣寡人将属国于鲍叔牙何如管仲夷吾善叔牙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清廉洁直视不己若者不比于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不可以为政桓公曰然则孰可管仲曰隰朋可朋之为

人也丑不若黄帝而哀不已若者坚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居其家不忘公居公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动必量力举必量技公又问曰不幸而失仲父二三大夫者能以国宁乎管仲曰鲍叔好直宾胥无好善而皆不能以国绌戚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孙在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闻消息盈虚与百姓拙信然后能以国宁勿己者朋其可乎言终喟然而叹曰天之生朋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曰江近于楚君必归之不归则不可不救救之乱自此始矣桓曰诺管仲又言曰易牙以调和事公公曰惟烝婴儿之未尝于是烝其首子而献之子之不爱将何有于公公喜宫而妬豎刁自刑而为公治内身之不爱将何有于公公子啓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其得于君者过其千乘齐卫之间不过数日之行而十五年不归视其亲愿君之远易牙豎刁啓方及常巫也桓公曰善初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以为公臣曰其所与游辟也可人也管仲卒桓公使为之服后十月隰朋亦卒齐遵管仲之政常强于诸侯桓公憎四子而废之逐易牙而五味不至逐豎刁而宫中乱逐公子啓方利言卑辞不在侧而朝不治逐常巫而苛病起桓公曰圣人固有悖乎乃复反四子

刘恕曰管氏之书大抵审轻重法术持度量权衡以盐铁钱币粟帛马牛金珠玉通商贾明券契以笼天下之权致邻国之弱尽地利以成富强完兵械以临不服赏罚防禁以全威势号令表仪以定毁誉仗王室之义为诸侯之长操督责絶利孔其术类商鞅其言如韩非其寛厚旷大则过之固非王者之佐矣管仲始困时与鲍叔分财多自予曰鲍叔不以我为贪知吾贫也夫富盛而廉渝则民斯下矣贫窶而贪常人不学而能也君子固穷絜身遠利守死善道则异于是鲍叔仰伯国之才而其贪污之行故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管仲之德盖不及其才也

八年春陨石于宋五六鹧退飞过宋都夏齐伐厉
秋狄侵晋取狐厨受铎昆都王以戎难告于齐
齐桓公征诸侯戍周鲁近世政衰国事多废僖公
能遵伯禽之法养四种之马牧于坰野是岁冬會诸
侯于淮上谋东略未几遂伐淮夷修姜嫄之庙复鲁
旧制是岁晋惠公畏其足重耳使宦者履鞮与壮
士如狄杀之重耳闻之谋于赵衰狐偃等偃曰吾来
此非以狄可成事以奔而易达困而有资可以戾也
戾久将底盍速行乎不适齐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纪
可以遠矣齐侯长矣而欲亲晋管仲歿矣求善以终
兹可以亲皆以为然乃行过五鹿饥而从野人乞食
野人盛土器中进之重耳怒子犯曰民以土服又何
求焉十有二年岁在鶉尾其有此土复于寿星必获
诸侯天之道也再拜稽首受而载之遂适齐齐桓公
妻之甚善焉重耳曰民生安乐谁知其佗将死于齐
九年春齐伐莒氏夏晋太子圉质于秦秦归河东
而妻之鲁灭项或云齐灭之齐桓公之夫人三
皆无子公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共姬生公子
无亏是为武孟少卫姬生惠公元郑姬生孝公昭葛
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华子生公子雍公
与管仲属太子昭于宋襄公雍巫易牙有宠于卫姬
因竖刀厚献于公亦有宠公许之立无亏管仲卒五
公子皆求立易牙竖刀常巫卫公子启方作难围公
一室不得出冬十月有妇人从窀入至公所公曰吾
饥渴欲食饮而不可得妇人曰易牙竖刀常巫启方
四人分齐国涂十日不通启方以书社七百下卫矣
公曰嗟乎圣人之言若死者有知何面目见仲父于
地下乃援素幘裹首而絕易牙竖刀因内宠以杀羣
吏立公子无亏太子昭奔宋公子各树党争立相攻
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盍出于户
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殓

十年春宋襄公帅诸伐齐纳太子昭三月齐人杀
无亏将立昭四公子之徒攻昭而与宋人战夏五月
宋败四公子师而立昭是为孝公秋八月葬桓公

晋子犯知齐之不可动患重耳之安齐与从者谋姜氏谓重耳曰自子之行晋无宁岁民无成君天未丧晋子其勉之重耳曰吾不动矣必死于此姜曰齐国之政败矣晋之无道久矣从者之谋忠矣时日及矣公子几矣子必速行重耳弗听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舅犯走且对曰若克有成公子其甘食晋之柔嘉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过卫冬邢及狄伐卫卫文公师于訾娄狄师还卫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礼晋重耳甯庄子曰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天祚将在武族武族唯晋實昌晋公子实德晋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复而获诸侯以讨无礼小人是惧敢不尽心弗听重耳自卫过曹曹共公亦不礼焉僂负羁谏曰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亾卿材三人从之不可不礼也公不从重耳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固言于襄公曰晋公子亾长幼矣好善不厌狐偃惠以有谋赵衰文以忠贞贾佗多识以恭敬此三人者实左右之公子居则下之动则谘焉殆有礼也襄公赠以马二十匹重耳过郑郑文公不礼焉叔詹谏曰亲有天用前训礼兄弟资困穷天所福也弃此以徼天祸无乃不可乎弗听叔詹曰若不礼请杀之亦不从重耳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礼亨之九献庭实旅百重耳欲辞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飨之令尹子玉请止狐偃王曰曹诗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邮之也效邮非礼也

十一年春宋襄公执滕宣公娶齐自滕叔绣至宣公十七世矣夏宋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鄫夏后姒姓秋卫大旱伐邢师兴而雨宋围曹冬梁伯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十二年夏郑入滑滑伯爵姬姓冬楚伐随是岁秦灭芮

十三年夏鲁大旱秋宋襄公會诸侯于孟楚成王执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释之邾灭须句须句子奔鲁是岁郑伐滑王使游孙伯请滑郑人执之

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曰郑在天子兄弟也武庄有大勲力于平桓不可以小怨置大德弃亲即狄王不听

十四年春鲁伐邾取须句夏宋伐郑初平王东迁辛有适伊川见被髮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晋太子圉在秦闻惠公病曰吾母家在梁秦灭之我外轻于秦而内无援于国君即不起大夫更立佗公子乃谋与其妻俱亾归秦女不从亦不言圉遂逃归秦穆公召重耳于楚楚成王厚币以送于秦穆公归女五人懷嬴与焉公子使奉匭沃盥既而挥之嬴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重耳惧降服囚命穆公见重耳曰寡人之适此为才子圉之辱备嫫媯焉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重耳欲辞司空季子曰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弃以济大事不亦可乎子犯曰将夺其国何有于妻为秦所命从也子余曰将婚媯以从秦受好以爱之听从以德之惧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归女而纳币且逆之他日穆公享重耳如享国君之礼子余相如宾明日宴穆公赋采菽子余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敢不降拜子余使重耳赋黍苗子余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阴雨也使成嘉穀荐在宗庙君之力也穆公曰岂专在寡人乎穆公赋鸛飞公子赋河水穆公赋六月子余使公子降拜曰君称所以佐天子匡王国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重耳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入筮史占之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得国之卦也吉孰大焉襄王自齐召大叔带复归京师八月丁未邾败鲁于升陞冬十一月己巳朔楚成王败宋于襄公伤股

十五年春齐伐宋夏五月宋襄公病伤竟薨子成公王臣立秋楚伐陈取焦夷九月晋惠公薨大子懷公圉立冬十一月成公薨弟桓公姑容立十二月晋大夫栾郟等闻重耳在秦阴劝令反国

为内应者甚众是岁王使颓叔桃子出狄帅伐郑
王德狄人将以狄女为后富辰曰婚姻祸福之阶利
内则福外则取祸王不忍小忿而弃郑又登叔隗以
阶狄封豕豺狼不可厌也王不听

十六年春正月秦繆公发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
卒五万纳重耳于晋晋人多附惟惠公贵臣发兵拒
之及河重耳令笱豆茵席捐之面目黧黑手足胼胝
者在后舅犯闻之中夜而哭重耳曰不欲吾反国乎
对曰笱豆茵席所以养者而弃之面目黧黑手足胼
胝劳有功者而后之臣闻国君弊士无所取忠臣大
夫游无所取忠友臣在所弊之中故不胜哀也乃

以璧授重耳曰臣过多矣请从此辞重耳曰祸福利
害不与舅氏同者河伯视之投璧于河介子推笑曰
天开公子而子犯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与同
位乃去而隐董因迎重耳于河重耳问曰吾其济

乎对曰实沈之墟晋人是居今君当之必有晋国臣
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享小往大来且以辰
出而以参入皆晋祥也必伯诸侯重耳涉自河曲懷
公奔高粱二月壬寅重耳入于晋师丙午入于曲沃
丁未入绛即位于武宫是为文公戊申杀懷公于高
梁吕甥冀芮畏偪悔纳文公谋作乱将焚公宫欲公
出救火而弑之寺人勃鞞求见公辞焉曰骊姬之谗
尔射余于屏内困余于蒲城斩余衣袪又为惠公从
余于濱濱若干二命以求杀余对曰君之德宇何不
寬裕也余罪戾之人又何患焉君不见我其无悔乎
公遽出见之告以吕郟之谋公惧三月乘驿自下脱
會秦穆公于王城告之乱己丑公宫火二子求公不
获遂如河上穆公诱而杀之文公逆夫人嬴氏以归
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
匡困资无轻闕易道通商寬农懋穡劝分省用足财
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
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耆老礼宾
旅友古旧胥籍狐箕栾郟栢先羊舌董韩寔掌近官
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遠官政平民阜

财用不匮初晋文公亡过曹从者里鳧须盗其资而亾公馁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之至是里鳧须请见曰臣能安晋国公使人应之曰子何面目见寡人鳧须曰君沐邪曰否鳧须曰沐者其心倒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邪公闻而见之鳧须曰君去国从民臣多过君反国民臣自危鳧须之为君贼大矣君诚赦其罪使之骏乘游于国中百姓见之知君不念旧恶人自安矣文公说而从之民臣皆曰里鳧须不诛吾何惧也文公之亾于狄狄人代唐咎如获二女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赵衰生盾至是衰之妻文公女赵姬请逆盾与其母来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使其三子同括婴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已下之

刘恕曰让天下之至德也势位之际君子其犹病诸赵姬不以文公为宠而以贤才为尚屈身庶孽以成赵宗其后婴以淫乱得罪同括罹刑戮文子长为名卿赵氏益大于晋仲尼曰泰伯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赵姬知人而让可谓贤矣文公赏从亾者介子推从者悬书宫门曰有宠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流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反其渊安其坏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公曰嘻寡人之过也使人求之不得环绵上山而封之号曰介山晋从亡贱臣陶叔狄狐曰君三行赏不及臣敢请罪文公报曰导我以仁义者受上赏援我不得为非引我于贤人之门者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无补吾缺者三赏之后且及子晋人闻之皆说文公之理李离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與下分利有罪其下而畏死非义也公曰寡人亦有罪邪离曰臣受印绶之日君命曰必以仁义辅政宁过于生无失于杀臣受命不称壅惠蔽恩君何过之有君以所私害公法杀无罪而生当死二者非所以教于国也遂伏剑而死襄王

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晋侯郊劳馆诸宗庙馈九牢设庭燎及期命于武宫设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晋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赞之三命而后即冕服既毕宾飧赠饯如公命侯伯之礼而加之以晏好内史兴归以告王曰晋君必伯逆王命敬奉礼义成王其善之使于晋者道相逮也周大叔带通于狄后王黜之夏颓叔桃子奉带以狄师攻王王出及坎欲国人纳之秋颓叔等复以狄伐周大败王师杀谭伯富辰曰昔吾骤谏王王弗从以及此难若我不出王其以我为怱乎乃以其属死之狄入周王出适郑处于汜带以狄后隗氏居于温冬王遣使告难于晋秦鲁十七年春正月丙午卫灭邢秦繆公师于河上将纳王子犯谓晋文公曰民亲而未知义也君盍纳王以教之义秦纳之则失周矣何以求诸侯赵衰曰周晋同姓尊王晋之资也公说乃行赂卅中之戎与丽土之狄以启东道以二军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阳樊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叔带于温杀之于隰城戊午晋文公朝王王劳之以地辞请隧王曰天降祸灾于周室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叔父实应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岂敢有爱变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与百姓何文公遂不敢请受南阳阳樊温原州陘絺组攢茅之田阳人不服文公围之将残其民仓葛呼曰阳樊懷我王德未从于晋谓君布德以懷柔之今将大泯其宗祊蔑杀其人民宜吾不敢服也阳人有夏商之嗣典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非官守则皆王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虐之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阳民秋秦晋伐郟郟允姓楚围陈纳顿子于顿冬晋文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粮三日而原不降公䟽军而去之谍出曰不过一二日矣公曰信不可失乃去之及孟门而原请降以赵衰为原大夫于是晋国苦奢文公以俭矫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无几人皆大布之衣脱粟之饭是岁卫文公薨子成公郑立

十八年春正月鲁僖公會莒兹平公兹平公兹輿期之十一世孙也莒夷无谥以号为称齐孝公侵鲁西鄙夏伐北鄙臧文仲欲以辞告病焉问于展禽对曰乱在前矣辞其何益文仲曰国急矣百物唯其可者无不趋也愿以子之辞行赂焉展禽使乞喜以膏沐犒师齐侯曰鲁国何恃而不恐对曰昔者成王命我周公及齐太公曰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君岂贪壤地而弃先王之命孝公许平而还卫伐齐秋楚灭夔以夔子归冬楚伐宋围缙鲁以楚师伐齐取穀

十九年夏齐孝公薨弟潘因卫公子启方杀孝公子而自立是为昭公秋鲁入杞冬楚及诸侯围宋宋告急于晋狐偃曰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于是搜于被庐先定其民總帅诸侯接齐桓公为盟主然其礼已颇僭差又随时苟合以求欲速之功不能充王制矣文公问元帅于赵衰对曰郟穀行年五十矣守学弥惇不忘百姓公从之使穀将中军以为大政命赵衰为卿辞曰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佐臣弗若也使原季为卿辞曰三德偃之出也以德纪民其章大矣使狐偃为卿辞曰毛之智贤于臣其齿又长毛不在位不敢闻命以魏犇为右

二十年春正月晋文公率齐秦伐曹卫以救宋戊申取五鹿二月卫成公请盟晋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出成公居于襄牛以说晋楚救卫不克晋围曹文公令人告僖负羈曰军旅薄城吾知子不违也表其闾令军勿犯曹人帅亲戚而保其闾者七百余家三月丙午晋入曹令无入僖负羈之宫魏犇颠颉僖负羈氏魏犇伤于胷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乃舍之使断颠颉之脊以狗以舟之侨伐魏犇为戎右人皆惧曰颠颉有宠况于我乎乃无犯禁者晋国大治晋执曹共公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晋宋齐秦次于城濮陈于莘北与楚子玉战楚师败绩文公始伯退而有忧色曰吾闻能以战胜安者惟

圣人若夫诈胜之徒未尝不危晋作王宫于践土
五月丙午晋献楚俘于王己酉王策命晋文公为侯
伯卫成公闻楚败奔楚遂适陈使元喧奉叔武以
受盟六月晋人复成公成公入前驱杀叔武元喧奔
晋成公与元喧讼不胜晋执成公归之于京师元喧
归于卫立公子瑕晋文公召王狩于河阳诸侯朝
于王所诸侯围许晋释曹共公是岁陈穆公
薨子共公朔立

二十一年秋鲁大雨雹

二十二年春晋侵郑夏狄侵齐晋文公请杀卫
成公王曰君臣无狱元喧虽直不可听也为臣杀其
君其安庸刑余何私于卫侯晋人使医酖成公不死
医亦不诛臧文仲言于鲁僖公曰卫君殆无罪刑五
而已无有隐者隐乃讳也有诸侯之请必免之君盍
请卫君以示亲于诸侯且以动晋公说行玉二十穀
秋释成公自是晋聘鲁加于诸侯一等爵同厚其好
货成公闻臧文仲之为也使纳赂焉辞曰外臣之言
不越竟不敢及君卫成公归国杀元喧及公子瑕
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郑人以名宝行成文公
弗许曰予我詹而师还叔詹固请往曰一臣可以救
百姓而定社稷君何爱也郑人以詹予晋晋人将烹
之詹曰天降郑祸弃礼违亲臣杀身赎国忠也乃就
烹据鼎耳而疾号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与詹
同乃命弗杀厚为之礼而归之郑文公使烛之武见
秦穆公穆公与郑人盟乃还晋亦去之初郑文公有
三夫人宠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逐羣公子子兰
奔晋事文公甚谨从公伐郑求入郑为太子公以告
郑郑大夫石癸曰夫人子尽死余庶子无如兰贤晋
以为请利孰大焉遂立兰为太子

二十三年春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鲁僖公使臧
文仲往重馆人告曰诸侯莫不望分而欲亲晋晋不
以故班必亲先者鲁之班长而又先诸侯其谁望之
从之获地于诸侯为多反命请曰重馆人之力也一
言辟境其章大矣出而爵之晋上军狐毛卒使赵

衰代之辞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军也善臣之伦箕郑胥婴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将上军文公曰赵衰三让皆社稷之卫也秋搜于清原作五军以赵衰为卿将新上军及子犯卒蒲城伯请佐公曰赵衰三让不失义乃使衰佐上军初晋饥公问救饥于箕郑对曰信于君心则美恶不踰信于名则上下不干信于令则时无废功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民知君心贫而不惧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为箕至是佐新上军文公伐邲赵衰言所以胜邲公从之而克将赏赵衰衰曰君赏其末则骑乘者存赏其本则臣闻之郟虎公召虎而赏之虎曰言之易行之难臣言之者也公曰子无辞文公学读书于臼季三曰曰吾不能行也咫闻则多矣对曰多闻以待能者不犹愈也文公谓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国为易今也难对曰君以为易其难将至矣君以为难其易将至焉文公出田逐兽入大泽迷不知其所公问渔者曰道安从出渔者曰鸿鹄保河海厌而徙于小泽必有九罭之忧鼃鼃保深渊厌而出之浅渚必有罗网钓射之忧君之至此何太遠也公曰善哉出泽谓从者曰记渔者名渔者曰君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则臣亦与焉何以名为君若不敬社稷不固四国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者虽得厚赐不能保也遂辞不受曰君亟归国臣亦反渔所矣文公田于虢遇一老父而问之曰子虚此故矣虢亡其有说乎对曰虢君断则不能諫则无与所以亡也公辍田而归以告赵衰衰问其人安在公曰吾不与之来衰曰古之君子听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听其言而弃其身哀哉晋国之忧也公召而赏之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欢而教诲之能善之乎对曰是在驩也质将善而贤良赞之则济可俟若有违质教将不入何善之为公曰教无益乎对曰人生而学非学不入教者因体能质而利之者也臼季使舍于冀野冀缺薶其妻馐之敬相待如宾问之冀芮之子也与之归复命而进

之文公曰其父有罪子何以知其贤对曰臣见其不忘敬也恪于德以临事其何不济公使为下军大夫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

二十四年夏卫侵狄冬晋文公薨子襄公驩立

秦袭郑是岁卫侵郑郑文公薨太子穆公兰立

二十五年春秦师过周左右免胄而下拜王孙满言于王曰秦必有谿入险而脱能无败乎郑已觉秦威滑而还晋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丧破滑夏四月辛巳墨衰发兵遮击秦兵大破之于殽虜孟明视等三将狄侵齐鲁伐邾取訾娄秋复伐邾狄伐晋

八月戊子晋败狄于箕获白狄子冬鲁僖公薨子

文公兴立晋陈郑伐许楚侵陈蔡遂伐郑晋

侵蔡楚救之

二十六年夏四月晋伐卫六月戊戌取戚卫伐晋楚成王欲黜太子商臣而立王子职冬十月丁未商臣弑王而自立是为穆王

二十七年春正月秦孟明视伐晋二月晋襄公御之赵衰佐中军甲子败秦于彭衙鲁夏父弗忌为宗烝时跻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为宗伯明者为昭其次为穆有司曰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

长幼而等胄之亲踈也自王及主癸莫若汤自稷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未尝跻汤与文武为不踰也弗听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庙跻僖公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犯顺以逆易神之班僖又未有明焉而跻之皆不祥也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

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禘郊祖宗报五者国之典祀也社稷山川之神及前哲令德之人天之三辰地之五行九州岛名山川泽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鸟至而祀之难以为仁且智矣夫广川之鸟兽恒知避其灾今兹海有灾乎是岁海多大风文仲曰信吾过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书以为三箴鲁文公

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谓之曰吾欲利子于外之寛者对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车服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闻命公弗取

臧文仲曰孟孙善守矣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
对曰先臣惠伯以命于司里尝禘烝享之所致君胙
者出入受事之币以致君命者亦有数矣今命臣更
次于外无者违乎请从司徒以班徒次公亦不取
冬晋宋陈郑伐秦取汪及彭衙戎王闻秦穆公贤使
由余来观由余其先晋人亡入戎能晋言穆公示以
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人为之亦苦民
古之有国者未尝不以恭俭失国者未尝不以骄奢
也穆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
时乱戎夷无此何以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
乱也自上圣黄帝仅以小治及其后世阻法度之威
以责督于下下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下交争篡弑灭
宗皆以此也夫戎夷上含淳德以遇下下懷忠信以
事上一国之政犹一身真圣人之治也穆公退而谓
内史廖曰邻有圣人敌国之忧也廖曰戎王处僻陋
之地未尝见中国声色君试遗之女乐以夺其志戎
王好乐必怠于政为由余请缓期留而莫遣使其君
臣有间乃可图也穆公曰善与由余曲席而坐传器
而食问其地形兵势尽饗而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
八遗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终岁淫纵牛马半死秦乃
归由余由余数諫不听穆公使人间要之由余遂去
降秦穆公以客礼礼之拜为上卿问伐戎之形
二十八年春晋以诸侯伐沉沉姒姓子爵夏秦缪
公伐晋取王官及郊封殽尸而还遂伯西戎用孟明
也秋雨螽于宋楚围江冬王师及晋伐楚救江
二十九年秋晋伐秦楚灭江是岁秦用由余谋
伐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
金鼓
三十年夏秦入郟秋楚灭六冬楚灭蓼晋阳
处父如卫舍于逆旅嬴氏嬴谓其妻曰吾求君子
久矣今乃得之举而从之阳子道与之语及山而还
曰吾见其貌而欲之闻其言而恶之且刚而主能不
本而犯怨之聚也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贾季之难阳
子死之晋新上军帅中军佐赵衰成子卒是岁

许僖公薨子昭公锡我立

三十一年春晋舍二军赵盾将中军始为国政夏
秦穆公薨有子四十人太子康公罃立葬穆公雍从
死者百七十七人秋八月乙亥晋襄公薨太子夷
皋少晋人以难欲立长君赵盾遣使如秦逆公子雍
三十二年春鲁伐邾三月甲戌取须句夏四月宋
成公薨弟御杀太子自立宋人杀御立成公少子杵
臼是为昭公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太子夷皋母
穆嬴日夜抱太子号泣于朝赵盾患之乃背秦而立
夷皋是为灵公戊子败秦于令狐狄侵鲁冬徐
伐莒

三十三年春晋归匡戚之田于卫夏秦伐晋取武
城秋王崩子顷王壬臣立

资治通鉴外纪卷第八终

初编, 史部, 资治通鉴外纪, 卷第六

资治通鉴外纪卷第六

宋京兆万年刘恕編集

周纪四赤奋若凡四十七年起昭阳单阏尽屠维
顷王

元年春二月葬襄王三月楚伐郑晋宋鲁卫许救
郑夏楚侵陈克狐丘秋楚伐陈陈人败之陈惧
及楚平是岁曹共公薨子文公寿立燕襄公薨桓
公立

二年春晋伐秦取少梁夏秦伐晋取北征秦任
望谓康公曰饥召兵疾召兵劳召兵乱召兵君筑台
三年今荆将攻齐臣恐其以齐为声而袭秦为实也
不如备之戍东边楚乃辍行

三年春楚再伐麋败之秋鄆瞒侵齐遂伐鲁长狄
弟兄三人佚宕中国瓦石不能害冬十月甲午鲁
叔孙得臣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射其目身横九亩
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

四年春邾伯薨羣舒叛楚夏楚执舒子平及宗子
遂围巢羣舒偃姓舒庸舒鸠之属宗巢二国名冬
秦伐晋取羈马初赵宣子言韩厥于晋灵公以为司

马是役也宣子使人以其乘车于行厥执而戮之众咸曰韩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车其谁安之宣子召而礼之曰事君者比而不党军事无犯犯而不隐吾言女于君以是观女女勉之临长晋国非女其谁告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贺我矣吾举厥也而中免于罪矣十二月秦晋战交绥秦师夜遁复侵晋入瑕厥韩萬孫子輿之子也

五年夏邾迁于绎五月邾文公薨子定公纘且立是岁陈共公薨子灵公平国立楚穆王薨子庄王旅立

六年春王崩子匡王班立邾伐鲁鲁伐邾齐昭公妃鲁叔姬无宠子舍孤弱国人莫畏公弟商人自桓公死争立不得阴交贤士附爱百姓夏五月昭公薨舍立秋七月乙卯夜商人弑舍自立是为懿公有星孛入于北斗

匡王

元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晋伐蔡戊申入蔡秋齐侵鲁冬十一月又侵鲁遂伐曹入其郛是岁蔡庄公薨子文公申立

二年秋八月楚大饥戎伐其西南又伐其东南庸人帅羣蛮以叛麇人帅百濮将伐楚楚师出百濮乃罢楚灭庸楚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沈湎于酒淫于声色令国中曰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蜚不鸣何鸟也王曰三年不动将定志意不蜚将长羽翼不鸣将覽民则虽无蜚蜚将冲天虽无鸣鸣将骇人举退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曰食君厚禄爱死不谏非忠臣也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臣闻好道者多资粮好乐者多求而亡国亡无日矣臣敢以告王曰善左执苏从手右抽刀断钟鼓之悬明日听政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诛大臣五举处士六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宋昭公无道国人不附庶弟鲍贤而下士冬十一月甲寅

昭公田于孟诸襄夫人王姬使帅甸攻而杀之立鲍是为文公晋赵盾请师伐宋灵公曰非晋国之急也对曰宋人弑其君反天地而逆民则晋为盟主而不修天罚将惧及焉公许之乃召军吏而戒乐正令三军钟鼓必备赵同曰国有大役不镇抚民而备钟鼓何也宣子曰伐备钟鼓声其罪也袭侵密声为蹇事也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明声之犹恐其不闻也使告于诸侯治兵振旅鸣钟鼓以至于宋晋灵公造九层台费用千亿令左右曰敢谏者死孙息曰臣能累十二棋加九鸡子其上孙息正颜色定志意而为之左右皆慑公俯伏气息不续曰危哉孙息曰复有危甚于此者九层之台三年不成国用空虚户口减少吏民叛亡邻国兴兵社稷一灭君何所望公即坏台不作

三年春晋卫陈郑伐宋责以弑君文公定立乃去夏四月齐伐鲁秋周甘歃败戎于邲垂

四年春二月丁卯鲁文公薨太子恶立夏五月齐邲歃阎职弑懿公于囿竹国人立桓公子元是为惠公冬十月鲁襄仲杀恶而立文公子倭是为宣公莒自纪公庶其以下为己姓不知谁赐之纪公多行无礼于国爱少子季佗欲黜太子仆仆因国人弑纪公以其寶奔鲁国人立季佗是为厉公鲁宣公命季文子曰莒太子不惮以吾故杀其君而以其寶来爱我甚矣为我子之邑今日必授里革遇之而更其书曰为我流之于夷今日必通明日有司复命公诘之仆人以里革对公执之对曰毁则者为贼掩贼者为臧窃寶者为宄用宄之财者为奸使君为奸藏者不可不去也臣违君命者亦不可不杀也公曰寡人实贪非子之罪乃舍之是岁秦康公薨子共公稻立

五年夏六月齐取鲁济西田晋帅诸侯伐宋秋楚侵陈及宋晋救之遂伐郑楚救郑冬晋侵崇伐郑

六年春郑伐宋二月壬子败宋于大棘秦伐晋围

焦夏晋赵盾救焦遂及诸侯侵郑楚救郑晋灵
公虐赵盾谏不从秋九月乙丑赵穿弑灵公逆文
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为成公是岁王崩弟定
王瑜立

定王

元年春晋伐郑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遂至洛观兵
于周郊王使王孙满劳之楚庄王问鼎大小轻重对
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
夏楚侵郑曹伐宋秋宋围曹冬郑穆公薨太
子灵公夷立

二年春鲁伐莒取向夏郑子公子家弑其君夷立
夷弟坚是为襄公谥夷曰幽公冬楚伐郑是岁
秦共公薨子桓公荣立

三年冬楚伐郑晋救郑伐陈晋尝伐楚三舍不止大
夫请击之庄王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孤之身而
晋伐楚是寡人之过如何其辱诸大夫大夫曰君之
时晋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晋伐楚是臣之罪也请击
之庄王俛泣而起拜诸大夫晋闻之曰君能下其臣
而君臣争以过为在己上下一心未可攻也乃夜还
师庄王罢朝而晏樊姬问其故王曰旦与贤相语
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为谁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
而笑王问之对曰妾非不欲尊贵擅爱以为伤王之
义也故所进与妾同位者数人今虞丘子为相十年
未尝进一贤知而不进是不忠也不知是不知也安
得为贤明日王以樊姬之言告之虞丘子稽首曰如
樊姬之言于是辞位曰臣为令尹国不加治狱讼不
息处士不升淫祸不讨久固禄位妨羣贤路臣窃选
国俊下里之士曰孙叔敖多能无欲可授之政庄王
曰子辅寡人令行绝域奈何去之虞丘子固辞王许
之赐菜田三百号曰国老

刘恕曰圣人因人而成大功愚者贪权而忌胜己
虞丘子悟樊姬之一言荐孙叔敖而庄王伯天下
谓之贤相可也奚独楚哉

孙叔敖代虞丘子为令尹狐丘丈人麓皮白冠来吊

曰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怨处之孙叔敖曰愿闻余教丈人曰位高而意益下官大而心益小禄厚而施益博谨此三者足以治楚矣或云叔敖沈尹筮相与友叔敖游郢三年声晦不知修行不闻沈尹筮曰令人主上至于王下至于伯我不若子接俗说义调均以适主心子不如我沈尹筮游郢五年楚王欲以为令尹让曰期思鄙人孙叔敖圣人也王必用之王乃使人以王舆迎叔敖为令尹叔敖施教导民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民皆乐其生不教而从化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莊王盡境内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叔敖遂伯天下功迹著乎竹帛乎後世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孙叔敖曰国之有是众非之所恶臣恐王之不能定王曰不定独在君乎亦在臣乎孙叔敖曰国君骄士曰士非我无適贵富士骄君曰国非士无適安强人君失国而不悟士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国是无適定矣桀纣以合其取舍者为是不合者为非故亡而不知王曰愿相国与士大夫共定国是寡人岂敢以褊国骄士民哉庄王好田猎弋射大夫諫曰晋楚敌国也楚不谋晋晋必谋楚王无乃耽于乐乎王曰吾猎以求士也榛藜刺虎豹者吾知其勇也攫犀兕者吾知其劲有力也罢田而分吾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国以安

四年春晋卫侵陈秋赤狄伐晋

五年夏齐鲁伐莱莱子爵赤狄侵晋是岁河徙燕桓公薨宣公立

六年夏白狄會晋伐秦晋获秦谍杀诸絳市六日而苏楚灭舒蓼晋郟缺代赵宣子为政秋赵朔佐

下军朔盾子也冬楚伐陈王使单襄公聘于宋

遂假道于陈以聘楚火朝觐矣道弗可行野有庾积功未毕饕宰不致飧司里不授馆民将筑台于

夏氏及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宾

不见单子归告王曰陈侯不有大咎国必亡道路不可知田在廿间功成而不收废其教而弃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将何以守国居大国之间其能久乎七年秋鲁取根牟东夷国也滕昭公毛薨子文公绣立晋成公与楚庄王争强會诸侯于扈陈灵公畏楚不會晋以诸侯之师伐陈成公薨子扈子景公孺立冬宋围滕陈灵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陈其亡乎吾骤谏君君不吾听而愈失威仪夫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未有能保王公之号垂显令之名者也今君縱恣不亡必弑灵公以泄冶为妖言而杀之楚伐郑晋救郑郑败楚师是岁卫成公薨子穆公遯立

八年春齐归鲁济西田夏齐惠公薨子顷公无野立陈灵公淫于夏姬其子征舒弑公六月宋伐滕诸侯伐郑秋鲁伐邾取绎冬楚伐郑晋救郑逐楚师诸侯戍郑郑子家卒国人讨幽公之乱斲子家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谥曰灵是岁刘康公聘鲁归王问鲁大夫孰贤对曰季孙行父仲孙蔑俭俭能足用族可以庇其长处鲁乎叔孙侨如公孙归父侈侈则不恤匮忧必及之人臣而侈国家弗堪亡之道也

九年春楚伐郑夏楚侵宋冬楚庄王为夏氏乱陈欲伐之使人视之还报曰其城高沟深而畜积多宁国也王曰可伐陈小国而蓄积多必赋敛重而民怨上城高沟深则民力殫矣王遂兴兵伐陈谓陈曰无惊吾诛征舒而已遂入陈杀夏征舒因县陈申叔时谓庄王曰王以贼弑君征兵诸侯以义伐之已而利其地何以令于天下庄王曰善乃迎陈灵公太子午于晋而立之是为成公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庄王使士亶傅太子审辞王曰赖子之善善之也对曰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将至若不欲善善则不用王卒使傅之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若是而不从动而不悛悛而不摄摄而不彻则

导之忠信义礼孝事仁文武罚赏而明齐肃以耀之临若是而不济不可为也庄王之法曰羣臣入朝至门马蹄践溜者斩其辮而戮其御太子犯令廷理斩辮戮御太子怒入见王泣曰为我诛廷理王曰立法从令所以尊敬宗庙前有老主而不踰后有储主而不属真吾守法之臣也益爵二级令尹子佩请饮庄王王许之而不往子佩曰臣有罪乎王曰闻子具于强台南望料山以临方皇左江右淮其乐忘死吾薄德之人不可以当此乐恐留而不能反也庄王以越政乱兵弱欲伐之杜子曰臣患知之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自见其睫庄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乱也王兵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弱也王之弱乱非越之下此知之如目也王乃止初庄王欲伐晋使豚尹观焉反曰其忧在上其乐在下贤臣沈驹在焉不可伐也明年又使观之反曰可矣沈驹已死谄谀多在君之庐其君好乐而无礼其下危处以怨上上下下离心伐之民必先叛庄王从之

十年春楚庄王围郑三月克之而许之平六月晋救郑赵朔将下军韩厥为司马楚败晋于邲将军子重三言而不当庄王归过申侯之邑申侯进饭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请罪王喟然叹曰贤君有师者王中君有师者伯下君羣臣莫若者亡我下君也羣臣又莫若吾恐亡也且世不絶圣国不絶贤天下有贤而我独不得何以食为庄王见天不见妖地不出孽则祷于山川曰天其忘余与冬楚伐萧宋蔡救萧楚围萧萧溃遂灭之宋伐陈卫救陈

十一年春齐伐莒夏楚伐宋秋赤狄伐晋

十二年夏晋伐郑秋九月楚围宋将军子重谏曰君厨肉臭而不食尊酒败而不饮三军之士皆有饥色欲以胜敌不亦难乎庄王曰请有酒投之士有食馈之贤是岁曹文公薨子宣公卢立

十三年夏五月宋及楚平六月癸卯晋败赤狄辛亥灭潞获长狄侨如之弟焚如郟瞞由是遂亡赤狄

潞氏隗姓秋七月秦伐晋晋败秦师周室既衰
暴君污吏慢其经界繇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
鲁宣公初税畝春秋讥焉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
祸乱作冬鲁螽生

十四年春晋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赵庄子问于
狄封人曰吾闻狄雨沙三日雨血三日马生牛牛生
马信乎曰然庄子曰妖足以亡国也对曰雨沙蚩风
所飘也雨血鸢鸟击于上也马生牛牛生马杂牧也
此非狄之妖也庄子曰奚为妖对曰其国数散其君
幼弱诸卿货大夫比党百官肆断而无告政令不竟
而数变其士巧贪而有怨此其妖也夏成周宣榭
火冬晋使士會聘于周王享之肴烝士會私于相
礼原公曰吾闻王室之礼无毁折今此何礼也王曰
子弗闻乎禘郊之事则有全烝王公立饫则有房烝
亲戚宴享则有肴烝唯戎狄则有体荐坐诸门外而
使舌人体委与之今叔父使士季修旧德以獎王室
唯是先王之宴礼以貽女余一人敢设饫禘焉胡有
孑然其効戎狄也士會不敢对而退归乃讲聚三代
之典修执秩以为晋法

十五年春晋使郟克聘于齐齐项公使妇人观而笑
之克怒归请伐齐秋八月范武子谓其子燮曰郟
子之怒甚矣不逞于齐必发诸晋不得政何以逞怒
干人之怒必获毒焉余将致政以成其怒无以内易
外也乃老郟克为政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
莫也对曰有秦客庾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
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让父兄也尔童子而三
掩人于朝亡无日矣击之以杖折委笄是岁蔡文
公薨子景公固立许昭公薨子灵公立

十六年春晋卫伐齐秋邾人戕郈子于郈楚庄
王薨子共王审立鲁宣公尝夏濫于泗渊里革断
其罟而弃之曰古者太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
罟罟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助宣气也
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罟罗鸟兽成水虫孕
水虞于是乎禁罟罟蕃庶物也公闻之曰吾过而里

革匡我是良罟也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师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于侧之不忘也冬宣公薨子成公肱立

十七年春周刘康公伐茅戎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

十八年春齐伐鲁取龙卫侵齐夏齐败卫鲁卫乞师于晋以伐齐皆主郟献子晋侯许之于是赵朔庄子已卒栾书代将下军六月壬申师于靡笄之下癸酉陈于鞌郟克伤曰余病喙张侯曰三军之心在此车也其耳目在于旗鼓车无退表鼓无退声军事集焉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甲冑而効死戎之政也病若未死祇以解志三军从之齐师大败秋七月齐及晋盟使齐归鲁汶阳田

八月宋文公薨子共公固立九月卫穆公薨子定公臧立晋师归范文子后入谓武子曰夫师郟子之师也其事臧若先则恐国人之属耳目于我也郟献子范文子栾武子见景公曰克也以军命命三军之士三军之士用命爨也受命于中军以命上军之士上军之士用命书也受命于上军以命下军之士下军之士用命冬楚侵卫鲁

十九年春晋帅诸侯伐郑郑败晋于丘舆夏郑伐许秋晋伐麇咎如讨赤狄之余麇咎如溃冬十二月甲戌晋作六军韩厥为卿将新中军齐顷公朝晋郟献子曰寡君使克也不腆弊邑之礼为君之辱敢归诸下执政以整御人苗棼皇曰郟子勇而不知礼矜其伐而耻国君其与幾何齐顷公归而弛苑囿薄赋敛不听声乐不食酒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會与盟卒终其身国家安宁

二十年冬十一月郑师疆许田许人败诸展陂郑伐许取鉏任冷敦之田晋救许伐郑取汜祭楚救郑是岁郑襄公薨子悼公费立燕宣公薨昭公立

二十一年夏梁山崩晋景公召伯宗绛人谓伯宗曰策于上帝国三日哭以礼焉从之伯宗朝以喜归告其妻曰吾言于朝诸大夫皆谓我智似阳子对曰

阳子华而不实主言而无谋难及其身子何喜焉诸大夫莫子若也然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难必及子盍亟索士整庇州犁焉得毕阳及栾弗忌之难诸大夫害伯宗毕阳送州犁于楚冬十一月己酉王崩子简王夷立初吴周章卒子熊遂立卒子柯相立卒子强鸩夷立卒子余桥疑吾立卒子柯卢立卒子周繇立卒子屈羽立卒子夷吾立卒子禽处立卒子转立卒子颇高立卒子句卑立卒子去齐立是岁去齐卒子寿梦立吴始益大寿梦称王吴之年始可纪简王

元年春二月鲁立武公之宫为武世室鲁取鄆鄆附庸也三月晋卫郑伊洛之戎陆浑蛮氏侵宋夏四月丁丑晋迁都新田亦谓之絳以絳为故絳六月郑悼公薨弟成公膾立秋鲁侵宋楚伐郑冬晋救郑晋侵蔡楚救蔡

二年春吴伐郟郟己姓子爵秋楚伐郑诸侯救郑楚亡大夫申公巫臣在晋使其子狐庸为行人于吴教之射御导之伐楚吴始大通于上国

三年春晋使鲁归汶阳之田于齐晋侵蔡遂侵楚晋赵婴通于赵朔之妻晋成公女庄姬其兄赵同赵括放婴于齐庄姬譖之于景公曰同括将为乱栾郟为征夏六月讨赵同赵括杀之朔子赵武从其母庄姬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景公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惧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刘恕曰史记晋世家景公十七年诛赵同赵括复令庶子武为后其年及事与左氏略同赵世家云晋景公三年屠岸贾攻赵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朔之妾人程婴匿赵氏孤儿武于山中十五年景公有疾与韩厥谋立赵武攻灭屠岸贾复与赵武田邑案左成二年晋景公之十一年樂書將下军则于时朔已死矣据此说杀赵同括后十五年乃立趙武而外晉語趙文子冠見諸大夫皆不言赵氏复立惟邰无正谓赵简子曰昔先主文子

少彊于难失赵氏之典刑而去其师保基于其身
以克复其所诸书多言程婴公孙杵臼之事不知
其然乎晉趙世家與春秋内外不相符合其說
近诬

赵武冠见栾武子曰昔吾逮事庄主华则荣矣请务
实乎见中行宣子曰惜也吾老矣见范文子曰贤者
宠至而益戒不足者为宠骄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
之见郟驹伯曰壮不若老者多矣见韩献子曰成人
在始与善如卅木之产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犹宫
室之有墙屋也粪除而已又何加焉见智武子曰成
子之文宣子之忠事君必济其可忘乎见苦成叔子
曰抑年少而执官者众吾安容子见温季子曰谁之
不如可以求之见张老而语之张老曰从栾伯之言
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韩子之戒可以成智子之
道善矣三郟亡人之言也何称述焉冬晋鲁伐郟
四年楚共王曰孤有德于郑使人来盟郑成公私与
之盟秋成公朝晋晋曰郑私平于楚执之使栾书
伐郑楚侵陈以救郑冬十一月楚伐莒戊申入渠
丘庚申莒溃楚遂入郟秦及白狄伐晋郑围许
是岁齐顷公薨子灵公环立

五年春卫侵郑三月郑公子如立公子繻为君
夏四月郑人杀繻立成公太子髡顽子如奔许晋
景公有疾五月立太子州蒲为君會诸侯伐郑辛
巳晋归郑成公六月丙午晋景公薨州蒲立是为
厉公

七年夏狄侵晋秋晋败狄

八年春三月鲁成公将朝周使叔孙侨如先聘且告
见王孙说与之语说言于王曰叔孙享觐之币薄而
言谄殆请之也若贪陵之人来而盈其愿是不赏善
也且财不给王遂不赐礼如行人成公至仲孙蔑为
介王孙说与之语说让说以语王王厚贿之刘康
公成肃公會晋厉公伐秦韩厥将下军夏五月丁
亥晋以诸侯之师败秦于麻隧曹宣公薨秋公
庶子负刍杀太子而自立是为成公

九年秋八月郑伐许败还戊戌郑复伐许庚子入其郛九月卫定公有疾立子衎为太子冬十月公薨太子立是为献公是岁秦桓公薨子景公后立莒渠丘公朱薨厉公孙犁比公密州立十年春晋會诸侯讨曹成公执而归诸京师夏六月宋共公薨少子平公成立楚侵郑及卫郑侵楚取新石冬十一月许灵公畏郑之偪请迁于楚辛丑楚迁许于叶十一年夏四月滕文公薨子成公原立郑伐宋宋败郑于沟陂郑败宋于沟陵卫伐郑晋厉公将伐郑使苦成叔及栾廪兴齐鲁之师范文子曰诸侯皆叛则晋可为也唯有诸侯故扰扰焉诸侯难之本也得郑忧滋长焉用郑郟至曰然则王者多忧乎文子曰我王者乎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忧楚共王帅东夷救郑晋人欲争郑范文子曰能内睦而后图外盍姑谋睦乎今司寇之刀锯日弊而斧钺不行内犹有不刑而况外乎唯厚德者能受多福无德而服者众必自伤今胜荆与郑吾君将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敛大其私昵夺诸大夫田而益妇人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几人战若不胜晋国之福也战若胜其产将害大盍无战乎栾武子曰韩郟箕之役晋有大耻三今我任晋国之政又以违蛮夷重之虽有后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晋国故大耻君臣不相听以为诸侯笑也六月甲午晦荆压晋军厉公使击之栾书请俟齐鲁之师郟至曰楚师将退我击之必以胜归夫陈不违忌一间也南夷与楚来而不陈二间也楚与郑陈而不整三间也士卒在陈而哗四间也众闻哗则必惧五间也郑将顾楚楚将顾夷莫有鬪心不可失也公说败楚师于鄢陵射共王中其目栾书是以怨郟至楚师宵遁晋将穀范文子曰吾庸知天之不授晋且以劝楚乎德福之基也无德而福隆犹无基而厚墉也其壤无日矣秋七月尹武公會诸侯伐郑晋以诸侯之师侵陈蔡曹人请于晋晋归曹成公鲁叔孙侨如晋郟欒欲去季孟九月晋

人执季孙行父鲁成公使子叔声伯如晋谢请季文子郟犨欲予之邑弗受归鲍国问之对曰若成叔家欲任两国而无大德少德而多宠位下而欲上政无大功而欲大禄皆怨府也其君骄而多私胜敌而归必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旧非多怨民无所始其身不能定焉能与人邑冬十二月晋厉公使郟至告庆于周见邵桓公与之语邵公告单襄公曰温季曰微我晋不战矣楚败晋不知乘我则强之战而胜是吾力也若是而知晋国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则贤矣抑晋国之举也不失其次吾惧政之未及子也曰昔荀伯自下军之佐以政赵宣子未有军行而以政今栾伯自下军往若佐新军而升为政不亦可乎襄公曰君子不自称非以让恶其盖人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则能长利郟至佻天之功以为己力不亦难乎兵在其颈不可久也

十二年春正月郑侵晋卫救晋侵郑夏五月尹武公单襄公及诸侯伐郑晋范文子反自鄢谓其宗祝曰以德胜者犹惧失之况骄泰乎君多私今以胜归私必昭难必作吾恐及焉为我祈死先难为免六月戊辰文子卒乙酉盟于柯陵单襄公谓鲁成公曰晋将有乱其君与三郟当之晋侯视远而足高目不在体目体不相从何以能久郟氏晋之宠人也三卿五大夫可以戒惧矣今郟锜之语犯郟犨之语迂郟至之语伐犯则陵人迂则诬人伐则掩人谁能忍之虽齐国佐亦将与焉立于淫乱之国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吾闻国德而邻于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偏于晋而邻于齐齐晋有祸可以取伯楚救郑冬十月诸侯伐郑楚救郑齐国佐恶庆克淫乱十一月杀克以穀叛灵公与之盟而复之鄢陵之战晋获楚王子发钩栾书怨郟至使发钩告厉公曰郟至使人劝楚王战及齐鲁之未至也微郟至王必不免公以告栾书书曰臣固闻之郟至欲为难使若成叔缓齐鲁之师战败将纳孙周事不成故免楚王今君若使之于周必见孙周郟至聘于周公使

覘之见孙周厉公即位以来南伐楚东伐齐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无所继威服四方而无所出遂合诸侯於柯陵氣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伐智而多功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昵内无辅拂之臣外无诸侯之助戮杀大臣亲近諛十二月使胥之昧夷羊五刺郟至郟攀郟錡錡谓至曰君不道于我以吾宗党夹而攻之虽死必败君必危郟至曰武人不乱智人不诈仁人不党钧之死也不若听君之命皆自杀于榭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妇人国人不蠲长鱼矫胁栾书中行偃公不忍杀长鱼矫曰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栾书中行偃围厉公于匠丽氏召韩献子献子曰弑君以来威非吾所能为也偃欲伐之书曰其身果而辞顺犯顺不祥伐果不克舒庸人以楚师之败道吴人围巢及厘虺伐驾楚袭舒庸之是岁燕昭公薨武公立邾定公薨子宣公

輕立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晋栾书中行偃囚厉公六日而弑之厉公所以死者无德而功烈多服者众也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鲁邾人以告成公曰臣杀其君谁之过也里革曰君之过也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杀其过多矣初晋襄公之曾孙桓叔捷之孙惠伯谈之子周辟难适周事单襄公立无跛视无还聽无聳言无遠晋国有忧未尝不戚有庆未尝不怡襄公有疾召项公而告之曰必善晋周将得晋国其行也文天地所祚小而后国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国晋仍无道而鲜胄其将失之必早善周厉公既死栾武子使智武子彘恭子迎周于京师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周曰人有元君将稟命焉稟而弃之是焚穀二三子之虐也稟而不材是穀不成孤之咎也二三子为令之不从故求元君而访焉孤之不元废也谁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图之进退愿由今日大夫对曰辱君之允令敢不承业乃盟而入甲申晦齐以庆氏之难杀国佐二月乙酉晋悼公即

位定百事立百官育门子选贤良兴旧族出滞赏毕
故刑赦囚系宥间罪荐积德逮鰥寡振废淹养老幼
恤孤疾年过七十公亲见之称曰王父使吕宣子将
下军彘共子将新军而称吕錡之功士武子文子之
德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孤文子佐之而称魏颢退
秦师之勲以赵武为卿以士贞子帅志博闻宣惠于
教右行卒能以数宣物定功栾纠能御以和于政荀
宾有力而不暴祁奚果而不淫羊舌职聪敏肃给魏
绛勇而不乱张老智而不诈铎遏寇恭敬而信强籍
偃惇帅旧职而恭给程郑端而不淫好谏而不隐使
為太下至賛僕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
教之则徧而不倦荀會文敏导之则婉而人栾廩果
敢谗之则过不隐韩无忌镇静修之则壹使兹四人
者为之魏绛驪子也夏六月郑侵宋遂會楚伐宋
取朝郑幽丘伐彭城纳宋鱼石秋八月己丑鲁成
公薨子襄公午立年三岁冬十一月楚伐宋晋救
宋晋韩厥将中军为政十二月晋合诸侯于虚朮
谋救宋宋人辞诸侯而请师围彭城晋使张老延君
誉四方且观道逆者

十四年春正月诸侯围宋彭城彭城降晋夏五月
晋帅诸侯伐郑入其郛晋侵楚及陈秋楚救郑
侵宋郑侵宋取犬丘是岁王崩子灵王泄心立
资治通鉴外纪卷第六终

初编, 史部, 资治通鉴外纪, 卷第七

资治通鉴外纪卷第七

宋京兆万年刘恕編集

周纪五大荒落凡五十二年上章摄提格尽重光
灵王

元年春郑侵宋齐伐莱秋七月庚辰郑成公薨
太子僖公髡顽立晋侵郑

二年春楚伐吴克鳩兹至于衡山吴伐楚取驾

夏晋祁奚辞军尉悼公问孰可对曰臣之子午有直
质而无流心非义不变非上不举若临大事可贤于
臣公使午为军尉军无秕政六月晋會诸侯盟于

鸡泽悼公弟干乱行中军司马魏绛斩其仆而谓公曰臣誅于干不忘其死君不說請之公曰軍旅之事也公于是布命结援修好申盟而还令狐文子卒使张老为卿辞曰智仁勇学臣不如魏绛若在卿位外内必平鸡丘之會其官不犯而辞顺不可不赏也五命而固辞乃使为司马赵武将新军魏绛佐之秋楚侵陈冬晋伐许

三年春三月陈成公薨子哀公溺立楚将伐陈闻丧乃止陈人不聽命夏楚侵陈冬陈围顿顿姬姓子爵晋悼公誉达于戎无终子嘉父因魏绛请和诸戎于是遂伯邾莒伐鄆鲁救鄆侵邾败于狐骀四年秋鲁大雩冬楚伐陈十一月甲午诸侯救陈鲁子服它谏季文子曰子相二君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人以子为爱且不华国文子曰德荣为国华吾观国人食簋而衣恶者多文子以告其父仲孙蔑蔑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过七升之布马饩不过狼莠文子闻之曰过而能改民之上也使为上大夫

五年春杞桓公薨子孝公丐立秋莒灭鄆冬十一月丙辰齐灭莱共公浮柔奔棠

六年冬十月晋韩厥献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辞曰厉公之乱无忌备公族智不能匡君使至于难仁不能救勇不能敢辱君朝以忝韓宗悼公曰難雖不能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庚戌宣子起朝楚围陈晋會诸侯干鄆以救之郑子驷使贼夜弑僖公以疟疾赴于诸侯子简公嘉立年五岁

七年夏四月郑侵蔡五月莒伐鲁秋九月鲁大雩冬楚伐郑郑及楚平

八年春宋灾夏晋韩起佐上军赵武为新军将秋秦侵晋冬十月诸侯伐郑郑及晋成晋以诸侯复伐郑闰十二月次阴口而还楚伐郑郑及楚平九年夏五月甲午晋灭偃阳偃阳妘姓子爵六月楚郑伐宋晋伐秦卫救宋郑侵卫秋七月楚

郑侵鲁还围宋萧八月丙寅克之九月郑侵宋莒
伐鲁晋帅诸侯伐郑冬十月楚救郑十一月丁未
晋帅诸侯侵郑

十年春鲁季武子为三军叔孙穆子曰天子作师公
帅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诸侯有
卿无军帅教卫以赞元侯伯子男有大夫无卿帅赋
以从诸侯今我小侯也处大国之间为元侯之所以
怒大国无乃不可乎弗从遂作中军自是齐楚代讨
于鲁宋侵郑夏四月郑侵宋诸侯伐郑秋七月

楚乞旅于秦秦师从楚子将伐郑郑伯逆之丙子伐
宋九月诸侯复伐郑郑人行成冬十二月郑简公纳
女工妾女乐歌钟竇辂车于晋悼公公锡魏绛女
乐一八歌钟一肆曰微子寡人无以待戎子其受之
绛徙治安邑晋悼公与司马侯升台而望曰乐夫
对曰临下之乐则乐矣德义之乐未也公曰何谓德
义对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
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春秋乃召叔向
使傅太子彪秦伐晋以救郑己丑秦败晋于栢

十一年春莒伐鲁围台鲁救台遂入郚吴王寿梦
四子曰诸樊余祭夷昧季札季札贤寿梦欲立之季
札让不可秋寿梦薨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刘恕曰太伯仲雍南之句吴而季歷嗣周季札有三
兄故不敢当吴君夫适度之分不明则争篡之
祸迭起君子思患而豫防远利以全身及阖庐弑
王僚季札曰非我立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蛮
夷之人仲尼称之岂不以其知而能守节哉

冬楚秦伐宋

十二年夏郟乱鲁救乱遂灭之晋赵武将上军魏
绛佐下军初楚共王多宠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
建曰楚必多乱夫一兔走于街万人追之一人得之
贪夫知止太子者国之基而百姓之望也绝则挠乱
犹兔走也共王闻之立昭太子楚共王作宫楼未
成有鹿上焉秋王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覆楚国
之师若得保首领以没请为灵若厉王薨子囊曰事

君者先其善不从其过能知其过可不谓共乎大夫
从之太子康王昭立吴侵楚战于庸浦吴大败
十三年春吴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季札固让乃舍
之夏诸侯从晋伐秦及泾莫济晋叔向曰诸侯谓
秦不恭而讨之及泾而止于秦何益鲁叔孙穆子曰
豹之业及匏有苦叶矣不知其佗叔向召舟虞与
司马曰若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叔孙将涉也具舟
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鲁莒先济诸侯从之不获成
晋师还四月卫孙林父宁殖叛献公奔齐居邾卫
人立穆公孙剽是为殇公或云子叔孙宁相之晋
舍新军秋楚伐吴吴不出而还吴人要击败之
十四年夏齐围鲁成秋邾伐鲁冬晋悼公薨子
平公彪立
十五年夏六月庚寅晋會诸侯伐许遂伐楚败之复
伐许秋齐围鲁成
十六年春宋伐陈夏卫伐曹取重丘秋齐伐鲁
冬邾伐鲁是岁邾宣公薨子悼公华立
十七年秋齐伐鲁冬十月晋會诸侯伐齐魏绛将
下军丙寅齐师夜遁十一月克兹郛十二月己亥焚
雍门及西郭南郭壬寅焚东郭北郭甲辰东侵及潍
南及沂楚伐郑至牢而反是岁曹成公薨子武
公胜立燕武公薨文公立
十八年春诸侯取邾田自濶水归于鲁二月晋卫
伐齐齐灵公废太子光以子牙为太子灵公疾崔
杼逆光疾病而立之夏五月壬辰晦公薨光即位是
为庄公
十九年秋鲁伐邾
二十年春邾庶其以漆闾丘奔鲁晋栾桓子廪娶
范宣子女叔祁生懷子盈廪卒叔祁与老州宾通盈
患之夏叔祁惧愬诸宣子曰盈将为乱宣子畏其多
士使城着将逐之平公谓阳毕曰自穆侯以至于今
恐及吾身若之何对曰去其枝叶絕其本根可以少
间栾氏之诬晋人也栾书弑厉公以厚其家灭栾氏
则民威矣起瑕原韩魏之后而赏立之则民懷矣公

曰栾书立吾先君栾盈不获罪如何对曰若爱盈则明逐羣贼而知国伦数而遣之彼若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报其德不亦可乎公许诺秋尽逐羣贼使祁午及阳毕适曲沃逐栾盈盈出奔楚公令国人曰自文公以来有力于先君而子孙不立者将授立之得之者赏栾盈之出执政使栾氏之臣勿从其臣辛俞行吏执之公曰国有大令何故犯之对曰臣顺之岂敢犯之执政曰无从栾氏而从君臣闻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臣于栾氏三世矣敢忘其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尝陈辞矣若受君赐是墮其前言何以事君乃遣之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生鲁昌平乡陬邑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二十二年春杞孝公薨弟文公益姑立夏四月齐纳栾盈于晋曲沃盈帅曲沃之甲因魏舒入绛败奔曲沃秋齐庄公伐卫将伐晋晏婴崔杼諫弗听陈须无曰将如君何遂伐晋取朝歌八月鲁救晋初陈完敬仲生釋孟夷釋孟夷生潛孟庄潛孟庄生須无即陈文子也冬十月晋人克栾盈于曲沃尽杀栾氏之族党初齐庄公为车五乘之宾而杞梁华舟獨不與焉歸而不食其母曰生而有義而有名五乘之宾尽汝下也梁与舟同车侍于庄公还自晋遂袭莒公伤股明日复战杞梁华舟下斗获甲首三百公曰子止吾与子同齐国二子曰君为五乘之宾而舟与梁不与焉是少吾勇也临敌涉难止我以利是恶吾行也深入多杀臣之事也齐国之利非吾所知也壞軍陷陳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莒人曰子無吾与子同莒国杞梁华舟曰去国归敌非忠臣也鸡鸣而期日中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杀臣之事也莒国之利非吾所知進鬪殺二十七人而莒人行成杞梁之妻闻之而哭城为之弛而隅为之崩二十三年春鲁侵齐夏楚为舟师伐吴无功而还秋齐伐莒冬楚伐郑诸侯救郑周穀洛斗将毀王宫灵王欲壅之太子晋諫曰民有怨乱犹不可

遏而况神乎王将防斗川以饰宫是饰乱而佐斗也
无乃章祸且遇伤乎王卒壅之齐人城郟晋平
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晋而与之言五称而五穷归
告公曰太子晋行年十五而臣勿能与言君请归邑
而与之田若不反有天下将以为诛平公将归之师
旷曰请使瞑臣往与之言反而复之师旷见太子与
之言皆称善师旷歌无射曰国诚寧矣遠人来观修
义经矣好乐无荒太子歌螭曰何自南极至于北极
絕境越国弗愁道遠师旷谓太子曰汝将为天下宗
乎太子曰自太皞至尧舜禹未有一姓再有天下者
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汝慎无言师旷归未及三年
告者至晋羊舌肸聘于周發幣于大夫及單靖
公靖公享之俭而敬宾礼贈餼視其上而从之燕无
私送不过郊叔向曰异哉吾闻一姓不再兴今有单
子周其兴乎昔史佚有言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
若让事莫若咨单子之祝我礼也皆有焉子孙必蕃
后世不忘初晋范宣子与和大夫争田久而无成
宣子欲攻之司马侯曰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忧而
怒和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曰晋为盟主子为正卿
若能靖端诸侯使服聽命于晋晋国其谁不从何必
和盍密和宣子问于家老訾拓对曰吾子嗣位于朝
无奸行于国无邪民将何治为宣子说乃益和田而
與之和訾拓宣子謂獻子曰昔吾有訾拓朝夕顧
焉以相晋国且为吾家今吾观女专则不能谋则无
与将若之何对曰鞅也居处恭不敢安易敬学而好
仁和于政而好其道谋于众不以贾好私志虽衷不
敢谓是必长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晋平公射
鵠不使豎襄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
君告之对曰昔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今君
射鵠不死之不得耻也必速杀之勿令遠闻公忸
怩赦之是岁燕文公薨懿公立
二十四年春齐伐鲁齐庄公通于崔杼妻姜氏夏
五月乙亥杼弑公邢蒯瞶使晉而反將入而報君
其仆曰君之无道四邻诸侯莫不闻也蒯瞶曰子早

言我能諫之不聽我能去之不諫又不去吾將之
驅車入其僕曰人有亂君猶之我有治長可無
乎結轡自刎於車上申蒯將往赴難申詳止之曰
君之無道聞於諸侯何必之蒯曰食無道之食衣
無道之衣居無道之位安得有道而馳至公門崔
杼不內蒯以劍斷臂與門者杼陳八列命之蒯入門
奮劍三踴而鬪殺七列不及一列而陳不占往赴
難食則失七上车失軾其御曰怖懼如此虽往何益
不占曰君義也無勇私也君子不以私害義至門
聞鬪戰之聲恐駭而杼令士大夫皆脫劍入盟言
不疾指不至血者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柩
血仰天叹曰嗚呼崔杼不忠而弑其君杼曰子从
我与子分國不與吾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
句之晏子曰回以利而背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
失其志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
回乎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仆將馳嬰
子抚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馳不益
生緩不益按之成節而去丁丑崔杼立庄公弟
杵臼是为景公崔杼庆封相之晋伐齐齐请成
纳赂平公许之六月郑伐陈入之赂郑以宗器
乃还秋七月晋赵武为政舒鸠叛楚楚伐之
吴救之楚败吴师围舒鸠八月灭之卫献公
入于夷仪冬十月郑复伐陈十二月吴王诸
樊伐楚门于巢巢牛臣射杀之弟王余祭立
初诸樊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以次致国令
以渐至故诸樊称先王寿梦之意传弟焉季
札封延陵号延陵季子卫献公自夷仪使与
宁喜言求复国宁喜许之

二十五年春二月宁喜告蘧伯玉伯玉曰
瑗不得闻君之出敢闻其入辛卯宁喜弑
殇公甲午献公入卫夏楚秦侵吴闻吴有
备而还遂侵郑六月晋會诸侯讨卫执
献公秋七月齐景公郑简公为献公如
晋晋许归之楚椒举奔郑将奔晋蔡声
子将如晋遇之于郑飨之以璧侑曰能
事晋君以为诸侯主辞曰非所願也若
得歸骨於楚且不朽聲子曰子尚

良食吾归子椒举降三拜纳其乘马声子受之还见楚令尹子木言举若以晋谋楚必有丰败子木愀然曰召之其来乎对曰亡人得生又何不来为子木曰不来则若之何对曰资东阳之盗使杀之可乎子木曰我为楚卿而赂盗以贼一夫于晋非义也乃使椒鸣召其父而复之初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将荐芰屈建命去之曰夫子承楚国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可比先王下可训后世虽微楚国诸侯莫不誉夫子不以私欲干国典遂不用许灵公如楚请伐郑秋八月薨于楚子悼公买立冬十月楚伐郑十二月卫人归卫姬于晋乃释献公

二十六年鲁郈成子聘于晋过卫右宰穀臣止而觞之陈乐而不乐酒酣送之以璧成子反过而弗辞其仆怪而问之成子曰止而觞我与我欢也乐而不乐告我忧也酒酣送之以璧寄之我也卫其有乱乎卫献公患宁喜专夏公孙免余攻杀宁喜及右宰穀臣郈成子倍卫三十里还车而临三举而归使人迎穀臣妻子隔宅异之分禄而食其子长而反其璧孔子曰知可以微谋仁可以托财者郈成子之谓乎宋向戌善于晋赵文子又善于楚令尹子木欲弭诸侯之兵晋楚齐秦许之皆告小国为会于宋秋七月辛巳盟于宋子木欲袭晋军曰若尽晋师而杀赵武则晋可弱也叔向谓赵文子曰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合诸侯以为不信诸侯何望焉荆败我诸侯必叛之子何爱於而可以固晋国之盟主何懼焉

楚人固请先歃叔向谓赵文子曰霸王之势在德不在歃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茆蒹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今将与狎主诸侯之盟唯有德也务德所以服楚也无争先乃先楚是行也晋以藩为军攀攀即利而舍遮扞卫不行楚人不敢谋畏晋之信也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春鲁无冰秋鲁旱大雩周有黑气如日者五冬十一月癸巳王崩子景王贵立十二

月楚康王薨子麇立是为郟敖鲁襄公如楚及汉
闻康王卒诸侯大夫欲还叔仲昭伯曰君之来也为其名與衆也今王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為還義
人者固庆其喜而吊其忧况畏而服焉二三子有御
楚之术守国之备则可也若未有不往也遂行
是岁燕懿公薨子简公欵立

景王

元年夏四月鲁襄公还及方城闻季武子袭卞公欲
还出楚师以伐之荣成伯曰君不能令于国而恃诸
侯其谁昵之若楚克鲁置其同类以服东夷而大攘
诸夏何德于君而予君也若不克君以蛮夷伐之又
求入焉必不获矣不如予之武子使季冶逆公追
予之玺书以告公未言荣成子曰社稷之事子实制
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季冶归致禄而不出曰使予欺
君敢享其禄而立其朝乎五月葬灵王吴子余
祭观舟閤以刀弑之弟王夷昧立郑宋饥六月
吴季札出聘通嗣君至鲁见叔孙穆子说之请观周
乐至齐说晏平仲谓之曰纳邑与政乃免于难故晏
子因陈桓子纳政与邑札至郑见子产如旧相识适
卫说蘧瑗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如晋入
其境叹曰暴哉入其都叹曰力阙哉入其朝叹曰乱
哉从者问其故季札曰吾见乌巢高所以知其暴见
旧室好新室恶是以知其力阙见其君自决而不下
问臣保禄而不上谏所以知其乱也见赵文子韩宣
子魏献子及叔向而说之陈桓子无字文子子也初
季札北过徐徐君好季札寶劍口弗敢言季札心许
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於楚乃解劍致之
嗣君從者曰此吳國之寶也季子曰以倍吾心是
欺也爱剑伪心廉者不为嗣君曰先君无命孤不敢
受季子以剑系其墓树而去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
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劍兮带丘墓晏平仲治东阿
三年齐景公召而数之曰子治而乱将加大诛晏子
曰臣請改道易行三年不治臣當之明年上計公
曰善矣晏子曰臣前之治东阿举俭罚偷惰民恶之

决狱不畏强贵强贵恶之事贵人不能过礼贵人恶之属托不行货赂不至陂池之鱼以利贫民君以为罪臣后日之治皆反于前民饥过半矣愿乞骸骨避贤者路公谢之曰子强为我治东阿寡人无复与焉是岁卫献公薨子襄公恶立

二年夏四月蔡太子般弑景公而自立是为灵公五月或叫于宋太庙曰嘻嘻出出鸟鸣于亳社如曰嘻嘻甲午大灾伯姬卒冬十月郑子皮受子产政一年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闕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郑简公谓子产曰内政无出外政无入衣裳之不美车马之不饰子女之不洁寡人之丑国家之不治封强之不正夫子之丑终简公之身内无国中之乱外无诸侯之患

三年春齐伐鲁夏六月辛巳鲁襄公薨子野立秋九月癸巳毁而卒襄公子昭公禰立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冬十一月展舆因国人攻犁比公弑之自立去疾奔齐

四年春正月诸侯会于虢寻宋之盟三月甲辰盟郑子皮曰楚公子围有执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国也围令尹也有执戈之前不亦可乎鲁叔孙穆子曰服心之文也大夫而设诸侯之服有其心矣鲁伐莒取郚楚令尹围以鲁食言将以叔孙穆子为戮晋乐王鲋求货于穆子穆子不予曰国有罪我以货私免其若诸侯之事何余非爱货患其不衷也罪非我之由为戮何害赵文子曰子盍逃之不幸必及于子穆子曰豹也受命于君以从诸侯之盟为社稷也苟可以安君利国美恶一心也文子将请之于楚乐王鲋曰诸侯盟未退而鲁背之安用齐盟纵不能讨又免其受盟者晋何以为盟主必杀叔孙豹文子曰有人不难以安利其国可无爱乎善人在位患弗救不祥恶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固请于楚而免之穆子归季武子劳之穆子曰吾不难为戮养吾栋也

栋折榱崩吾惧压焉既免大耻而不忍小忿可以为能乎乃见之夏五月秦后子奔晋与赵文子语谓其徒曰赵孟相晋国主诸侯之盟思长世之德歷遠年之数犹惧不终其身今悦日而澌岁怠偷甚矣非逮之必有大咎六月晉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莒展與立而夺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齐秋齐纳去疾展與奔吴去疾立是为着丘公晋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曰君惑以生若不必失诸侯赵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文子曰何实生之对曰物莫伏于蛊蛊莫嘉于穀食穀者昼选男德以象穀明宵静女德以伏蛊慝今君一之是不飧穀而食穀也文子曰君其几何对曰诸侯服不过三年不服不过十年过是晋之殃也冬楚郟敖季父围聘于郑未出竟闻王有疾而还十一月己丑围入问王疾縊而杀之葬于郟谓之郟敖围自立是为灵王王弟公子比奔晋其车五乘秦后子来仕其车千乘叔向为太傅实赋禄韩宣子问二公子之禄对曰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二公子上大夫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钧之对曰絳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秦楚匹也若之何回于富也乃均其禄赵文子为室斲其椽而砮之张老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砮之加密石焉诸侯砮之大夫斲之士首之今子贵而忘义富而忘礼吾惧不免文子归令勿砮也赵文子问于叔向曰晋六卿其孰先亡对曰中行氏以苛为察以欺为明以刻下为忠以计多为功以聚敛为良譬犹鞞革者大则大矣裂之道也刘恕曰夫利者众人之所趋人主之操柄上专之则民怨望下渎之则身鄙秽厉王近荣夷公而不知大难幽王用虢石父而国人皆怨故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寧有盗臣不能不亡也十二月晋赵文子卒未几平公过九原而叹曰嗟乎此地蘊吾良臣多矣叔向曰赵武举士于白屋者四十六人公家賴之文子之也四十六人皆就實位

是其无私德也公曰赵武贤臣也相晋九年天下无兵革景子成文子子也是岁邾悼公薨庄公穿立六年春正月丁未滕成公薨子悼公寧立齐使晏婴于晋叔向问之晏子曰齐季世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叔向曰吾公室亦政在家门其能久乎秋八月鲁大雩九月燕简公欲去诸大夫立其宠人冬大夫杀公之外嬖公惧奔齐七年春正月鲁大雨雹秋七月楚帅诸侯伐吴八月甲申克朱方遂灭赖赖子爵莒着丘公不抚郟郟叛九月鲁取郟冬吴伐楚八月春正月鲁舍中军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奔鲁秋七月莒伐鲁戊辰败莒冬十月楚以诸侯及东夷伐吴是岁秦景公薨子哀公立九年春正月杞文公薨弟平公郁厘立夏六月丙戌郑灾秋九月鲁大雩楚灵王不修方城之内踰诸夏而图东国三岁于沮汾以服吴越遂伐徐吴救之楚伐吴吴败楚于房鍾冬十二月齐景公伐北燕将纳简公晏子曰燕有君矣十年春正月癸巳齐师次于虢燕人行成二月戊午盟于濡燕人归燕姬赂齐而还燕人立悼公是岁悼公之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晋为杞取鲁成秋八月卫襄公薨子灵公元立晋反卫戚田十一年春石言于晋卫灵公尝朝晋舍于濮水之上召师涓曰吾夜半独闻鼓琴声其状似鬼神师涓端坐援琴听而写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习也请宿习之公复宿明日报曰习矣即去之晋平公置酒于施惠之台酒酣灵公曰寡人得新声请奏之平公令师涓坐师旷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而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不可遂昔师延与纣作乐以为淫乱武王伐纣师延东走抱其乐器自投濮水之中闻此声必于濮水之上先闻者国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愿遂闻之师涓鼓而终之晋平公说新声师旷曰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乐以开山

川之风耀德于广遠是以遠服而迹不迁平公淫
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齐大而
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
备于齐齐师侵陈哀公有废疾三月甲申公弟招
及过杀太子偃师立公子留为太子公怒欲诛招招
发兵围公夏四月辛亥哀公自经招立留为君使于
征师赴于楚楚人执杀之留奔郑秋八月招归罪于
过而杀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围陈冬十一月灭陈與
嬖袁克哀公楚使穿封戍为陈公
十二年春二月楚迁许于夷夏四月陈灾
十三年春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夏五月齐陈桓子
请老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国之贫约孤
寡者私与之粟陈氏始大桓子生强启是为武子
晋平公游于河曰安得贤士与之乐此乎船人蓋胥
跪而对曰剑出于越珠出江海玉出昆山无足而至
者君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耳公曰吾食
客门左千人门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赋莫食不
足朝收市赋可不谓之好士乎蓋胥曰鸿鹄一举千
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之飞不加
高损之飞不加下今君食客二千人亦六翮邪亦腹
背之毛毳邪晋藏寶台灾三日三夜而止公子晏
束帛而贺平公悖然作色曰天火烧国之重寶士大
夫趋车走马而救之子独贺何也晏曰王者藏于天
下诸侯藏于百姓农夫藏于困庾商贾藏于筐匱今
百姓乏絕而收大半之赋是以天火烧之昔桀赋斂
无度残贼海内故汤诛之皇天降灾乃君之福也公
曰自今己后请藏于百姓平公问于师旷曰人君
之道何如对曰清静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
耳目以察万方不牵制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屡省
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本也公曰善平公出田
见乳虎伏而不动顾谓师旷曰吾闻伯王之主出则
猛兽伏不敢起对曰鵲食猬猬食駿驤駿驤食豹豹
食駮駮食虎夫駮状似駮马君驂駮马乎公曰然师
旷曰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今虎為

驳马非君之德义奈何一自诬乎平公异日出朝有鸟环而不去公谓师旷曰吾闻伯王之主凤下之对曰东方有鸟名曰珂文身朱足憎鸟而爱狐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公曰然师旷曰君奈何再自诬乎公不说异日置酒虎祁之台布蒺藜于陛上令人召师旷师旷履而上堂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乎师旷解履刺足蒲伏刺膝仰天而叹公起引之曰与叟戏叟遽忧乎对曰肉生盍还自食也木生蠹还自刻也人生妖还自贼也五鼎之具不当烹藜藿人主堂殿不当生蒺藜公曰为之奈何师旷曰妖已在前来月当立太子君将矣秋七月戊子平旦公谓师旷曰叟以今日为期寡人如何师旷不乐谒归未到平公薨子昭公夷立鲁伐莒取郟冬十二月宋平公薨子元公佐立

十四年春三月丙申楚灵王享蔡灵公于申醉而执之夏四月丁巳杀之使公子弃疾围蔡冬十一月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十二月楚城陈蔡不羹灵王问于范无宇曰吾城三国赋皆千乘亦当晋矣又加之楚诸侯其来乎对曰国为大城未有利者昔鲁有弁费弱襄公晋有曲沃纳齐师秦有征衙难桓景夫制城邑若体性焉大能掉小故变而不勤边境国之尾也而不能掉臣亦惧之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则右尹子革曰知天必知民是言可以惧哉初楚灵王不君其臣箴谏不入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与伍举升章华台曰台美夫对曰国君服宠以为美不闻以土木崇高雕镂为美今君为此台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年穀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之臣不知其美也楚其殆矣是岁龙门赤三里十五年春齐高偃纳北燕简公于唐三月郑简公薨子定公宁立秋八月壬午晋灭肥以肥子绵归冬十月楚围徐以惧吴晋伐鲜虞楚灵王虐白公子张骤谏王患之谓史老曰吾欲己子张之谏对曰用之寔难己之易矣若谏君则曰凡百箴谏吾尽闻之矣白公又谏王如史老之言对曰君未及

武丁而恶规谏不亦难乎齐桓晋文不敢淫逸近臣谏遠臣谤與人誦以自诰也君欲自逸臣惧民之不信也遂趨而退杜門不出七月乃有干溪之乱

十六年夏楚灵王在干溪其民不忍饥劳之殃三军叛王王弟蔡公弃疾杀太子禄立其兄比为王使观从至干溪令楚众曰国有王矣先归复爵邑田室后者迁之王众皆溃王独行屏营彷徨于山林之中三日乃见其涓人畴王呼之曰予不食三日矣涓人趋而进曰新王下法有敢讓王从王者罪及三族王枕其股以寢于地王寐畴枕王以璞而去之王觉而无见也匍匐将入于棘闱棘闱不纳遂饥不能起芋尹无宇之子申亥曰吾其从王乃求王遇王饥于泽

奉之以归五月癸亥王縊申亥土埋之其室是时楚國雖已立比為王不聞靈王畏其復來國人每夜

惊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船人从江上走呼曰王至矣国人愈惊弃疾使蔓成然告比及其弟令尹子皙曰君早自图又有呼而走至者曰众至矣二子皆自杀丙辰弃疾即位改名熊居是为平王葬比于訾谓之訾敖杀囚衣之王服而流诸汉取而葬之以靖国人佗年芋尹申亥以王枢告乃改葬之平王以诈弑两王自立恐国人及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修政教存恤国中复立陈蔡之后秋七月晋将合诸侯

于平丘八月邾莒愬鲁于晋甲戌同盟于平丘鲁昭公弗得与盟子服惠伯曰晋信蛮夷而弃兄弟必失诸侯失其政者必毒于人鲁惧及焉不可不恭使上卿从之季平子曰然则意如乎晋必患我谁为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矣敢逃难乎请从晋人执平子晋侵鲜虞楚求故陈哀公悼太子偃师之子吴

于晋立为陈侯是为惠公故蔡灵公隱太子有之子庐立为蔡侯是为平公冬十月吴取楚州来鲁

子服惠伯见晋韩宣子曰晋为盟主主信也盟而弃鲁信抑阙矣无乃得蛮夷而失诸侯之信乎宣子乃归平子是岁燕悼公薨共公立

十七年秋八月莒着丘公薨子郊公狂立国人弗顺

冬十二月蒲余侯杀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齐公子铎逆着丘公之弟庚舆于齐而立之是为共公昔柱厉叔事莒敖公自以为不知而去居于海上夏则食菱芡冬则食橡栗莒敖公有难柱厲叔將往之其爰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而弗往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丑后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所以激君人之行而厉人臣之节也或云郊公即敖公或曰非也晋叔鱼为赞理纳雍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杀叔鱼及雍子韩宣子患之叔向曰以回鬻国之中絕亲以买直非司寇而擅杀其罪一也叔鱼叔向母弟羊舌鮒也叔鱼之生其母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贿死遂不视叔向尝见韩宣子宣子忧贫叔向贺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无其实叔向曰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不暇何贺之有宣子拜稽首曰起也将亡赖子存之叔向见司马侯之子抚而泣之曰自其父之死吾蔑与比而事君昔其父始之我终之我始之夫子终之无不可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别比德以赞事比也引党以封己利己而亡君别也是岁曹武公薨子平公须立

十八年秋八月晋中行穆子伐鲜虞围鼓馈闻伦曰鼓之嗇夫闻伦知之请无罢武夫而鼓可得穆子弗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得鼓君奚为弗使穆子曰闻伦为人佞而不仁若下之可勿赏乎赏之是赏佞人佞人得志晋国将舍仁而为佞虽得鼓焉用之鼓人请以城叛穆子不受曰守而二心奸之大者赏善罚奸国之宪法许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赏大奸而教吾边鄙貳也令军吏呼城儆将攻未传而鼓降以鼓子苑支来既献而反之初晋董叔将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他日董祁愬于范献子献子执而纺于庭之槐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晋赵简子鞅曰鲁孟献子

有斗臣五人我无一何也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
肸也待交捽可也鞅景子成之子也是岁吴王夷
昧薨欲授国于季札季札让逃去吴人曰先王有命
兄卒弟代必致季子今季子逃位则王夷昧后立其
子当代乃立夷昧之子僚为王

刘恕曰世本曰夷昧生光而及僚服虔曰夷昧生
光而废之夷昧卒庶兄僚代立光曰我王嗣也班
固曰司马迁采世本为史记而今之世本与史记
不同未详孰是

十九年春正月齐伐徐晋诱戎蛮子嘉杀之遂取
蛮氏既而复立其子秋八月晋昭公薨子顷公去
疾立六卿强公室卑九月鲁大雩郑大旱

二十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是时晋楚强盛
威服诸戎自轘辕之东在河南山北者其种滋广号
曰阴戎与陆浑伊洛戎事晋而蛮氏从楚至是陆浑
叛晋秋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灭陆浑之戎陆浑子
奔楚其后楚执蛮氏尽囚其人冬有星孛于大辰
吴伐楚战于长岸大败吴吴大败楚

二十一年春三月曹平公薨子悼公午立夏五月
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火六月邾袭郕入
之郕妘姓子爵冬楚迁许于析是岁周景王将
铸大钱单穆公曰古者民患轻则作重币以行之
为母权子若不堪重则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为
子权母小大利之今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
匮乎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污竭无
日矣王弗听燕共公薨平公立

二十二年春二月宋伐邾围虫三月取之夏许悼
公疢五月戊辰饮太子止之药薨止奔晋悼公子
斯立楚为舟师伐濮初楚平王使伍举之子奢为
太子建师费无极为少师无极不忠于太子无宠
常谗恶太子王使无极为太子娶妇于秦无极驰
归报王曰秦女绝美王可自取更为太子取妇平
王听之太子母蔡女也无宠于王王稍疏建无
极去太子而事平王言于王曰晋近诸夏所以
伯楚僻远故不能

与之争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以通北方王收南方得天下也王说从之使建居城父秋齐伐莒入纪共公出奔冬楚取吴州来郑大水龙鬪于时门之外洧渊

二十三年春二月楚费无极日夜言太子短于平王伍奢游人于王侧言太子仁勇得民心王以告无极无极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无怨望自居城父内抚百姓外约诸侯其事已构平王召伍奢考责之奢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之亲王囚奢使城父司马奋扬杀太子三月太子奔宋无极曰奢二子皆贤不杀为楚国患王谓奢曰能致二子则生不能将死奢曰尚之为人廉死节慈孝而仁闻召免父必不顾其死而至员知而好谋勇而矜功刚戾忍询能成大事知来必死必不来王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女父伍尚欲往员曰至则父子俱死而讎不得报不如奔佗国借力以雪父耻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为天下笑谓员曰女能报讎我将归死尚既就执员弯弓属矢将射使者使者不敢逼员遂出亡奢闻员不来曰楚国君臣且苦兵矣王杀奢与尚员闻太子建在宋往从之道逢其爰申包胥员曰吾将复楚以雪父兄之耻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员至宋宋有华氏之乱与建奔郑郑人甚善之建又适晋晋顷公曰郑信太子太子能为内应我攻其外灭郑必矣许以郑封太子太子还郑事未成从者知其谋而告之郑定公与子产诛建员惧与建子胜俱奔吴到昭闕吏欲执之员与胜步走追者在后几不得脱至江上一渔父乘船知其急而渡之员既绝渡渔父视则有饥色以麦饭饱鱼羹盎浆食之员问其名族不肯告解剑与之曰此直千金父曰楚国之法得伍子胥者爵执珪禄万担金千镒岂徒千金剑耶不受子胥员字也将去诫渔父曰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渔父曰诺员行数步顾视渔父覆船自沈于水中员奔至吴说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子胥父兄僇于楚欲自报讎未见

其利员知光有佗志未可说以外事求勇士堂邑鱄
设诸见之光光喜乃客员退而与胜耕于野以待
鱄设诸之事光者王诸樊子也曰以兄弟次邪季子
当立必以子乎则光真适嗣常阴纳谋臣贤士欲袭
王僚是岁郑子产卒蔡平公薨太子朱立景

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对曰古之神瞽考中声
量之以制度律均锺百官軌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
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律吕不易无奸物也王又为之
大林单穆公曰先王之制锺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
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故圣人慎
之三年之中而有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王弗聽
问之伶州鸠对曰细过其主妨于正用物过度妨于
财正害财匱妨于乐细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聽
声越遠非平也非宗官之所司也无益于教而离民
怒神非臣之所闻也王卒铸大钟

二十四年春钟成伶人告和伶州鸠曰上作器民备
乐之则为和财亡民罢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王
曰尔老耄矣何知及王崩钟不和夏晋士鞅聘于
鲁问具山敖山鲁人以其乡对曰先君献武之讳鞅
归戒其所知曰吾适鲁而名其二讳为笑焉唯不学
也木有枝叶犹庇荫人况君子之学乎宋少司马
华鞮劫其父司马费遂而召亡人以南里叛秋七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华登以吴师救华氏
丙寅齐师宋师败吴于鸿口华登帅其余以败宋师
元公败华氏于新里十一月晋齐卫救宋大败华氏
围南里楚费无极取货于蔡侯朱叔父隱太子之
子东国而谓蔡人曰楚王将立东国若不先从必围
蔡蔡人惧出朱而立东国是为悼侯鼓叛晋

二十五年春二月甲子齐伐莒莒败齐于寿余景公
伐莒莒子行成楚使蘧越告于宋请出华氏宋人
从之己巳华鞮华登等出奔楚景王长庶子朝有
宠于王欲立之夏四月乙丑王崩子猛立六月晋
袭鼓灭之以鼓子苑支来令鼓人各复其所非僚勿
从鼓子之臣夙沙厘以其孥行军吏执之辞曰我君

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岂曰土臣今君实迁臣何
赖于鼓中行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对曰臣委质于
狄之鼓未委质于晋之鼓委质为臣无有二心敢即
私利以烦司寇穆子叹而谓左右曰吾何德之务而
有是臣也乃使行言于顷公与鼓子田于河阴使夙
沙厘相之丁巳葬景王王子朝作乱败奔京冬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周人谥曰悼王己丑猛母弟
敬王勾即位

初编, 史部, 资治通鉴外纪, 卷第八

资治通鉴外纪卷第八

宋京兆万年刘恕編集

周紀六作噩凡二十八年起默敦牂盡屠維

敬王上

元年夏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庚寅王如刘甲午
子朝入于王城莒共公虐国人逐之秋七月奔
鲁齐人纳郊公于莒吴伐楚州来戊辰晦及楚
胡沈陈许蔡顿战于鸡父楚师大奔获胡子髡沈子
逞胡姬姓八月丁酉周南宫极震冬十月甲申
吴入郢楚司马薳越追之不及缢于薳滋是岁蔡
悼侯薨弟昭侯申立

二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鲁大雩
冬十月楚平王为舟师以略吴疆及圉阳而还初吴
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锺离两女子争桑两家交怒
相攻屠卑梁人之家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锺离杀
其老弱楚王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亦发兵灭锺
离居巢是岁杞平公薨子悼公成立鲁孟僖子
病且死诫其子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年少好礼其
达者欤吾没若必师之僖子卒懿子与南宫敬叔往
学礼焉孔子年三十五矣长九尺六寸而贫且贱尝
为季氏史料量平为司职吏畜蕃息

三年夏鲁有鸛鹤来巢秋鲁再雩九月戊戌鲁
昭公伐季孙意如季氏与叔孙氏孟氏三家共伐公
公出奔己亥逊于齐次于阳州十一月己亥宋元
公薨太子景公栾立十二月庚辰齐围鲁郚

四年春正月庚申齐取郟三月处鲁昭公于郟夏
齐围鲁成秋七月晋知跖赵鞅帅师纳王九月
楚平王薨太子昭王轸立伍子胥闻之曰吾志不
矣坐泣于室冬十一月辛酉克巩逐王子朝朝奔
楚癸酉敬王入于成周自是谓王城为西周成周为
东周十二月齐有彗星见景公坐栢寝叹曰堂堂
谁有此乎晏婴曰其陈氏乎陈氏虽无大德公厚敛
焉陈氏厚施焉齐尝大饥饿者相牵而趋田氏不闻
不生周秦之民歌之曰讴乎其已乎苞乎往归田子
乎民歌舞之矣后世陈氏不亡国其国也公然出
涕曰为之奈何晏子曰君近贤而远不肖治烦乱而
缓刑罚振贫穷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给不足虽十田
氏其如君何羣臣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
谀甚景公曰彗星出东北当齐寡人以为忧晏子曰
君高台深池赋敛如擣夺诛戮如仇讎孛又将出彗
星何惧乎公使伯常骞禳之晏子曰使神可祝而来
亦何禳而去也是时景公缮治宫室好声色聚狗马
奢侈厚赋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晏子事灵公庄
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
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
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晋尝伐齐阿鄆燕侵河上败齐师晏婴荐田穰苴景
公以为将军扞燕晋穰苴曰臣素卑贱愿得君之宠
臣国之所尊以监军景公使庄贾往穰苴与贾约旦
日日中會于军门穰苴至军立表下漏待贾日中不
至穰苴仆表决漏入军门申明约束夕时庄贾乃至
穰苴责以失期斩之以徇三军皆振慄公闻之遣使
者持节赦贾驰入军中穰苴问军正曰军中不驰驰
者云何对曰当斩使者大惧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杀
斩其仆车之左驂以徇遣使者还报然后行问士卒
之疾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平分粮
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争奋为之赴
战晋师燕师闻之度水而解追击之取所亡故境而
引兵归释兵旅解约束誓盟而后入景公

与诸大夫郊迎劳师尊穰苴为大司马景公尝夜
诣晏子家晏子整衣冠立于门曰诸侯有故乎大夫
作乱乎君何为非时而辱之公曰酒肴丝竹愿与夫
夫共之晏子曰未闻其礼不敢承命公移至司马穰
苴家穰苴执戈持剑于门曰诸侯有故乎大夫作乱
乎君何为非时而辱之公曰酒肴丝竹愿与将军共
之穰苴曰未闻其礼不敢承命公又移于梁丘据之
家鼓琴击筑奉迎于门公曰无彼二子何以治吾国
无此一臣何以乐吾身是时梁丘据子家哱导君于
邪大夫高国鲍氏之属害穰苴譖于景公公退之穰
苴发病死景公射晏子修礼而待公曰寡人厌礼
久矣欲得天下勇士与之图国晏子曰君子无礼是
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臣勇多则弑其君子力
多则弑其父然而不敢者礼也礼所以御民辔所以
御马无礼而能治国家婴未之闻也公曰善射更
席以晏子为上客终日问礼景公问于晏子曰忠
臣事君何若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曰可谓忠
乎对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谋而见从终
身不亡臣何送焉忠臣能纳善于君而不能与君陷
难也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命进热食与服裘对曰
婴非君厨养田泽之臣也敢辞公曰夫子于寡人奚
为者也对曰社稷之臣能辨上下之宜制百官之序
作为辞令分布四方臣之任也自是公不以礼不见
晏子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见公曰国
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国好兽而恶人公曰寡人有
吾子犹心之有四支故得安佚晏子曰四支可无心
乎公乃罢田而归景公起台岁寒役者冻馁公与
晏子饮酒而乐晏子歌曰庶民之冻我若之何奉上
靡我若之何歌罢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为大台
之役寡人将罢之景公铸钟撞之庭下郊雉皆响
又欲为大钟晏子曰重斂于民民必哀斂哀为乐不
祥公乃止景公饮酒晏子入公令乐人歌曰已哉
已哉寡人不说尔何为来晏子曰婴闻强而无礼祸
必及身公谢之景公好弋使烛雏主鸟而亡之景

公怒欲杀之晏子请数其罪曰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一罪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二罪也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三罪也天子闻之必将贬绌吾君絶其社稷四罪也数毕请公杀之公曰止勿杀而谢之景公怒有罪者缚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敢谏者死晏子左手持其头右手磨刀仰而问曰古者明王圣主支解人不审从何支始也公离席曰纵之罪在寡人齐大旱卜之崇在高山广水景公欲赋斂以祠灵山晏子曰灵山以石为身木为髮天久不雨髮将焦身将热彼独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公欲祠河伯晏子曰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天久不雨百川竭国将亡民将灭彼独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公避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共忧幸而雨乎公野居暴露三日而大雨景公谓晏子曰君严曷害于治国家哉晏子曰君严则下无言而暗上无闻而聋何为非害乎夫治天下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恶有距而不入者哉

五年春吴王僚因楚丧而伐之使二公子围楚潜楚救潜吴师不能退公子光欲弑王僚鱄设诸曰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奈我何夏四月光享王使鱄设诸以首刺杀王僚左右共杀鱄设诸光代立是为王阖庐拜鱄设诸之子为客卿楚费无极譖郟宛于令尹子常子常杀宛初晋杀伯宗其子伯州犁奔楚为太宰及灵王弑郟敖杀伯州犁至是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孙鞅奔吴为太宰以谋楚秋九月楚子常杀费无极以说于国曹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为声公是岁悼公死于宋归葬

六年夏六月晋杀祁盈及杨食我遂灭祁氏羊舌氏初叔向生食我叔向之母闻之往及堂闻其号乃还曰豺狼之声终灭羊舌氏之宗必是子也秋晋韩起宣子卒魏舒献子为政分祁氏羊舌氏之田为十县以魏舒之子戊知盈孙徐吾韩起孙固起胜曾孙朝四卿之余子也贾辛司马乌有力于王室司马弥

牟等四人以贤举为十县大夫韩平子须起之子也是岁郑定公薨子献公蚤立滕悼公薨子顷公结立吴王阖庐召伍子胥为行人与谋国事吴王僚之子庆忌居卫集宾客养士卒谋欲报仇阖庐患之子胥荐要离为人薄弱迎风则偃背风则仆而志气勇决见之阖庐阖庐曰庆忌筋骨果劲十人莫当走追奔兽手接飞鸟驷马驰不及射之不能中子之力不如也要离曰安其妻子之乐而不除君患非勇也请君以罪逐臣杀臣妻子焚之而其灰臣往投庆忌得近而图之阖庐从其谋要离被桎梏奔卫庆忌纳之居有间谓庆忌曰吴无道愈甚请与王子往夺其国庆忌许之与要离涉江中流因风势抽戈击庆忌力薄不制庆忌摔而投之于江浮则又取而投之如是者三庆忌曰舍妻子为君忠也得来近吾谋也弱力敢加兵于吾勇也赦之归于吴阖庐将厚赏之要离曰杀妻子以便事不仁也为故主杀新主不义也摔而三三出於江臣已辱矣伏劔而七年鲁昭公自齐如晋处干侯秋龙见于绛郊八年夏六月晋顷公薨定公午立晋益弱六卿皆大冬十二月吴执锺吾子遂灭徐徐子章禹奔楚吴王阖庐与伍子胥伯嚭谋伐楚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孙武齐人僻隐幽居时人莫知其能伍子胥荐之于阖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觉称善齐景公以其子妻阖庐泣送诸郊曰余死不女见矣高昭子曰齐负海而远君爱则勿行公曰余不能以齐国令诸侯又不能以齐听是生乱也吴蜂虿也余恐弃毒于我遂遣之九年夏四月薛献公穀薨子襄公定立薛任姓黄帝之后奚仲为夏车正迁于邳汤相仲虺居薛周武王复以其苗裔为薛侯齐桓公之伯黜为伯秋吴侵楚潜六围楚师救潜及吴师还始用子胥之谋也冬邾黑肱以濫奔鲁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十年夏吴伐越自是越允常与吴阖庐战而相怨伐

秋八月劉文公與萇欲城成周敬王遣使告晉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卫
彪傒適周見單穆公曰萇其不没乎欲支天之所
坏不亦难乎自幽王而天夺之明以亡其百姓十有
四世矣单子曰萇刘其咎孰多曰萇叔必速及将天
以道补周若无咎必为戮虽晋魏子亦将及焉若刘
氏子孫實有禍萇周之執數者天地之氣日月之
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是时諸侯莫朝周
萇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諸侯之不來者欲依
物怪以致諸侯而不從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韓
不信伯音韓須之子简子也十二月己未魯昭公
薨于干侯是岁曹平公弟通弑声公代立是为隱
公

十一年春正月晉魏献子舒卒襄子曼多舒孙也
三月城成周三旬而毕夏六月癸亥魯昭公之喪
至自干侯戊辰公弟宋即位是为定公冬十月有
一足鸟飞集魯定公庭翼而跳孔子曰是商羊见则
有大水俄而大霖雨是岁蔡昭侯朝楚持美裘佩
二献其一于昭王而白衣其一楚令尹子常欲之不
与子常纔昭侯留之楚

十二年秋楚伐吳吳潜师于巢冬十月敗楚克巢
十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庄公薨子隱公益立秋九
月鮮虞敗晉于平中楚昭王尝使王孙圉聘于晉
定公飡之趙简子鸣玉以相问圉曰楚之白珩犹在
乎其为宝也几何曰未尝为实楚之所宝者曰观射
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諸侯左史倚相朝夕献善败
于寡君使无忘先王之业又有藪曰云连徒洲金木
竹箭之所生珠角齿皮革羽毛所以备赋此楚国
之宝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晔器之美楚虽蛮夷
不能宝也楚左史倚相廷见申公子亶子亶不出
倚相谤之曰唯子老耄故欲见以交微子子实不
圣老楚国而自安楚其难哉子亶曰老之过也乃驟
见之楚司马子期欲以妾为内子访之左史倚相
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可乎对曰君子违而道不从

而逆子木能违子夕之欲而去芟荐吾子经营楚国而欲荐芟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楚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于是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周宣王时重黎之后失其官守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之乱莫之能御也楚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于王王问于观射父曰祀牲何及对曰祀加于举则上下有序神求备物不求丰大圣王正端冕帅其羣臣精物以临监享祀谓之一纯玉帛为二精天地民及四时之务为七事民之彻官百王公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而物赐之姓以监其官是为百姓姓有彻品十于王谓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属万为万官官有十丑为亿丑天子之田九畷以食兆民王取经入以食万官楚斗且廷见令尹子常归语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不免吾见其问蓄聚积实如饿豺狼焉积货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冬蔡昭侯献裘佩于子常子常受之归昭侯昭侯归而如晋请伐楚是岁尘入成周熊入于周十四年春三月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乃辞蔡侯晋使蔡伐沈夏灭沈秋楚为沈故围蔡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蔡昭侯以其子干与大夫之子为质于吴阖庐谓伍子胥孙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对曰楚囊瓦贪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得唐蔡乃可阖庐从之冬吴悉兴师与蔡侯唐侯伐楚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陈十一月庚午陈于栢举阖庐弟夫槩请战弗许夫槩曰王已属臣兵兵以利为上尚何待焉以其部兵击楚大败之囊瓦奔郑吴乘胜而前比至郢五战楚五败已知楚昭王出奔庚辰吴入郢昭王奔郢郢公之弟懷将弑王郢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杀吾父在国则君在外则讎也见讎弗杀非人也郢公曰事君者不为内外行

不为丰约举苟君之卑尊一也怀弗听曰吾思父不能顾矣郟公以王奔随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谓子胥曰报讎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人此無天道之極子胥曰吾日暮塗遠故倒行而逆施之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秦哀公未许包胥立秦庭哭七日七夜不絕声哀公怜之曰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是岁陈惠公薨子怀公柳立杞悼公薨子隱公乞立七月其弟过弑隱公自立是为僖公曹声公弟露弑隱公而自立是为靖公

十五年春王人杀子朝于楚夏越闻吴王在楚国空入吴吴王使别兵击越六月申包胥以秦师救楚再败吴师秋七月楚子期子蒲灭唐吴夫槩见越秦交败吴吴王留楚不去九月亡归自立为吴王吴败楚于雍澨秦楚皆败吴师又大败吴于公婿之溪阖庐乃归攻夫槩败之夫槩奔楚冬十月楚昭王还入郢封夫槩于堂溪为堂溪氏昭王之出奔也见蓝尹亶载其孥王曰载予对曰自先王莫坠其国当君而亡之君之过也遂去王归又求见王欲执之曰臣避于成臼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见观君之德也曰庶忆惧而鉴前恶乎君有国而不爱臣何有于死子西使复其位以无忘前败王乃见之昭王归赏始于申包胥包胥曰辅君安国非为身也救急除害非为名也功成受赏是卖勇也君既定矣又何求焉遂逃赏终身不见赏及郟公之弟懷子西曰君有二臣或可赏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惧矣王曰或礼于君或礼于父均之可也晋围鲜虞是岁燕平公薨简公立或云惠公日隕于地有塵入丰

十六年春郑灭许执许男斯二月鲁侵郑取匡夏四月己丑吴败楚舟师又败楚陵师于繁楚迁郢于都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郑人将以作乱于周郑伐周六月晋戍周冬十二月敬王辟乱处

于姑莒

十七年春二月齐归鲁郟阳闚阳虎居之以为政
夏四月齐伐鲁冬十一月戊午单子刘子逆王晋
籍秦送王入于王城

十八年春正月鲁侵齐二月己丑单子伐穀城刘
子伐仪栗辛卯单子伐简城刘子伐孟以定王室
鲁侵齐夏齐伐鲁晋救鲁晋赵鞅使涉佗成何与
卫灵公盟于鄆泽将畋涉佗成何掎灵公之手而搏
之灵公怒王孙商曰不如与百姓同恶之请令于国
有姑姊妹者家一人质于晋百姓必怒君因反之公
曰善令三日而征之五日而令毕国人巷哭乃出西
门闭东门而叛晋秋晋侵郑卫九月鲁侵卫鲁
阳虎欲去三桓冬十月季孟氏败阳虎虎出奔初
吴入楚召陈怀公不往是岁复召怀公至则怒其前
不往留之未几怀公卒于吴子愨公越立曹靖公
薨子阳立

十九年夏六月阳虎自鲁阳闚出奔齐遂自宋奔晋
赵鞅受赂厚遇之虎谓鞅曰堂上之人朝廷之吏边
境之士臣所树主者过半今堂上之人却臣于君朝
廷之吏危臣于法边境之士劫臣于兵鞅曰惟贤者
能报德不肖者不能也夫树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
得其食焉树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子之
所树者蒺藜非桃李也阳虎常言曰主贤明则悉心
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试之简子相之左右曰虎
善窃人国政简子曰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而
御虎虎不敢为非简子几至于伯秋齐伐晋是
岁郑献公薨子声公胜立晋六卿强侵夺郑郑遂弱
秦哀公薨太子早死谥夷公夷公子惠公立

二十年初孔子仕鲁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
行之一年四方诸侯则焉定公曰学子法以治鲁何
如孔子曰天下可矣二年为司空别五土之性物各
得所生之宜由司空为大司寇夏齐景公鲁定公會
于夹谷孔子摄相事齐人归鲁郟讙阴之田鲁有
父子讼者孔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

赦之季桓子不说孔子喟然叹曰乱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初桓子穿井获如土其中有羊焉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之所闻羊也木石之怪曰夔蝮蝮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羸羊桓子尝以粟千钟饷孔子孔子受之而不辞既而以颁门人之无者子贡曰无乃非季孙之意乎孔子曰夫受人之财不以成富与季孙之惠于一人岂若惠数百人哉晋赵鞅围卫讨卫之叛曰由涉佗成何涉佗而斩之成何走燕子贡曰王孙商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处之欲用民而能附之可谓善谋矣是岁齐晏婴卒景公游于葵闻之行哭而往以驱车为迟下而趋知不若车之速则又乘比至于国四下而趋至则伏尸而号曰子大夫日夜责寡人不遗尺寸寡人犹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积于百姓今天降祸齐之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哉

刘恕曰世称管晏伯者之佐考其行事则殊别管仲才高而主于功晏子博辨而安于德争扰则功近于伯衰世则德不能王景公尚佞而好善优柔非桓公之侑管晏性差而时异安能同道而较德哉

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先言归者死不赦颜烛趋进谏曰倘有治国者君安得乐此海也景公援戟将砍之颜烛趋进抚衣而待曰桀杀關龙逢纣杀比干臣得参此二人君奚不斫公遂归中道闻国人谋不纳矣

二十二年夏卫伐曹克郊孔子言于鲁定公曰三家过制请皆损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之城强公室弱私家政化大行是岁薛襄公薨子比立

二十三年春齐卫伐晋秋七月晋范昭子士吉射中行文子荀寅攻赵简子鞅鞅奔晋阳冬十一月晋定公伐范氏中行氏败之奔朝歌韩简子魏襄子以赵氏为请十二月赵鞅入于绛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赵简子赏之辞固赏之对曰臣之少也进秉笔赞为名命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而主弗志臣之壮也耆

其股肱以从司马苛慝不产臣之长也端委鞶带以随宰人民无二心今臣一旦为狂疾而曰必赏女与余以狂疾赏也不如亡趋而出乃释之简子有两白骡甚爱之广门之官夜款门曰主君之臣阳城胥渠有疾医曰不得白骡肝则死董安于愠曰期吾君骡请即刑焉简子曰杀人而活畜非仁者也召庖人杀白骡取肝以与胥渠无几简子兴兵攻翟广门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获甲首董安于为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涧深峭百仞如墙问其旁乡左右曰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曰婴儿痴聋狂悖之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曰牛马犬彘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董安于喟然太息曰使吾法无赦犹入涧必死则人莫敢犯也何为不治简子尝将兵攻卫及战远立又居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简子叹曰士之弊一若此乎行人烛过免胄横戈而进曰亦君不能耳昔献公即位五年兼国十九用此士也惠公淫色暴慢秦人袭我逊去绛十七里用此士也文公城濮之战五败荆人围卫取曹定天子之位用此士也简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毕乘之简子曰吾得革车千乘不如闻烛过之一言简子猎于晋山之阳抚辔而叹曰吾有食穀之马数千多力之士数百欲以猎兽吾恐邻国贪养贤以猎吾也是岁薛弑其君比惠公夷立越允常薨子句践立始称王

二十四年春二月楚灭顿夏吴王阖庐闻越允常死乃兴师伐越越王句践迎击之于檣李吴师大败阖庐伤指军却阖庐病伤死子夫差立秋卫灵公太子蒯瞶欲杀公夫人南子不克太子奔宋卫灵公尝凿池宛春谏曰天寒起役恐伤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灶民衣弊不补履决不直君则不寒民诚寒矣公曰善令罢役左右曰德归宛春怨归君矣公曰春鲁国之匹夫吾举之民未有见焉今将令民以此见之且春也有善非寡人之善与灵公坐重华之台侍御数百随珠照日罗

衣从风仲叔敖諫曰四境内侵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离内宠太盛桀纣所以亡也公再拜曰寡人过矣出宫女数百人百姓大说灵公夜闻车声辘辘至阙而止过阙复有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礼下公门式路马伯玉敬于事上必不以闇昧废礼公使人视之果伯玉也冬十二月晋败郑是岁孔子由鲁司寇摄行相事其初鲁人谤诵曰麋裘而鞞投之无戾鞞之麋裘投之无邮三月政成化行民诵之曰袞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袞衣惠我无私齐人闻孔子为政惧鲁必伯乃遗鲁定公女乐文马定公终日游观怠于政事孔子遂行刘恕曰子产从政一年與人诵之曰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又诵之曰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及作丘赋国人又谤之孔子为司空司寇得政已数年摄行相事民谤诵之三月而后诵之彼一贤一圣犹得民若此之难也后之为政一日而见善恶者兴于爱憎之口或出于狡狴之吏因谗诈以惑众听非至当之论也

初吴子伐越堕會稽获大骨吴使使聘鲁执骨问于仲尼对曰昔禹戮防风氏其骨节专车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焦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数之极也二十五年春二月楚灭胡夏五月壬申鲁定公薨子哀公将立吴王夫差任伯嚭习战射常以报越为志

二十六年春楚围蔡越王勾践欲先吴未发往伐之大夫南阳范蠡少伯諫曰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曰吾已断之矣遂兴师伐吴吴王夫差亦兴师败越于夫椒遂入越句践以余兵五千人栖于會稽之上勾践喟然叹曰吾终于此乎大夫南郢文种少禽曰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何遽不为福乎句践执其手而与之谋又召范蠡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于此对曰卑辞尊礼玩

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身与之市文种曰吴之与越唯天所授天若弃吴必许吾成越王命诸稽郢行成于吴曰勾践申祸无良重得罪于下执事越固贡献之邑也君王不以鞭捶使之而辱军士寇令勾践请盟敢使下臣尽辞唯天王秉利度义焉又使文种膝行顿首曰君王亡臣勾践使其下臣种不敢彻声闻于天王私于下执事曰师徒不足以辱君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宝器毕从吴不许文种来而复往曰请委管钥从君之师徒唯君左右之夫差告诸大夫曰孤有大志于齐将许越成伍子胥諫曰吴越仇讎敌战之国也君必灭之失此利也虽悔无及勾践闻之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文种止之曰吴太宰嚭贪可诱以利乃饰美女八人纳之于嚭曰苟赦越国之罪又有美于此者将进之嚭諫吴王曰古之伐国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伍子胥曰越非实中心好吴又非畏惧吾兵甲之强也大夫种勇而善谋将还玩吾国于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吴王曰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以为大虞乎乃许之成三月将盟勾践使诸稽郢辞曰君王舍甲兵之威重于鬼神以自轻也吴王许之荒成不盟勾践说于国人曰寡人不知力之不足与大国执讎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勾践置胆于坐坐卧则仰胆饮食亦尝胆曰女忘會稽之耻耶乃苦身焦思折节下贤食不加肉衣不重采目不视靡曼耳不听钟鼓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然后卑事夫差勾践曰蠡为我守于国对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王曰诺令文种守于国与范蠡宦士三百人入官于吴亲为夫差前马身为臣妻为妾奉四时之祭祀入春秋之贡职礼甚卑辞甚服秋八月吴侵陈齐卫鲁鲜虞伐晋取棘蒲楚子西叹于朝蓝尹亶问之子西曰阖庐能败吾师吾闻其嗣又甚焉对曰阖庐口

不贪嘉味耳不乐逸声目不淫色身不怀安是故得民以济其志今闻夫差好罢民力以成私好纵过而翳諫先自败也焉能败人子修德以待吴吴将毙矣二十七年春鲁伐邾邾赂以漵沂之田夏卫灵公薨立太子蒯瞶之子辄是为出公六月乙酉晋赵鞅纳蒯瞶于戚秋八月晋败郑冬吴迁蔡于州来是岁燕简公薨子献公立

二十八年春齐卫围戚夏五月鲁司铎火火踰公宫桓僖災周劉氏晉范氏世為昏姻葺事劉文公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殺萇是歲秦惠公薨子悼公立晋赵简子曰晋有窦鸣犊舜华鲁有孔子吾杀此三人天下可图也乃召鸣犊舜华而任之以政使人聘孔子孔子行及河闻杀鸣犊舜华回輿而还为操曰周道衰微礼乐陵迟文武既坠吾将焉师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顾之慘焉心悲巾车命驾将适唐都黄河洋洋攸攸之鱼临津不济还辕息鄆伤予道穷哀彼无辜翱翔于卫复我旧庐从吾所好其乐只且遂反于卫复行如陈有隼集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罍其长尺有咫陈愨公使人问于仲尼对曰昔武王克商分陈以肃慎氏之矢使求之金楛果得之孔子常使宰予使楚昭王以安车象饰遗孔子宰予曰夫子贵义尚德清素好俭仕而有禄不以为积不合则去退无吝心道行则乐其治不行则乐其身若夫观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适之弗视遇之弗听无以此为也王曰夫子何欲而可对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兴而行之诚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则夫子虽徒步以朝固犹为之何必遽辱君之重况乎王曰今乃知孔子之德大矣鲁公父文伯之母敬姜季康子之从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闚门与之言皆不踰阃祭悼子康子与焉胙不受彻俎不宴宗不具不绎绎不尽饫则退仲尼闻之以为别男女之礼敬姜如季氏康子在其朝与之言弗应及寝门弗应而入康子入见曰肥也罪乎对曰卿以下合官职于外朝合

家事于内朝寝门之内妇人治其业焉上下同之夫外朝业君之官职焉内朝凡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问于敬姜曰肥愿有闻于主对曰吾闻之先姑曰君子能劳后世有继子夏闻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谓之不幸妇学于舅姑者也敬姜欲室文伯飨其宗老赋绿衣之三章师亥闻之曰男女之飨不及宗臣宗室之谋不过宗人今诗以合室歌以咏之度于法矣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绩文伯曰以馱之家而主犹绩惧忤季孙之怨也以馱为不能事主乎其母叹曰鲁其亡乎使僮子备官而未之闻也居吾语汝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而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自天子至于庶人王后至于庶士以下之妻男女效绩愆则有辟古之制也尔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惧穆伯之绝嗣也仲尼闻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妇不淫矣文伯饮南宫敬叔酒以露睹父为客羞盎小睹父怒遂出文伯之母怒曰吾闻之先子曰祭养尸飨养上宾盎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鲁大夫辞而复之公父文伯卒其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戒其妾曰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恶其以好内闻请无瘠色无洵涕无搯膺无忧容有降服无加服从礼而静是昭吾子也室人有从死者二人其母怒而不哭曰于长者薄而妇人厚也仲尼闻之曰季氏之妇可谓知礼矣爱而无私上下有章女知莫若妇男知莫若夫欲明其子之令德知也夫

资治通鉴外纪卷第八终

初编, 史部, 资治通鉴外纪, 卷第九

资治通鉴外纪卷第九

宋京兆万年刘恕編集

周纪七逢困敦凡十五年起上章阍茂尽阙

敬王下

二十九年春蔡昭侯将朝于吴大夫恐其复迁令贼利杀昭侯诛贼利以解过昭侯子成侯朔立夏楚

围蛮氏蛮氏溃蛮子赤奔晋阴地冬十一月齐伐晋取邢任栾郟逆時阴人孟壶口是岁滕顷公薨子隱公虞母立越王句践在吴三年夫差遣之句践之地南至句无北至御儿东至鄞西至姑蔑广运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范蠡曰时将反事将有间必知天地之恒制乃有天下之成利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计然南游于越范蠡卑身师事之计然姓辛名研字文子葵丘濮上人其先晋国亡公子也研状貌似不及人博学无所不通明阴阳历数尤善计算不肯自显于诸侯其言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见矣故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夫粟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粟齐物關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推此类而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

三十年春晋范吉射中行寅自栢人出奔齐寅将亡召其祝而欲加罪焉曰牺牲不肥泽耶齐戒不敬耶使吾国亡何也祝简对曰先君中行穆子皮车十乘惟忧德义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车百乘犹患不足夫舟车饕则赋敛厚而民怨谤诅矣君苟以为祝有益于国则诅亦有损矣一人祝之一国诅之一祝不胜万诅国亡不亦宜乎中行子大惭中行寅过邑从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奚不休舍以待后车寅曰吾好音此人遗我鸣琴吾好佩此人遗我玉环是振我过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寅后车二乘献之晋君赵简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之良臣史黯曰事君者谏过而荐可章善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择材而荐之朝夕诵善败而纳之聽则进否则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

使至于难出在于外又不能入亡而弃之何良之为夫二子之良将勤营其君使立于外死而后止何曰以来若来非良臣也简子曰善吾言过矣简子叹曰雀雉鼯鼯鱼鳖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窦犇曰君子哀无人不哀无贿哀无德不哀无宠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令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子路问于孔子曰治国何如对曰尊贤而贱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贤而不能用贱不肖而不能去贤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贱而讎之怨讎并作虽欲无亡得乎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曰必堕其垒培吾若见之是见寅与吉射也尹铎往而增之简子如晋阳见垒怒曰必杀铎昭余讎也邰无正曰吾子嗣位有先主文子之典刑景子之教训重之以师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难夫尹铎曰思乐而喜思难而惧委土可以为师保吾何不为不憎若罚之是罚善也罚善以赏恶臣何望矣简子说曰微子吾几不為人矣以免难之赏赏尹铎初尹铎与邰无正有怨以其赏如无正曰子免吾死敢不归禄辞曰吾为主图非为子也怨若怨焉简子田于茀史黯以犬待于门曰欲试之兹囿简子曰何为不告对曰君行臣不从不顺主将适茀而麓不闻臣敢烦当日简子乃还简子之右少室周闻牛谈有力与之戏弗胜致右焉简子许之使周为宰曰知贤而让可以训矣简子问壮驰兹曰东方之士孰愈壮驰兹拜而贺简子曰何贺也对曰国家将兴君子自以为不足其亡也若有余今主任晋国之政而问及小人又求贤人是以贺也

刘恕曰德义生于不足骄怠出于满假自贤自伐以行为足也矜夸陵人以功为足也士则曰道业充矣而善日丧农则曰耕耘至矣而田畴荒工则曰伎巧高矣而绳墨拙商则曰财用盈矣而资产匮有生之害莫大于足也老子之言曰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指名与货货可足也名不可止也君子进德而未尝足小人志小而安乎止独善之言不可以训

简子之中牟宰佛肸畔置鼎于庭曰与我者受邑不从者烹田基曰义死不避斧钺之诛义穷不受轩冕之服无义而生不仁而富不如义而烹褰衣将就鼎佛肸止之简子屠中牟论有功者以田基为始基曰一人举而万夫俛首知者不为也赏一人以惭万夫义者不取也负其母南徙于楚楚王高其义以为司马赵简子之臣尹绰郟厥简子曰绰不爱我諫于显厥爱我諫于隐绰曰厥爱君之丑不爱君之过绰爱君之过不爱君之丑不质君于众恐君之不变也孔子曰君子哉尹绰面諫不面誉可谓至忠矣夏晋赵鞅伐卫齐景公四望而叹曰先君桓公车八百乘而伯诸侯今我长毂千乘而功不及得无管仲乎章曰水广则鱼大君明则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若在车下之人尽为管仲矣景公大惭景公饮大夫酒公射出质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谓章曰自吾失晏子未尝闻过今射出质而众乃唱善章曰君好之臣服之君嗜之臣食之夫尺蠖食黄则身黄食苍则身苍君其犹有谄人之言乎海人入鱼公以五十乘赐章章曰晏子辞赏以正君故过失不掩今受鱼是反晏子之义而顺谄谀以干利也固辞不受子贡问于孔子曰三君问政夫子应之不同然则政有异乎孔子曰齐景公奢乎台榭淫于苑囿一旦而赐人百乘之家者三故告之曰政在节用叶都大而国小民有离心故告叶公曰附近而来逮鲁公有臣三人内比周以惑其君外郛距宾客以蔽其明故告之曰政在谕臣察此三者可同哉齐景公宠芮姬生子荼荼少母贱无行诸大夫言愿择诸子长贤者为太子景公老恶言嗣事爱荼母欲立之惮发之口公病命国夏高张立荼为太子逐羣公子于莱秋公薨荼立冬十月羣公子奔鲁

三十一年春晋伐鲜虞吴伐陈楚救陈夏六月
戊辰齐陈僖子乞及鲍牧逐国夏高张陈乞武子强
启子也初楚昭王之理石渚公正好义廷有杀人
者渚追之乃其父也纵之而反于廷曰杀人者臣之
父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渚曰以父
立政非孝子也废法纵罪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
也伏诛而死臣职也不受令而自刎昭王尝出游
留夫人姜氏于渐台之上王闻江水大至使使者迎
夫人夫人曰王召宫人必以符使者忘持符来妾不
敢从妾闻贞女不犯约勇者不畏死守节而已不敢
弃约越义而求生大水至而死号曰贞姜先是楚
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秋七月楚昭王在城
父将救陈召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师今得
以天寿终孤之幸也命其弟公子申及结为王皆让
不可又命次弟公子闾五让乃许之将战王有疾庚
寅攻大冥薨于城父公子闾曰王病甚而舍其子臣
所以许王广王意也今王卒臣敢忘乎乃与子西子
期谋伏师闭涂迎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后还是为惠
王八月齐陈乞使人之鲁召景公子阳生夜至于
齐冬十月丁卯立之是为悼公使朱毛迁其君荼于
骀杀诸野幕之下谓之安孺子
三十二年春宋侵郑晋侵卫秋鲁伐邾入之执
邾隱公以归宋围曹冬郑救曹侵宋
三十三年春宋灭曹执曹伯阳以归杀之三月吴
伐鲁夏五月齐伐鲁取讙及阐六月鲁归邾隱
公公无道吴讨之囚诸楼台使诸大夫奉太子革为
政秋鲁及齐平九月齐闾丘明如鲁莅盟子服景
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闵马父笑景伯问之对曰
笑吾子之大也先圣王之传恭犹不敢专称曰自古
在昔先民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后恭满之甚也
十二月齐归鲁讙及阐杞僖公薨子愨公维立
是岁晋有豕人言
三十四年春郑围宋雍丘宋围郑师二月甲戌取之
夏楚伐陈宋伐郑是岁越王勾践谓范蠡曰

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吾欲与子谋之对曰得时不成反受其殃王无蚤图

三十五年春邾隱公奔鲁遂奔齐吴鲁邾郟伐齐齐鲍牧弑悼公吴王夫差帅舟师将自海入讨齐齐人败之吴师还夏晋伐齐取犁及轅齐人立悼公子壬是为简公越王献美女西施郑旦于吴夫差纳之伍子胥諫曰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绤聚敢死之士数万人必为吴隙夫差不聽初阖庐起台于姑苏山去国三十五里春夏游焉夫差高而饰之三年乃成周旋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殫耗人力宫妓千人别立春宵宫为长夜饮造千石酒钟作天池池中作青龙舟舟中盛陈妓乐日与西施为水嬉宫中作海灵馆馆娃阁铜沟玉檻宫之楹檻皆珠玉饰之秋夫差复傲师将伐齐伍子胥曰天命有反越王戚然服士以伺吾间而王以齐鲁为忧越将有吴土今王罢民于姑苏都鄙荐饥吴民离矣王不聽越王勾践拊循其士民欲以报吴大夫逢同曰吴兵加齐晋怨深于楚越德少而功多为越计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三国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践问范蠡曰吴王淫于乐而忘百姓乱民功逆天时信谗喜优憎辅遠弼上下相偷其可乎对曰人事至矣天应未也王姑待之冬楚代陈吴延州来季子救陈是岁薛惠公薨

三十六年春齐国书高无平帅师伐鲁仲尼在卫闻之谓弟子曰鲁父母之国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子张子由请出孔子皆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至齐说田恒曰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于主求以成大事难矣不如伐吴伐吴不胜人民外死大臣内空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恒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奈何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使吴令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田恒许之子贡南说吴王曰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今以万乘之齐伐千乘之鲁

与吴争强窃为王危之夫救鲁显名也诛暴齐以服强晋利莫大焉吴王曰吾尝与越战越王有报我心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贡曰王方以存亡继絕为名伐小越而畏强齐非勇也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相帅而朝吴伯业成矣王必恶越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吴王大说使子贡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子贡曰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句践顿首再拜曰孤不料力与吴战困于會稽痛入骨髓日夜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子贡曰吴王猛暴羣臣不堪国家敝于数战百姓怨上今王发士卒佐之以徼其志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矣彼战不胜王之福也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见晋君令共攻之吴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而王制其敝此灭吴矣越王许诺子贡报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抵罪于吴頼大王之賜死不敢忘何谋之敢慮后五日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东海役臣孤勾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于左右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强救弱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被坚执锐先受矢石因贱臣种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领铁屈卢之矛步光之劍以贺军吏吴王说太宰嚭数受越重寶厚赂日夜言于吴王爱信越殊甚伍子胥諫曰齐之与吴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能使吴之与越接土邻境道易人通讐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王信越浮詞詐伪而贪齐后将悔之太宰嚭曰君王之令不行于上国者齐晋也王胜齐而以兵临晋是一举而服两国也子胥曰王战而胜天亡吴矣不胜犹未也王不聽子贡劝王许越师而辞其君吴王乃谢越王夏发兵及鲁伐齐子贡因之晋谓定公曰吴与齐将战胜必以兵临晋定公大恐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定公许诺田恒成子僖子乞之子也

刘恕曰司马迁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

伯越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战国之时齐鲁交兵者数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齐一当吴兵安能乱哉吴不备越而亡胜齐安能破哉四卿擅权晋以衰弱修兵休卒安能强哉越从吴伐齐灭吴乃强此安能伯哉十年之中鲁齐晋未尝有变吴越不为是而存亡迁之言华而少实哉

五月吴克齐博甲戌战于艾陵大败齐师吴王使行人奚斯释言于齐曰大夫国子兴其众庶犯猎吴国之师徒天若不知有罪则何以使下国胜夫差归而让子胥子胥曰王无喜越大饥范蠡曰此越之福吴之祸也吴国甚富王年少政骄好名而不思后患王重币卑词请余以卜之食可得则王何患焉乃请于吴吴王将与之子胥谏曰越非国贫民困伺王间也夫狐雉之相戏狐卑体而雉信之故狐得志而雉必死夫饥代事也犹渊之与阪谁国无有不如勿与而伐之吴王曰服而攻之非义兵也饥而不食非仁体也虽得十越吾且不为贷之粟万石越人私喜太宰嚭数与子胥争越议与逢同共谗之王使子胥于齐子胥临行谓其子曰吾数谏王王不用汝与吾俱亡无益也乃属其子于齐鲍牧而还报吴太宰嚭谓王曰子胥为人刚暴猜贼恐为深祸王伐齐有大功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起祸不难王不可不备其使齐也属子于鲍氏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先王谋臣常怏怏不见用愿王早图之王曰微子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赐子胥属镂之剑曰先王刈杀四方之蓬蒿立名于荆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不自安恬逸而处以念恶挠乱百度妖孽吴国子胥对曰王播弃黎老而近孩童比谋若不得志于齐觉寤王心吴国犹世王无以取之而天禄亟至是吴命之短也员不忍见王为越之擒员请先死乃仰天叹曰嗟乎谗臣嚭为乱王反诛我我令若父伯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今听谀臣言以杀长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抉吾目县吴东门以观越之

滅吳也乃自剄死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見也取子胥尸盛以鸱鷃投之于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命曰胥山越王謂范蠡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今申胥驟諫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對曰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初孔子去魯適衛曹宋鄭陳蔡楚諸國反乎衛冉求言于季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資鄰國難以言知康子以告哀公公從之冬以重幣召之孔子乃歸年六十九矣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于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迩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先王以為足若欲犯法又何訪焉弗聽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何也對曰明主在上羣臣直議于下故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今羣臣无一辭同乎季孫者魯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于亂也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崕施其阪仁道有迹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回慮題彼泰山郁确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陟之无缘將伐无柯患茲蔓延惟以永嘆涕霑潺湲于是周室微而詩書闕禮樂廢乃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去詩之重複取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皆歌之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追迹三代之禮禮樂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孔子論詩至正月之六章矍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从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子夏讀書畢孔子問曰吾子何為于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日月焉所受于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戶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可以忘死生矣孔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里窺其門

未入其中颜回曰何谓也孔子曰丘常悉心尽志以入其中则前有高岸而后有大溪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鲁人颜回子渊闵损子骞冉耕伯牛冉雍仲弓宰予子我冉求子有曾参子舆澹台灭明子羽宓不齐子贱樊须子迟有若子有公伯僚子周公西赤子华公冶长子长南宫适子容卫人端木赐子贡仲由子路卜商子夏吴人言偃子游陈人颀孙师子张巫马施子期陈亢子禽齐人高柴子高宋人原宪子思司马耕子牛蔡人漆雕开子若等异能之士七十二人其余受业者三千人东郭子惠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杂也对曰隱括之旁多枉木良医之门多病者砥砺之旁多顽钝夫子修道以俟天下是以来者不止也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老子楚苦县人在孕八十一岁剖母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谓之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又有老聃之号周守藏室之史也修道德其学以自隱无名为务孔子尝适周问礼焉老子见周衰乃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将隱矣强为我着耆老子乃着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老子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世之学老子者则拙儒学儒学亦拙老子盖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没后百余年而周大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常枏有疾老子问焉曰先生疾甚矣无遗教以语弟子乎枏张其口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枏曰子知之乎老子曰舌以其柔齿以其刚枏曰天下之事尽矣无以复语子老莱子楚人著书十五篇言道家用孔子闲处喟然叹曰铜鞮伯华而无死天下其定矣子路曰其为人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学其壮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有道又谁下哉

孔子曰以众攻寡无不消也以贵下贱无不得也周公制天下之政而下士岂无道哉欲得士也成回学于子路三年恭敬不已子路问其故对曰人比于鸟上畏鹰鹯下畏网罗夫为善者少而谗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祸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节之亏恭敬以待天命子路曰君子哉是岁洛絶于周淇絶于旧卫滕隠公薨

三十七年春鲁用田赋自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赋搜狩治兵大阅之事皆失其正春秋书而讥之以存王道秋卫出公會吴于郟吴王囚之说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鲁哀公撤钟鼓之县缟素而朝谓仲尼曰诸侯无亲以诸侯为亲大夫无党以大夫为党吾欲免卫君而不能仲尼请子贡行至吴见太宰嚭嚭说之欲荐之于王子贡曰子不能行也且卫君之来其半曰不若朝晋其半曰不若朝吴卫君以吴可归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而囚之又欲流之于海是赏言朝晋者而罚言朝吴者也诸侯以为蓍龟则皆移心于晋矣子欲成伯王之业难乎嚭入复之于王王出令曰十日而遣卫君不具者死卫出公怨吴王曾从子曰吴王好剑臣相劍者请为吴王相剑拔而示之因为君刺之出公曰子非义士为利者也吴强而富卫弱而贫子必往吾恐子为吴王用之于我也乃逐之九月宋伐郑取锡遂围岳冬十二月郑救岳丙申围宋师鲁蠡越王勾践召范蠡问曰吴稻蟹

不遗种其可乎对曰天应至矣人事未尽也王怒曰吾与子言人事子应我以天时今天应至矣子应我以人事何也对曰人事与天地相参乃可成功今祸新民恐将同其力致其死王其驰骋弋猎无至禽荒宫中之乐无至酒荒彼上将薄其德民将尽其力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吴王夫差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將會于黄池

三十八年春郑取宋师于岳吴欲伯中国以尊周室夏单平公會晋定公吴夫差鲁哀公于黄池越

王勾践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所织则不衣十年不收于国民有三年之食国之父兄请曰昔夫差耻吾君请报之勾践辞曰寡人之罪也无庸战父兄又请曰越四封之内亲吾君犹父母也敢不尽力乎勾践许之致其众而誓之曰进则思赏退则思刑者有常赏进不用命退则无耻者有常刑国人皆劝曰孰是吾君也可无死乎六月丙子越伐吴命范蠡后庸帅师泅海泅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勾践帅中军泅江袭吴入其郛焚姑苏徙其大舟吴晋争长未成边遽至以越乱告吴王惧天下闻而秘之合大夫而谋曰越为不道背其齐盟道路修远无会而归与会而先晋孰利王孙洛曰今夕必挑战以广民心励士以奋其朋势彼将不战而先我吴王许诺昏乃戒令秣马食士夜中服兵擐甲带甲三万去晋军一里昧明三军皆哗声动天地晋师大骇令董褐请事曰大国越录造于弊邑之军垒敢请乱故吴王亲对之曰孤欲守先君之班爵进则不敢退则不可会日薄矣恐事不集以为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还告赵鞅曰吴王之色类有大忧小则嬖妾嫡子死大则越入吴将毒不可与战主其许之先然不可徒许也赵鞅许诺乃令董褐复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诸侯大夫失礼于天子今君王东海淫名闻于天子君有短桓而自踰之况蛮荆何有于周室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周无二王君若无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吴公孤敢不顺从君命吴王许诺乃就幕而会吴公先歃晋侯亚之吴王既会越闻愈章恐齐宋之为己害命王孙洛先与勇获帅徒师以为过宾于宋焚其北郛夫差使王孙苟告劳于周曰昔楚为不道不共承王事吾先君阖庐不贯不忍今齐侯壬不鉴于楚夫差遵汶伐博克有成事敢告于下执事周王答曰周室逢天之降祸遭民之不祥余心岂忘忧恤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余一人兼受介福吴王欲伐宋太宰嚭曰可胜而不能居也乃引兵归国国亾太子内空王居

外从士皆罢敝冬厚币与越平越自度亦未能灭吴
乃与吴平是岁许元公成薨子结立元公悼公孙
也

三十九年春鲁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乃因
史记而作春秋约其文辞以绳当世鲁哀公问孔
子曰东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损人益己身之
不祥也弃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释贤用不肖国之不
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圣人伏匿天
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孔子闲
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
羨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安知吾志对曰
伋于进瞻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
是谓不肖伋所以恐而不解也夫子欣然笑曰吾无
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孔子娶于宋并官氏生子
鲤字伯鱼先孔子卒伋字子思伯鱼子也小邾射
以句绎奔鲁齐田恒与隰斯登灵台观望三面皆
畅独南面以隰子之家树蔽之田恒不言而欲去之
隰子知其意归使人伐树俄复止之其相室曰何变
之速乎隰子曰古者以愚全身今田子将有大事而
我知其微祸莫大焉夏四月田恒执简公于舒州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莒郊公狂薨六月甲午
齐田恒弑简公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田恒与国人
盟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佗人曰不盟是杀吾亲也从
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呜呼生于乱世不得正行劫于
暴人不得全义乃进盟以免父母退伏劔而死田恒
使勇士六人劫子渊栖子渊栖曰子以我为知乎臣
弑君而从之非知也以我为仁乎见利而背君非仁
也以我为勇乎劫我以兵惧而与子非勇也使我无
此三者何补于子有此三者终不从子乃舍之恒相
平公惧诸侯以弑君诛己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
四卿南通吴越修功行赏以亲百姓恒言于平公曰
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罚人之所恶臣请行之
数年齐国之政皆归恒恒尽诛大臣不附己及公族
之强者割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地大于齐选

女子七尺以上百余人为后宫宾客舍人出入者不禁生七十余男秋晋伐卫冬有彗星鲁饥

是岁晋城顿丘

四十年夏五月郑伐宋秋八月鲁大雩晋伐卫

冬晋伐郑卫蒯聩自戚入于卫孔悝立之是为

庄公出公奔鲁

四十一年夏四月孔子卒年七十四

刘恕曰包牺以来圣王兴利知者创物生民日用资而仰之然其祠冢苗裔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宗奉历千余年未有如孔子之盛者岂非君臣父子仁义礼乐之教虽蛮貊之不可斯须舍乎刘向曰周室衰礼义废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于后世继嗣至今不絶者有隐行也

鲁季康子问子贡曰昔子产死郑人舍珠佩琴瑟不御牧童不歌巷哭三日孔子死鲁人不能如是何也对曰子产之于夫子如浸水之与天雨浸水所及则生不及则死故人爱之天雨降物无不生物岂有谢于天乎初楚子西闻平王太子建之子胜在吴使人召之曰吾闻胜直而刚欲寘之境叶公子高曰胜华而不实谄而不絜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不从使为白公子高以疾闲居于蔡胜请伐郑子西未从佗日又请许之晋伐郑楚救之胜怒曰讎不遠矣屈建谓石乞曰白公将为乱石乞曰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其家无筦钥之信闕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建曰此乃所以反也白公罢朝而立倒杖而策锐贯颐血流至地而弗知郑人闻之曰颐之忘何不忘哉白公欲得易甲陈士勒兵示之曰与我无患不富贵易甲笑曰不义得天下吾不取也威吾以兵吾不从也子行子之威吾亦明吾义拱而待兵颜色不变秋七月胜作乱杀子西子期劫惠王拔剑而属之屈庐曰子与我乎庐曰知命之士见利不动临死不恐为人臣者时生则生时死则死其可劫乎白公乃内其剑白公欲立王子闾为王不从胜曰楚国之重天下无有天以与子子何不受闾曰辞天下者非轻其

利以明其德也不为诸侯者非恶其位以絜其行也见国而忘主不仁也刳白刃而失义不勇也白公强之不可遂杀之白公得楚国不能以府库分人石乞曰不义得之又不能施患必至矣不若焚之无令人害我白公弗听初申鸣以养父孝闻于楚国惠王欲以为相鸣不受其父问之对曰不可舍父之孝子为王之忠臣父曰汝有禄于国立义于庭汝乐吾无忧矣吾欲汝之相也鸣曰诺入朝王受之相居三年遇白公之乱鸣将往死之其父曰弃父可乎鸣曰仕者身归于君禄归于亲去子事君得无死其难乎叶公闻乱曰吾怨子西弃吾言而德其治楚国乃帅方城之外以入发太府之货以子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因而攻之申鸣以兵围白公公谓石乞曰鸣天下之勇士也乞曰鸣天下之孝子也往刳其父以兵鸣闻之必来白公曰善取其父持之以兵告鸣曰子不与吾父将死矣鸣流涕应之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吾已不为父之孝子乃君之忠臣也援桴鼓之遂与叶公杀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惠王复位申鸣之父亦死王赏鸣金百斤鸣曰食禄避难非忠臣也定国杀父非孝子也名不可两立行不可两全遂自杀楚惠王尝以梁与鲁阳文子文子辞曰梁险而在境惧子孙之有贰者王曰仁人不忘子孙施及楚国敢不从子与之鲁阳越大夫种谓勾践曰吴王罢师不戒以忘我我不可怠今吴民既罢大荒荐饥天占既兆人事又见王夺之利无使夫悛越王乃大戒师将伐吴楚申包胥使于越勾践问曰吾欲与吴徼天之衷车马兵甲卒伍既具请问战奚以而可包胥曰战不智则不知民之极无以铨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勾践召五大夫而问之命有司大令于国王命夫人曰内政无出外政无入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土地不修内有辱于国是子也军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夫人去笄夫人与大夫皆侧席而坐不扫王问范蠡曰岁晚矣子将奈何对曰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

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王曰诺

四十二年春三月越伐吴勾践之坛列鼓而行之至军三日徙舍至于御儿三斩有罪以狗命有司大狗于军曰有父母耆老而无昆弟者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有瞽之疾者皆以告王亲命之归后若有事吾与子图之又狗曰筋力不足以胜甲兵志行不足以听命者归莫告明日迁军斩有罪者人有致死之心有司大狗于军曰归而不归处而不处进而不进退而不退左不在左右不在右身斩妻子鬻至于五湖吴人挑战王欲许之范蠡曰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利今其来也刚强而力疾王姑待之吴军于江北越军于江南中分为左右军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明日将舟战于江及昏令左右军衔枚泝江五里夜中命涉江鸣鼓水中以须吴亦中分其师越王中军潜涉不鼓不噪袭攻之吴师大北越之左军右军涉而从之又大败之于没夏六月晋围卫齐陈救卫楚师取陈麦陈败遂围之秋七月己卯楚灭陈杀愍公冬十月晋伐卫入其郛卫人出庄公而与晋平晋立襄公之孙般师而还十一月庄公自鄆入般师出辛巳石圃攻公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杀庄公卫人复立般师十二月齐伐卫卫人立灵公子起而请平齐执般师以归

四十三年春巴伐楚围鄆三月楚败巴师夏卫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齐出公自齐复归初晋有孕妇七岁不生西山女子化为丈夫是岁王崩子元

王仁立秦悼公薨子厉共公立

初编, 史部, 资治通鉴外纪, 卷第十

资治通鉴外纪卷第十

宋京兆万年刘恕編集

周纪八赤奋若凡七十三年起旃蒙赤奋若尽强圉元王

元年春越侵楚夏楚追越师至冥不及乃还秋楚伐东夷

二年冬十一月越围吴是岁晋知伯伐郑取九邑
晋定公薨子出公错立晋赵简子尝与栾激游
曰吾好声色而激致之吾好宫室台榭而激为之吾
好良马善御而激求之吾好士六年矣而激未尝进
一人是进吾过而黜吾善也将沈激于河或谓简
子曰君何不更乎简子曰诺左右曰君未有过何更
简子曰吾将求之以来諫者却之必止我过矣简
子聞楊實之賢問於成曰不知也簡子曰子與
之友何不知也曰實年十五廉而不匿年二十善
义且仁三十勇毅果决四十绥懷乡里遠人亲附不
见于今十年为人数变是以不知也杨因见简子
曰臣居乡三逐事君五去闻君好士故来见简子絕
食而迎之左右諫曰居乡三逐不容于众也事君五
去不忠于君也简子曰美女丑妇之仇也盛德之士
乱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授以为相而国
大治赵简子病召太子母恤而告之曰我死已葬
服衰上夏屋山以望太子敬诺简子卒母恤代立是
为襄子未葬简子而中牟畔入齐葬五日襄子兴师
攻之围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击金而退军军
吏曰天助也曷为去之襄子曰吾闻之于叔向曰君
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险使之城成而后攻中牟
闻其义请降襄子服衰与羣臣上夏屋山望代俗甚
乐甚美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也乃先善之代君好
色以其姊妻之其所善代者万故久之代君以善马
奉襄子襄子谒代君请觴之舞者数百人置兵羽中
先具大金斗代君酒酣反斗而击之一成脑涂地舞
者操兵以斗尽杀其从者以代君之车迎其妻道闻
之泣呼天曰以弟亡夫非仁也以夫恐弟非义也磨
笄自刺而死代人怜之名其所死地为磨笄山遂兴
兵平代代即北戎也襄子兄伯鲁早死封其子周于
代为代成君

刘恕曰左氏传鲁哀公十七年晋复伐卫简子曰
止谓赵鞅也二十年十一月越围吴赵孟降于丧
食曰先王与吴王有质告于吴王曰寡君之老无

恤谓襄子也杜预曰赵孟襄子无恤时有父简子之丧是岁周元王二年晋定公三十七年也史记六国表周定王十一年晋出公十七年赵简子之六十年简子卒赵世家亦云出公十七年简子卒在鲁哀公二十年之后十七年也而赵世家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乃是左传哀二十年事若简子以晋出公十七年卒则襄子元年在吴亡后十六年也史记前后差互故以左氏传为据四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齐奔越曰吴为无道执父立子越王归之太子桓公革奔越越王勾践郊败吴吴三战三北冬入吴吴师自溃夫差帅其贤良与重禄上姑苏越围王台吴使王孙洛肉袒膝行请成于越曰孤臣夫差异日尝得罪于會稽夫差敢逆命今君王举玉趾而诛孤臣孤臣意者欲如會稽之事敢布腹心越王欲许之范蠡曰天节不遠五年复反王曰诺不许使者往而复来辞愈卑礼愈尊请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男女服为臣御王又欲许之范蠡曰十年谋之一朝而弃之可乎王曰吾难对其使者子其对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应使者曰昔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而吴不受今反此义以报此祸吾王敢无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令乎王孙洛曰吴稻蟹不遗种子助天为虐不忌不祥乎范蠡曰昔吾先君周室之不成子也瀆于东海之陂鼃鱼鳖之与处鼃龟之与同渚吾虽腩然人面犹禽兽也又安知是譏譏者乎王孙洛请反辞于王范蠡曰君王委制于执事之人子往矣无使执事之人得罪于子使者反范蠡击鼓兴师至姑苏宫十一月丁勾践使人告夫差曰天以吴赐越孤不敢不受王其无死寡人达王于甬句东夫妇三百唯王所安吾与王为二君以没王年夫差对曰天降祸吴国不在前后当孤之身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面目以视天下吾老矣不能事君王夫差将死曰使死者有知吾无以见子胥为悞冒面而死自是越春祭三江秋祭五湖为之立祠越王索卒于楚而攻晋左史倚相谓

楚惠王曰越已破吴豪士死锐卒尽大甲伤索兵攻晋示我病也不如起师与之分吴惠王曰善起师从之越王怒将击楚文种曰我惫矣与战必不克不如赂之乃割露山之西五百里以与楚勾践反至五湖范蠡辞王曰臣不复至越国矣君忧臣劳君辱臣死昔君王辱于會稽臣不死者为此事也今事已济请从會稽之罚王曰子聽吾言与子分国不聽身死妻子为戮范蠡曰君行制臣行意乃叹曰计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国吾欲用之家装其轻宝珠玉与私徒属乘舟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状而朝礼之浹日令大夫朝之环會稽三百里为范蠡地曰后世子孙有敢侵蠡地者使无终没于越国

刘恕曰史记吴世家越王灭吴诛太宰嚭以为不忠而归左氏传哀二十四年闰月哀公如越季孙惧使因太宰嚭而纳赂焉在吴亡后二年也如左氏之说则嚭入越亦用事安得吴亡即诛哉是岁陨石于晋

五年夏六月晋伐齐壬辰败齐于犁丘是岁蔡成侯薨子声侯产立越王勾践以兵北渡淮与齐晋會于徐州致贡于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兼有九夷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伯王勾践令羣臣曰闻吾过而不告者其罪刑勾践一决狱不辜援龙渊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罚而战武士必其死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苦身勦力耕于海畔父子治产致数千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而懷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可以致富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费累巨万初范蠡自齐遗越文种书曰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讒

种且作乱勾践赐种劔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范蠡善治产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间三徙所止必成名再散贫友昆弟鲁之穷士猗顿耕桑而常饥寒闻朱公富往问术焉朱公告之曰畜五牝乃适西河大畜牛羊子猗氏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贲拟王公以兴富于猗氏故曰猗顿或曰顿用鹽盐起邯鄲郭纵以铸冶成业皆与王者埒富范蠡衰老聽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天下言富者称陶朱公

六年夏四月晋鲁伐齐取廩丘邾隱公无道越人执之以归而立其子何何亦无道是岁杞愨公弟阍路弑公自立是为哀公

七年夏五月卫褚师北等作乱攻出公公奔蒲遂奔宋是岁彗星见晋浚丹水絕三日不流

八年夏五月越宋鲁纳卫出公公不敢入国人立庄公庶弟黜是为悼公宋景公使工为弓九年而成曰臣之精力尽矣归三日而死公弯弧登台东射矢踰山集彭城之东其余力逸劲饮羽于石梁冬十月辛巳景公薨无子大尹立元公孙周之子启司城乐蔑攻大尹大尹奉启奔楚国人立启兄得是为昭公卫出公自城鉏使问子贡曰吾其入乎对曰臣不识也私于使者曰若得其人四方以为主而国于何有出公后卒于越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费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喜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尝相鲁卫家累千金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排藜藿过之原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病乎宪曰吾闻无财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慝輿马之饰衣裘之丽宪不忍为也子贡面有愧色不辞而去原宪曳杖拖履行歌商颂而反声满天地如出金石子贡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刘恕曰颜回原宪之才之德不屈于衰乱之世歌

颂夫子之文章优游六艺之富簞食瓢饮在陋巷
而不改其乐摄敝衣冠曳杖拖履而歌商颂乐道
忘势可以谓之贤矣若夫闾巷贱才卑志下冻
馁艰苦行歌坐啸愚于雀鼠曾何足道哉
子贡束帛之币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
抗礼终于齐曾参有疾谓曾元曾华曰飞鸟以山
为卑而增巢其巔鱼鳖以渊为浅而窟穴其中然所
以得者饵也君子苟能无以利害义则辱安从至乎
为官怠于成病加于少愈祸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
察此四者终如始也是岁齐郑伐卫王崩子贞
定王介立

贞定王

元年夏四月晋伐郑齐救郑鲁哀公欲以越伐鲁
去三桓秋八月公逊于邾遂如越国人逆之复归薨
于有陘氏子悼公宁立是时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
家

二年彗星见

三年晋空桐震七日台舍皆壞人多死

四年燕献公薨孝公立

五年晋荀瑶围郑入南里瑶谓赵无恤入之对曰主
在此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
赵宗乎襄子繇是悉知伯知伯尝与襄子饮而批
其首大夫请杀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为社
稷忍羞岂曰能刺人哉越王勾践薨子王鼫与立
后越迁琅邪与淮夷共征战夷遂陵暴诸夏侵灭小

六年郑声公薨子哀公易立晋河絕于扈

七年晋有虹围日

八年秦湟河旁伐大荔取其王城是时义渠大荔最
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杞哀公薨愍公子出公敕
立

十年晋有虹青色五聚于日

十一年晋知伯与赵韩魏共分故范中行地以为邑
晋出公怒告齐鲁欲伐四卿四卿反攻公公奔齐道

死知伯欲尽并晋未敢乃立昭公曾孙骄是为哀公
初哀公大父雍号戴子雍生忌忌善知伯故知伯立
哀公是时知伯最强决晋国政哀公不得有所制
知伯尝欲袭卫佯使其太子颜亡奔卫南文子曰太
子甚爱而有宠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于
境曰车过五乘勿纳也知伯遗卫君野马四白璧一
卫君大说羣臣皆贺南文子有忧色卫君曰大国大
欢子何忧也文子曰无功之赏无力之货小国之礼
而大国致之不可不察也卫君以其言告边境知伯
果起兵袭卫至境而反曰卫有贤人先知吾谋也
知伯欲攻夙繇而无道铸大钟方车二以遗之夙
繇之君斩岸堙溪以迎钟赤章蔓枝諫曰知伯贪而
无信欲攻我而无道今师必随之君曰大国为欢而
子逆之不祥赤章蔓枝曰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
不用遠身可也斷穀而行至齐七月而夙繇亡
十二年蔡声侯薨子元侯立晋河水赤三日
十三年齐平公薨子宣公积立晋知伯荀瑶为室
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对曰高山峻原不生草
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土木胜人臣惧其不安也
知伯约魏桓子韩康子将伐赵赵襄子告张孟谈曰
知伯三使韩魏而寡人不与措兵于寡人必矣吾安
居而可孟谈曰董安于简主之才臣治晋阳而尹铎
循之余教犹存君其定居晋阳襄子曰诺至而行城
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仓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
甲兵邑无守具襄子惧曰何以应敌孟谈曰圣人藏
于民不藏于府库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
遗三年之食余粟入之仓遗三年之用余钱入之府
有奇人使缮治城郭夕出令而明日仓不容粟府无
所积钱库不受甲兵居五日城郭已治守备已具襄
子谓张孟谈曰无矢奈何对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
公宫之垣皆以荻蒿桔楚墙之有桔其高丈余襄子
发而用之其坚则籥籥之劲不能过也襄子曰矢足
矣无金奈何对曰董子治公宫令舍之堂皆以鍊铜
为柱质发而用之有余金矣号令已定守备已具知

伯帅韩魏之兵果至乘晋阳城战三月弗能拔因舒军围之决晋水灌之张孟谈曰先主为重器也为国家之难也盍无爱宝于诸侯乎襄子曰吾无使孟谈曰地也可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德而贿地也求饮吾欲是养吾疾而干吾禄也吾不与皆毙韩康子简子之孙庄子之子魏桓子襄子之孙也

十四年郑人弑哀公立声公弟丑是为共公

十六年知伯韩魏围晋阳三年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羸赵襄子鑽筮占兆以视利害何国可降谓张孟谈曰吾不能守矣孟谈曰亡不能有危不能安则无为贵知士也君释此计臣请见韩魏之君孟谈阴见二君而约之孟谈入晋阳襄子迎而再拜之且恐且喜知果谓知伯曰二主色动而意变行矜而志高必背君不如杀之知伯曰晋阳旦莫当拔而殮其利岂有佗心子勿复言知果曰不然则遂亲之魏之谋臣曰赵葭韩之谋臣曰段规皆能移其君之计君约破赵封二子万家之县各一则二主之心可不变矣知伯曰破赵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则吾所得者少不可赵与韩魏协谋灭知伯分其地段规谓韩康子曰分地必取成皋康子曰石溜之地寡人无所用之段规曰一里之厚而动千里之权者地利也千人之众而破三军者不意也君用臣言韩必取郑康子从之其后灭郑果繇成皋自是地大于诸侯知伯之士曰长儿子鱼絶去二年将东之越道闻知伯见杀谓其御曰还车反吾将死之御曰絶属无别乎曰仁者无余爱忠臣无余禄吾闻知伯之死而动吾心余禄之加于我尚存遂反而死赵

襄子赏有功之臣五人高赫无功而受上赏五人皆怒羣臣请曰晋阳之存张孟谈功也襄子曰吾在忧约之中惟赫不失臣主之礼佗人虽有功皆有骄侮之心张孟谈谓襄子曰主势能制臣无令臣能制主故贵为列侯者不在相位将军以上不为近大夫今臣名显而身尊权重而众服臣愿损功名去权势以离众襄子怅然曰辅主者名显功大者身尊任国者

权重忠信在己而众服焉子何为然对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谓持国之道也天下之美同臣王之权均而能美者未之有也君若弗图则臣力不足乃纳地释事而耕于负亲之丘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胜左人中人遽人来告襄子方食搏饭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不过三日飘风雨不终朝日中不须臾德不纯而福祿并至谓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当雍雍不为幸吾是以惧君子曰赵氏其昌乎忧所以为昌也喜所以为亡也胜非难也持之其难也襄子饮酒五日五夜优莫曰君勉之纒饮七日七夜君不及二日耳襄子惧曰吾亡乎优莫曰桀纒之亡也遇汤武今天下尽桀而君纒也焉能相亡然亦殆矣初田恒成子卒子襄子盘代为齐相相宣公至是与三晋通使以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十七年晋知开奔秦十八年卫悼公薨子敬公弗立卫君尝问子思曰道大而难明非吾所能也欲学术何如子思曰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术者劳而无功古之笃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动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故明于死生之分通于利害之变虽以天下易其胫毛无所槩于志矣是以与圣人居使穷士忘其贫贱使王公简其富贵君无然也卫君曰善蔡元侯薨子侯齐立秦城南郑十九年燕孝公薨成公立二十年杞出公薨子简公春立二十一年晋知寡奔秦二十二年楚灭蔡蔡侯齐亡二十四年楚灭杞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自越灭吴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遂灭莒自是上距莒共公四世矣二十五年秦伐义渠虜其王是时韩魏共灭伊洛阴戎其遗脱者皆走西踰汧陇自此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

二十六年日有食之昼晦星见秦厉共公薨子躁公立

二十八年王崩长子哀王去疾立三月弟叔袭杀哀王而自立是为思王在位五月少弟嵬攻杀思王而自立是为考王秦南郑反

考王

元年晋哀公薨子幽公柳立独有絳曲沃余皆入韩魏赵幽公畏三家反朝之

二年河水赤于晋龙门三日

六年日有食之夏六月秦雨雪是岁晋大风壞垣

七年燕成公薨愍公立

九年卫敬公薨子昭公纠立三晋强卫如小侯属之楚惠王薨子简王仲立

十年鲁悼公薨子元公嘉立晋丹沁水出相反击

十一年义渠伐秦至渭南

十二年秦躁公薨弟懷公立

十三年晋无云而雷冬晋桃杏实

十四年晋鲁會于楚丘

十五年王崩子威烈王午立卫公子亶弑昭公自立是为懷公

威烈王

元年秦庶长与大臣围懷公公自杀太子昭子蚤死大臣立昭子之子是为灵公晋赵襄子卒兄伯鲁孙浣立是为献侯治中牟献侯少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而自立晋韩康子卒子武子立魏桓子卒孙文侯斯立

二年晋赵桓子卒国人复立献侯郑共公薨子幽公已立

三年冬十一月晋有火下于北方其声如鼓是岁晋韩武子伐郑杀幽公郑人立幽公弟驸是为繻公或云驸幽公子也

四年夏四月晋大雨雪是岁晋幽公夫人秦嬴贼公于高寝或云幽公淫夜窃出为盗所杀魏文侯以

兵诛晋乱立幽公子止是为烈公秦作吴阳上畤
祭黄帝下畤祭炎帝
五年晋韩武子都平阳赵献侯城氏
七年魏城少梁楚伐晋南鄙
八年秦攻魏战于少梁越灭郟
九年秦城灃河濒齐伐赵东鄙围平邑
十一年卫敬公孙公子适之子颓弑懷公而自立是
为慎公秦城藉姑秦灵公薨季父昭子之弟悼子
立是为简公
十二年初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以续周公之官职
是为西周桓公是岁辛子威公立
十三年秦与晋战败于郑下齐伐晋毁黄城围阳
狐初齐田襄子盘卒子庄子白代为相卒子太公和
代为相皆相宣公晋河崩壅龙门至于底柱
十四年自十三年十月至春正月大雨雪是岁魏
文侯使其子击围繁龐齐田盼及赵战于平邑获
赵将韩举取平邑是时李悝为文侯作尽地力之
教以为地方百里治田勤谨则晦益三斗不勤损亦
如之为粟百八十万石善平余者必观岁有上中下
孰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
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糴之虽遇饥馑水旱余不贵
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战国贵诈力而贱仁
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悝行之魏国国以富强李悝
为上地守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讼令射的中者胜不
中者负令下而人皆习射及与秦人战大败之齐
伐鲁葛及安陵
十五年齐取鲁一城赵取平邑城之
十六年日有食之鲁元公薨子穆公显立王命
韩赵伐齐入长城
十七年秦简公初令吏带剑灃洛城重泉魏伐秦
筑临晋晋韩武子卒子景侯虔立赵献侯卒子
烈侯籍立
十八年秦初租禾魏攻秦至郑筑汾阴合阳鲁
穆公访于子思曰寡人嗣先君之业三年矣欲掩先

君之恶以其善使谈者有术焉愿先生教之子思
曰私情之细不如公义之大故舜禹于其父弗敢私
有之公问可以利民者曰毁不居之室以赐穷民夺
嬖宠之禄以振困匱无令人有悲怨而后世有闻见
也曾申谓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贫贱乎
子思曰道伸吾所愿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与其
屈己以富贵而制于人不若抗志以贫贱而不愧于
道鲁人公仪僭砥节励行乐道好古恬于荣利不
事诸侯子思与之友鲁君因子思欲以为相曰公仪
子必辅寡人参分鲁国而与之一子思曰此公仪子
所以不至也君若饥渴待贤纳用其谋虽疏食水饮
伋亦愿在下风今徒以高官厚禄钓饵无信用之意
公仪子之智若鱼鸟可也不然则彼将终身不蹶乎
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任为君操竿下钓以伤守节
之士也鲁公仪休者为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
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
小食茹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
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售其货乎
穆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
甚子上杂所习请于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训焉学
必繇圣所以致其材也砺必繇砥所以致其刃也故
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又
何请子上名白子思子也年四十七

刘恕曰家语篇后叙孔子子孙及史记孔子世家
皆云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孔丛子有子思与孔子
相问答则孔子时子思已长矣孔子以周敬王四
十一年壬戌卒至鲁穆公三年甲戌当威烈王之
十九年距孔子卒七十三年子思盖九十余矣汉
藝文志云子思鲁穆公师礼记檀弓云鲁穆公问
子思旧君友服孟轲子思弟子亦言与鲁穆公同
时必不妄则家语世家不当云子思六十二岁而
孔丛子云子思居卫鲁穆公卒去此又三十一年
子思盖百二十余岁矣寿考若是当时莫之称道
固可疑也

辛栌见鲁穆公曰昔太公封于营丘滨海阻山险固之地故地曰广子孙弥隆周公封于鲁无山林溪谷之险诸侯四面以达故地曰削子孙弥杀吾先君周公不若太公之知也穆公惭不能对以语南宫子南宫子曰成王之居成周曰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诛也周公卜居曲阜曰贤则茂昌不贤则速亡夫贤者岂欲子孙阻山林之险长为无道哉小人哉栌也魏文侯尝借道于赵攻中山赵不许赵利曰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则魏罢而赵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赵而守是用兵者魏而得地者赵也君不如许之彼知君利之必将辍行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不得已也文侯轼段干木之闾曰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势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势不如德财不如义干木未尝肯以己易寡人吾安敢高之致禄百万时往问之国人喜而诵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尝欲攻魏司马庾谏秦君曰段干木贤者而魏礼之不可加兵秦君然之干木子夏弟子也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璜踞堂而与之言璜不能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汝禄则千钟官则上卿既受吾赏又责吾礼母乃难乎师经鼓琴文侯起舞曰使我言而无违者师经援琴而撞文侯不中文侯问左右曰撞君者何罪曰当烹提师经下堂一等师经曰臣一言而死昔尧舜唯恐言而人不违桀纣唯恐言而人违之臣撞桀纣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释之是寡人之过也

刘恕曰言而人违之善则改焉不善择焉止吾过而成吾美也言而人不违非畏其势则人所侮玩也畏势则长其恶侮玩则以儿童犬彘待之面誉背毁蠢然嗤笑以白为黑以败为成诗云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好同恶异近佞远直则莫能别善恶祸患继之而不悟其愚可胜道哉

魏西门豹为邺令文侯曰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

豹曰敢问有术乎文侯曰有之乡邑老者敬之贤良师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人之丑者而参验之夫幽莠之幼也似禾骊牛之黄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类玉此皆似之而非也文侯问李克吴所以亡对曰数战数胜文侯曰国之福也曷为而亡克曰数战则民罢数胜则主骄以骄主治罢民所以亡也骄则恣恣则极物罢则怨怨则虑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也李克谓文侯曰贵者贱恶之富者贫恶之知者愚恶之文侯曰三者勿恶可乎李克曰贵而下贱则众弗恶也富能分贫则穷士弗恶也知而教愚则童蒙弗恶也文侯曰寡人虽不敏请守斯语田子方见老马于道其御曰公家之畜罢而不用出而鬻之子方曰少尽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为也以束帛赎之子方子夏弟子也文侯与田子方语有两童子青白衣侍于君前子方曰君之宠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于战此其幼孤也子方曰臣以君之贼心为足今又滋甚君宠此子也又以谁之父杀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兵革罕用文侯出游见路人反裘而负刍文侯问之对曰臣爱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里尽而毛无所恃邪明年东封上计其入三倍有司请赏其吏解扁文侯曰此无异反裘而负刍者吾地不加广民不加众而钱布三倍何也解扁曰以冬伐木春浮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耕暑耘以秋收敛惟冬无事乃伐林而积之负轭而浮之河是民不得休息也民已弊矣虽入三倍将焉用之韩伐郑取雍丘齐伐鲁取郕郑城京楚简王薨子声王当立

十九年齐伐卫取母丘郑败韩于负黍

二十年夏五月晋有三大犬帅众犬数万聚于绛杀一犬于东方杀一犬于西方

二十一年齐宣公薨子康公贷立齐田會以廩丘反

二十二年初宋昭公尝出亡谓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数十人无不曰吾君丽也吾发言动事朝臣

数百人无不曰吾君圣也内外不见吾过失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闻于宋宋人迎而复之薨子悼公购由立